

等第

名許克勤

正誼書院會課

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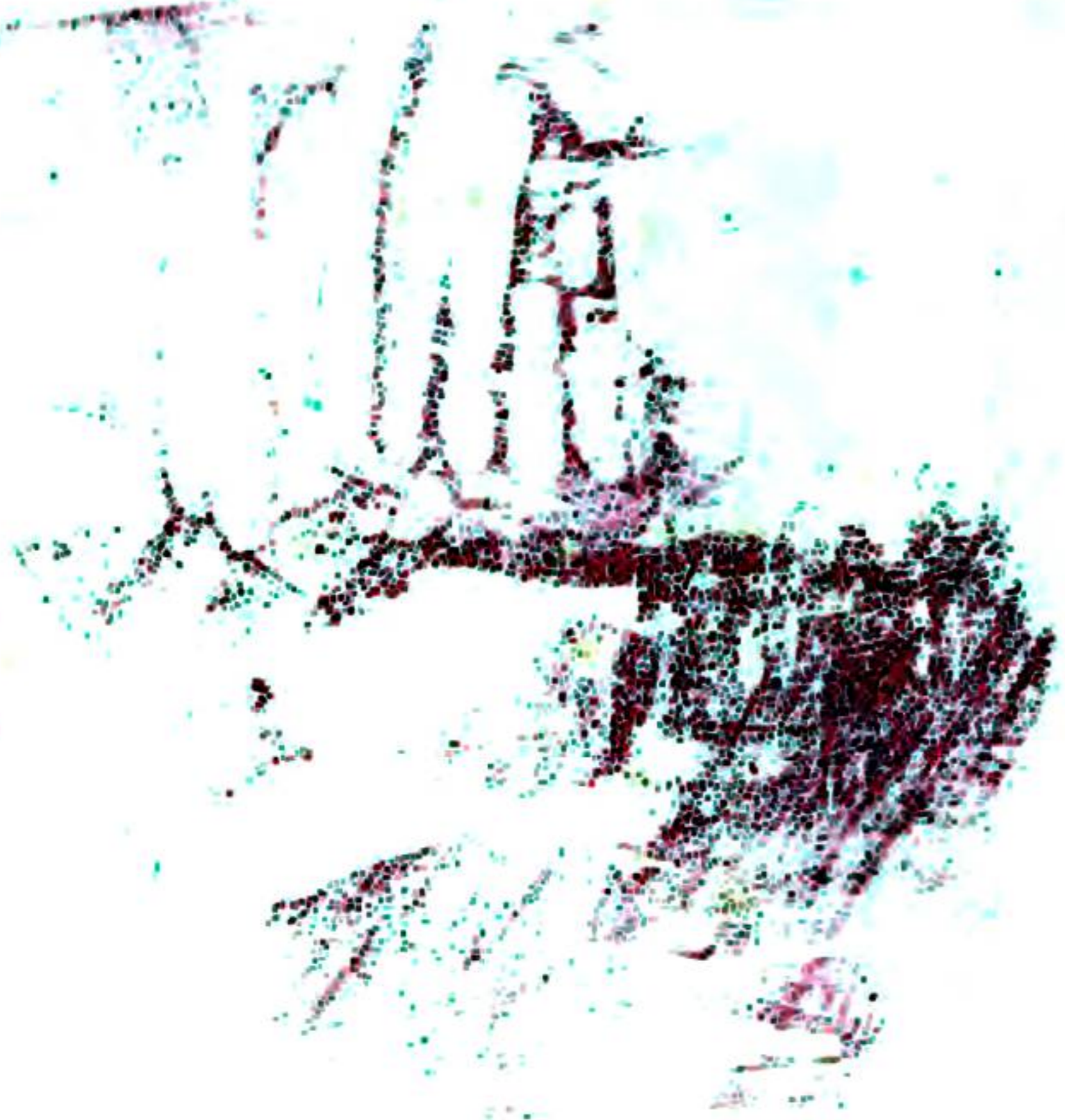
廩

光緒

年

月

日



擬輯十三經漢注議

諸經漢儒舊注自宋已來大半散佚今攷之有已有輯本者有即見本經注疏者有旁見各經注疏者有散見羣書而為近儒所未采輯者請臚陳之十三經漢注余氏蕭客古經解鈎沈馬氏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二家所輯為最多然不專一經故其遺漏夫不少其專輯一經者周易鄭注宋王伯厚始輯之近則惠氏棟丁氏亦皆為輯補而孫氏堂有漢魏二十一家易注張氏惠言有易義別錄則孟喜施讐京房劉向馬融荀爽劉表

宋衷等舊注皆在其內矣尚書馬鄭注孫氏星衍輯之禹貢鄭注焦氏循釋之歐陽夏侯遺說及之三家詩遺說陳氏喬樞並考之月令章句蔡氏雲臧氏庸並輯之而李氏貽德則述左傳賈服注宋氏翔鳳則輯論語鄭注及孟子劉熙注臧氏庸嚴氏可均則輯孝經鄭注臧氏又輯爾雅漢注黃氏奭則輯爾雅古義王氏復則輯五經異義陳氏壽祺從而疏證之而宋氏翔鳳又有五經要義五經通義之輯此皆漢氏儒古注已有輯本者也其見於本經注者凡有三類有經文重出而注見於

前者如禮記內則凡養老節鄭君無注注已見於王制  
篇是也有經本漢注而兼存漢注者如周禮序官辨方  
正位體國經野並有鄭司農注酒正有鄭司農杜子春  
注典同有鄭司農杜子春鄭大夫注此類甚多不勝殫  
述故賈疏云鄭康成所存注者有三家司農之外又有  
杜子春鄭大夫是也又有非漢注而竝存漢注者如論  
語周氏包咸之章句馬融之訓說鄭康成之注竝略見  
於何晏集解是也至孔安國之訓說近人已辨其偽今  
不及焉其見於本經疏者如易繫大衍之數五十其用

四十有九疏引京房馬季常長鄭康成三家之說書舜  
典禋于六宗疏引歐陽及大小夏侯孔光劉歆賈逵馬  
融鄭元諸說左隱十一年傳周之宗盟疏引賈逵服虔  
說爾雅釋詁冢大也謨謀也黃髮鮐背壽也邢疏並引  
舍人注釋地水中九河疏又引李巡注此皆漢儒古注  
見於本經注疏者也其見於他經注者凡有四例一曰  
本經之注見存而他經之注與之異者一曰本經有注  
已佚而可藉他經注召見梗概者一曰本經無注惟見  
於他經注輯而存之次足召見古義者一曰本經之注

未成而觀他經之注至今可得其意者如周官玉府鄭  
注詩傳曰佩玉上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已納其間  
鄭風女曰鷄鳴箋無此又與毛傳不合故賈疏謂是韓  
詩禮記少儀甲不組滕注詩云公徒三萬貝冑朱綬大  
鎧飾也魯頌閟宮箋無此語孔子閒居詩曰帝命不違  
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教敬日齊注帝天帝也詩讀湯齊  
爲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說與長發箋異故詩疏  
召注禮者爲三家詩又詩云先君之思召畜家人注此  
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  
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  
公召孝於寡人此又與詩箋不同據鄭志荅吳模云注  
記時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則此類皆本盧植禮記  
注孔疏謂凡注與詩不同皆倣此是也此皆見於他經  
注而異於本經注者也如易无妄六二不耕獲不菑畲  
凶鄭注禮記坊記云言必先種之乃得獲若先菑乃得  
畲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書高宗彤日鄭注詩序元  
鳥祀高宗也去云高宗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有  
雉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大表顯之号爲高

宗云又君牙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  
大惟曰怨鄭注緇衣云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  
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  
是寒小又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論語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鄭注坊記云不己善駁親之過爾雅  
釋天十月爲陽鄭於采薇詩箋引之云時坤用事嫌於  
無陽故召名此月爲陽此康成易書論語介雅等注今  
已散佚而僅見於詩禮注者若何休論語注書夫早佚  
今見公羊注中者如知和而和不召禮節之夫不可行

也宣九年注引之云明雖事人皆當合禮又召不教民  
戰是謂棄之桓六年注引之云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  
季簡車謂之大閱五季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  
安不忘危此皆本經之注已佚而見於他經注者雖不  
必與其原注同而出於一人之手其義當不其遠也若  
夫毛公不注禮而月令祠于郊禘召爲去無子求有子  
古者必立郊禘見於生民傳祭義公桑蠶室召爲婦人  
無與外政雖王后猶召蠶織爲事又見於瞻卬傳且毛  
公不注介雅而釋天南風謂之凱風召爲樂夏之長養

見於凱風傳又古本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召爲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又見黍離傳呂叔玉不注詩而謂肆夏時邁也繁過執僥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過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僥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召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配彼天故國語謂之

曰皆昭令德召合好也見周官鍾師杜子春注是皆漢召奭之說愚故謂輯而存之夫足召見古義也至於康成欲注左氏傳後遇服虔已爲之注而所注不果今其說有見於詩箋者闕宮居常與許箋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季築臺于薛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是康成召魯莊築臺之地爲卽詩之嘗邑也有見於周禮注者玉府注云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是鄭召獻捷爲尊稱也又家宗人注云百物之神曰魁引春秋傳曰

螭魁魍魎是魁與魅通與宣三年服注曰魁魅為怪物者異也有見於儀禮注者聘禮若有言則曰束帛如享禮注有言有所告請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是與服注無庭實同義也有見於禮記注者生名之注生名之曰小子王晉有小子侯是僭取於天子號也是鄭注桓七年傳其意當同所謂注未成今見於他經注而可得其意者此也其見於他經疏者如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鄭注云始去羽毛

見公羊桓四年疏又云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述焉見周官大司樂疏又云乾為天坤為地天色元地色黃故元曰為衣黃曰為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託位於南方南方故用纁見豳詩七月疏與見禮王制正義及天官染人疏者皆大同小異書堯典九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見宋本春秋疏六肆類于上帝夏侯歐陽說曰類祭天者曰事類祭之與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不同竝見禮記疏十七詩小雅和鸞雍雍韓詩傳云升車則馬動馬

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見周禮疏卅二與禮記注所引  
鸞在衡和在軾苒之說可召相證益明周禮朝宗覲遇  
馬融傳云在東方者朝春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  
在北方者遇冬與賈逵解詁一方四分之之說異並見  
詩疏十八之四儀禮喪服傳麻之有貴者也馬融注云  
黃者臬實臬麻有之有子者其色粗惡故用之見春秋  
疏二十二曲禮記三十曰壯有室盧植注云三十盛壯  
娶見周禮疏十四左氏春秋僖卅一年猶三望賈逵注  
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見穀梁疏九而周禮疏十九  
引服虔注同可見賈服二家注多相同者而孝經孝治  
章管者鄭注云管古也見於公羊序疏論語周有八士  
鄭注云周公相成王時所生見詩疏十六之三與劉向  
馬融召爲宣王時者又異孟子周人百畝而徹劉熙注  
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召爲賦也見孝經疏三爾雅釋  
天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見周禮疏  
十八而讀書脞錄召爲鄭文曜鈞注非爾雅注其說召  
是而實非辨詳於後此皆漢注之見於他經疏者也夫  
有並見他經注疏者如周禮大卜大貞先鄭注貞問也



康成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  
師貞丈人吉與天府所引丈之言長能御衆有正人之  
德召法度爲人之長其說異旨而同歸禮記表記易曰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鄭注云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  
也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疏云此易  
蠱卦上九爻辭案易蠱卦巽下艮上上九艮爻艮爲山  
辰在戌得乾氣父老之象是臣之致仕也故不事王侯  
是不得事君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蓋正義之說卽本  
鄭君易注近孫氏步升據此召補王輯鄭注之遺是也

凡若此類皆漢注之見於注疏者也至其散見羣書者  
尤不可召更僕數今卽諸家輯本所未及者言如蔡邕  
月令章句季秋鞠有黃華介雅翼三引之云菊草名也  
有者非所有也黃華者土氣之所成也季秋草木皆盛  
成非榮華之時也故言菊有明他無有也孟冬天子始  
裘衛湜禮記集說陸氏引之曰祀天則大裘此皆臧氏  
鏞之所未及也孟春其音角五行大義三引蔡伯喈云  
通於耳者爲聲青作角聲白作商聲黑作羽聲赤作徵  
聲黃作宮聲孟夏命司徒循行縣鄙御覽二百七引蔡

作司徒行縣鄙云司徒教官也此皆蔡氏雲之所未及也若季春虹始見章句曰虹蝓也謂陰陽交接之氣而著之形色雄者曰虹雌者蝓也此見慧琳一切經音義二十三與蔡據華嚴音義者大略相同較諸臧氏所據開元占經諸書則有詳略之異也若玉燭寶典一宿離不忒引章句云宿者日所在也離者月所歷也日日行一度故稱宿月日行十三度有奇或歷三宿故稱離非一處之辭也臧蔡所輯止有上二句又首種不入引章句云首種謂宿麥也入收也麥召秋種召春收故謂

之首種此較詩諸臧蔡二家所述夫多召春收三字孟夏命大尉讚桀俊引大尉卿官也讚美桀俊皆材兼人者也禮變名曰千人曰選倍選曰俊萬人曰桀較諸御覽孔疏夫多讚美二句季冬雉雊引雊鳴也是月升陽起於奎之中雷動而未聞於人雉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較諸埤雅所引又多上三句此皆見於玉燭寶典而詳於諸家較輯本者也又有可補諸家之闕者如孟春章句云孟長也度庶長稱孟言天於四時無所常適先至者長之月終則已故召庶長之稱焉名春蠢也

動也時別名也仲夏遊北別羣則繫孕駒頒馬正云繫  
絆頒賦馬正馬官之長也季春遊于牧至此積三月孕  
任者足召定則別之於羣絆而撥馬衣長所召全其駒  
中央天子居大廟大室云大廟者明堂總名大室九室  
之大者也位在正中其大與四方堂同中秋來商旅納  
貨賄云通四方之財謂之商旅客也龜貝金玉之屬曰  
貨布帛魚鹽之旅屬曰賄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云今  
歷孟冬立冬節日在尾四度昏明中星去日八十八度  
危八度中而昏張十五度中而明此皆見於玉燭寶典

而為諸家輯本之所未及凡若此者甚多勤早有輯本  
詳之欲為之箋至今仍未脫稿耳至如羣經漢注而為  
輯本所未及者如孝經諫爭章故當不義則子不可召  
不爭於父臣不可召不爭於君臣軌上匡諫章注所引  
爭皆作諍引鄭元曰君父有不義臣子不諫諍則亡國  
破家之道也此嚴鐵輯本所失采者也又引孝經曰從  
父之令焉得為孝乎鄭元曰委曲從君父之令善只為  
善惡只為惡又焉得為忠臣孝子乎此與治要所引大  
小異若論語注臣軌至忠章注引孝悌也者其為人之

本歟鄭元云曰言人有其本性則立功成行也今本悌  
作弟人作仁歟作與皆與所引異又誠信章引孔子曰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注引鄭元曰不知其可者言不可  
行也又引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言行之哉鄭元曰  
大車柏車小車羊車輓穿轅端著之軌因轅端節之言  
下又有三句云車待輓軌而行猶人之行不可無信也  
見誠信章注古訓本無此十五字又引子貢問政子曰  
足食足兵人信之矣民作人避諱也注引鄭元曰政有  
此三者則國強也又引去食二云云鄭元曰言人所特  
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此皆古  
訓本所無原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引誦詩三百章鄭元  
注曰誦習此道不能施用雖多夫何言爲也此注王輯  
本宋氏翔鳳鳳輯本皆失采又臣軌匡諫章注引則將  
焉用彼相矣鄭元曰相扶工者也此注與儀禮疏四引  
作相扶工義正同而古訓本夫失采然此皆勞氏格讀  
書雜識所已言及者也若後漢明帝紀跋踏惟慙注引  
鄭元注論語云跋踏敬恭貌此注與馬融略同而潘氏  
維誠古注集箋本夫未之及也然其所載各經漢注之

多莫若慧琳一切經音義今依經次第約舉數則已見  
例如六十八引周易云豐大也鄭元云豐大也此蓋豐  
其屋注也二十二引鄭注書曰超出前也八十九引馬  
融注尚書云奮明也此類皆尚書漢注也又一引鄭衆  
注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道善言又不能選  
賢人善士而託其身己為己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若  
此者可謂庸人也五十一引鄭注大戴禮云墮墜也此  
類皆禮注也又二十二引孝經鄭注云匪非也懈墮也  
此與華嚴音義同又三十引鄭注云抑搔痛癢此蓋病  
則致其憂注也又十九引馬注論語云蘊藏也今本蘊  
作韞又引鄭注云躁者不安靜也今本者字作謂五十  
四又引鄭注云餒夫餓也今本餒作餒又五十七遽引  
鄭注論語云卒也不知何章之注此皆論語注也又十  
七引鄭注介雅遞迭也五十一引割引鄭注介雅裂也  
此與今本釋言文竝同蓋鄭本介雅與今不同割裂也  
裂本作列故鄭釋為裂也二十二引鄭注介雅曰彌極  
意也此釋言彌終也之注也此書所引鄭注爾雅凡十  
二見康成有爾雅甚明孫氏志祖謂鄭不注爾雅惜當

時未見此書耳又三十三引爾雅柟梅樊光註曰荊州  
曰梅揚州曰柟益州曰赤梗葉侶豫章無子也三十八  
引集注爾雅李巡曰青而大者曰蟪蚺黃而小者謂之  
入耳齊人謂之距窮趙人謂之蚨蚺夫或曰長曬皆蚺  
蚺之異名也四十六引盾繼也舍人曰盾繼毒也又引  
蠖尺蠖也舍人曰宋地曰尋桑也此類皆爾雅漢注之  
當輯者也又二十一引劉熙注孟子云需然注雨兒與  
華嚴音義所引同按初學記御覽並引需然下雨沛字  
作需蓋據劉注本又一引劉注云域居處也三十四引

劉注云麤麥有兩鋒者此類皆孟子注之當輯者也其  
餘引韓詩者百餘見不可殫述若一一輯之攷其同異  
訂其譌舛拾其遺而補其闕已視各家輯本必為大觀  
矣若論近數年來新出之書所引漢儒經注而為各輯  
本所未及者除慧琳音義外惟佚古佚叢書為最今依  
次依經次第約舉數事已為例如詩則韓詩為最多玉  
篇言部謠引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此與初學記所  
引同又詒引縱我丕往子甯丕詒音詒寄也曾丕寄問  
也與詩攷所引同玉燭寶典三引章句云溱與洧方洹

洹兮謂三月桃華水下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  
此兩水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又十一引三月桃花水  
此與宋書及歲華紀麗所引並同此其相同者也玉篇  
食部殮引不素殮兮无功而食祿謂之素殮人但有質  
朴无治民之材居位食祿多得君之加賜名曰素殮素  
者質也殮者食之加惠小人蒙君加賜温飽故言殮也  
此與文選注所引又有詳略之異也又亏部引于何不  
臧于何猶奈何也又音部聲引鼉鼓聲聲聲聲聲也舟  
部引舟滿水中曰造舟水部酒引天不酒介召酒韓詩

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广部龐引爲下國駿龐龐寵也  
玉燭寶典一引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又二引章句云  
夏如沸羹夏祭曰沸羹燐麥祭也又引章句云七月鳴  
鴟夏之五月陰氣始動於下鳴鴟破物於上應陰氣而  
殺也此類皆余氏鉤沈之所未及也禮則如玉篇广部  
俞引賈逵注周官云威虎子也此與史記萬石張叔傳  
注所引同但威字史記作械耳春秋則玉燭寶典四引  
龍見而雩服虔曰龍角亢謂四月昏龍星體畢見也與  
續漢志注所引同而被詳於此又一引凡祀啓蟄而郊

服虔曰啓蟄者謂正月陽氣始達發土開蟄農事始作  
故郊祀后稷召配天祈農與王制疏所引又不同又引  
文六年傳賈季奔狄宣子使申駢送其孥賈逵注云子  
孫曰孥鄭衆注孥妻子家舊者也又引履端於始服虔  
注云履踐端極也謂治歷必踐紀立正於元始謂太極  
上元天統之始又二引定八年顏高之弓六鈞服虔注  
云三十斤為一鈞六鈞百八十斤是為弓力一石五斗  
也又四引莊七年恆星賈逵曰恆星北斗也一說南方  
朱鳥星也又引傳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

也服虔曰恆常也天官列宿常見之星也言夜明甚常  
見之心星皆不見也星隕隕星如雨如而也偕俱也言隕  
如雨與雨俱下也此春秋漢注散見於玉燭寶典而為  
李氏貽德賈服注輯述所未及者皆當一一輯之不可  
或遺也論語則玉篇言部訴引公伯遼訴子路於季孫  
馬融曰訴譖也今本遼作察訴皆作愬丌部巽引巽與  
之言苞咸曰巽恭也何晏集解作馬注此可見古今之  
異又車部輿引輿輿如也馬融曰威儀中適之兒也今  
本輿輿作與與顧野王又引書輯用光據說文輿車輿



也輯車和輯也。焚則輿輿如者言其威儀中適如車之  
和輯也。義大可通。尸部厲引聽其言也。厲鄭元曰厲言  
嚴也。慙也。厲上本有羨文二十六。今刪慙。蓋整字之譌。  
今本集解作正可證也。玉燭寶典六引君子不召紺緌  
飾紅紫。不召為褻服。鄭注云紺緌紫者。玄類紅者。纁類  
紺緌。石染紅紫艸。染此與皇疏所引有詳略之不同。又  
三引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饋。鄭元曰暮春者季春所制舞衣服  
衣服已成。謂雩祭之服。雩者祀上公祈穀實。四月龍星  
見而為之。故季春成其服。五。六。七者雩祭儻者之數。風  
晞儻雩者浴於沂水上。自潔清身晞而衣。此服召舞雩  
且詠而饋之記。此禮者。夏憂人之本。按且詠而饋之與  
釋文所引饋酒食義同。又四於孔忘肉味。下引鄭云思  
之。淡者此皆各家輯本之所闕。輯之彌可寶矣。爾雅則  
玉燭寶典一引扶搖謂之焱。李巡曰扶搖暴風從下升。  
焱焱上。又引春為蒼天。李巡曰春万物始生其色蒼蒼  
故曰蒼天。此類皆與邢疏引同。又七引秋為旻天。李巡  
曰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旻文也。邢疏所引無下三字。

若正月為陬云云引李巡曰正月萬物萌牙陬隅欲出  
曰陬陬出之也二月萬物戴甲負莩其性自如也故曰  
如三月陰氣在上陽氣未壯萬物微弱故曰病病微弱  
也本佗病五月萬物盛壯故曰皋皋大也六月陰氣將  
盛萬物將衰故曰且時也七月萬物勁剛大小善惡皆  
可視而相故曰相也八月萬物成熟形體剛故曰壯也  
十月萬物深藏伏而待陽也十一月萬物虛無須陽任  
養故曰事任也十二月萬物始牙陽氣尚微故曰陰陰  
微也此皆釋天篇漢注散見於玉燭寶典而為諸家輯

本所未及者也若葭木董櫬木董劉歆注主別三名其  
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櫬其實棗劉歆注云實有再如  
栗蒼蟋蟀劉歆注云謂蜻蛚也又注榮螽下云龍粲化  
為玄螽并引詩故胡為螽蟴又引列女傳褒姒傳化為  
玄螽復佗螽字又駕牟母劉氏曰牟駕鷓也鷓斲木劉  
歆注斲音中木反啄樹蠹而食之此釋艸釋木釋蟲釋  
魚釋鳥各篇劉歆之注散見於玉燭寶典者而俱為諸  
家所未及也又捷為舍人爾雅注云南陽謂鴝鷓為鉤  
鷓而元應音義所引尤詳已見郝疏又云食苗心者名

螟言冥然不知此與左傳疏所引小異又雇鷓注云趣  
民收麥令不得晏起也又注榮螽下加一龜字釋云榮  
螽名龜一名蜥蜴蜥蜴又名螻蛄螻蛄又名守宮也又  
蝮蛹注云蝮名蛹今蠶也此釋蟲釋魚釋鳥諸篇舍人  
注散見於玉燭寶典而竝為諸家所及者也若熒火即  
炤李巡云熒火夜飛腹下如火故曰即炤此與月令正  
義所引同又鼯鼠注云鼠從田中銜穀藏鼯名也此與  
文選注所引異又櫟其實棗李巡云山有苞櫟櫟實橡  
也有棗彙自裹也又蝮蛹注云蠶蛹一名蝮樊光注食  
節賊云言其貪狼急疾此釋木釋蟲釋獸諸篇李巡樊  
光注散見於玉燭寶典者夫多諸家所未及一一輯之  
尤可見漢儒古義也若蓋孟子劉熙注黎刻玉篇所引頗  
不少如阜部隱引王如隱其无阜劉熙曰隱度按隱度  
也見文選注周氏四攷不知所繫余氏鈎沈所係不誤  
又糸部纊引身織縷妻辟纊劉熙曰辟績陳縷召為纊  
繩也此與文選注所引不同又縮引自反而縮劉熙曰  
縮直也宋忠曰縮正也按正直同義正本作止又奪直  
字今特補正他若言部詭引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詭

予既已知之矣劉熙曰施施自得見也今兮部盼引使  
民盼盼然劉熙曰盼盼猶豐豐動作不安也食部養引  
君子之所養可知已也矣劉熙曰養猶守也品部囂引  
湯使人聘伊尹囂囂然曰我何召湯之幣為哉劉熙曰  
氣志自得之兒也山部屨引一寸之木可使高於岑婁  
劉熙曰岑婁小山銳頂者也又岌引天下殆哉岌岌乎  
劉熙曰語者之聲岌岌然也石部磯引是不可磯劉熙  
曰磯切也阜部階引使舜完廩捐階劉曰階梯也水部  
淪引禹疏九河淪濟漂而注諸海劉熙曰淪通利之言  
也凡若此類皆散見玉篇而與趙岐注異同禱出大抵  
異者居多而諸家所輯太多未及也夫十三經漢注傳  
諸今而不闕者已不及半猶幸古書日出散見尚多輯  
述之舉前此者已不勝數後此者更不知凡幾但即古  
佚叢書慧琳音義數種廣為搜羅因各家之舊輯而補  
齊人所未備訂正其譌發明其義俾羣經秩然自成一  
家之說此鄙人所有志而未逮者也況乎漢注之多有  
散見羣書而已見於輯本者如玉燭寶典二引禮記盧  
植注云元鳥從所蟄來至也時祥陰陽中萬物生故於

是召三牲請子於高禱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  
其求子故曰禱善古者有禱氏之官仲春令合男女因  
召為神也此與劉昭注補後漢書所引大略相同已見  
於余氏鈎沈是也有散見羣書而即見於本經注者如  
玉篇品部器引周禮大宗伯四命受器鄭衆曰始受祭  
器為上大夫也又糸部縹引弁師皆五采縹鄭衆曰縹  
當為縹縹今字也縹古字也皆與今本少異是也有散  
見羣書而又見於他經注竝已見於輯本者如書無逸  
言乃雍史記魯世家作言乃驩裴駘集解引鄭元曰驩  
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此注夫見禮記  
檀弓注而余氏鈎沈又召此為無逸注是也如此者夫  
不勝枚舉今著此篇姑約舉其所知至所不知則付諸  
蓋闕召深望於輯之者是為議

吳郡通典

光緒十六年  
仲夏月

吳郡古今沿革表

國朝 秦 漢 三國 吳 晉 宋 齊 隋 唐 五代 宋 元 明

蘇州府 會稽郡 會稽郡 吳郡 吳郡 吳郡 蘇州 蘇州 蘇州 平江府 平江路 蘇州府

舊領一州 始皇二十 高帝六年 吳大帝黃武帝太康 宋武帝永 文帝開皇 高祖武德 中吳  
七縣 魏正 六年 置領封從 元 武元 年領 元年 分天 初二年 罷 九年 廢 吳四年 改郡 軍  
二年 以 蘇縣 二十六 為 荆王 郡 縣 十五 吳下 為 十九 吳國 仍為 郡 改吳州 為 蘇州 置 後 唐 莊宗 平 興國 三 屬 江浙 行 中 書 省  
松常三府 吳曲阿烏 吳更 會稽 婁 海 嘉州 吳 為 揚 郡 屬 揚州 為 蘇州 領 總 管 領 縣 同 光 二 年 年 仍 為 蘇 省 置 總 管 洪 武 二 年  
賦重事繁 傷民陵餘 郡 為 荆國 興富 春 建州 屬 揚州 復內史 為 縣 五 吳 崑 山 吳 越 奏 建 州 屬 兩 浙 府 領 縣 如 後 四 州 為  
奏請 卅州 暨 陽 美 諸 十 一 年 賈 德 相 廬 新 到 史 四 年 太 守 領 縣 山 常 熟 烏 常 熟 烏 程 軍 額  
增縣 因 卅 暨 無 錫 山 為 英 布 所 昌 監 官 新 割 吳 縣 地 十 二 增 一 程 長 城 武 后 萬 歲 凡 領 縣 八  
府屬之太 陰 丹 徒 餘 殺 國 際 復 城 陽 永 置 海 虞 縣 新 城 餘 與 場 帝 大 業 通 元 年 增 一 吳 江  
倉州 為 直 姚 妻 上 虞 為 會 稽 郡 安 臨 水 烏 領 縣 十 一 晉 初 同 元 年 改 為 劉 吳 縣 地  
隸州 劉 鎮 海 益 則 由 十 二 年 封 程 餘 杭 吳 嘉 興 海 文 帝 元 嘉 吳 州 三 年 置 長 洲 縣  
洋 嘉 定 寶 奉 大 未 烏 兄 子 澤 為 寶 鼎 元 年 監 監 官 錢 三 十 年 屬 仍 改 州 為 中 梁 神 龍  
山 崇 明 屬 程 向 章 餘 吳 王 更 郡 又 分 陽 羨 塘 富 春 祠 司 隸 校 尉 郡 二 年 隸 本  
之 復 析 長 杭 鄭 錢 唐 為 吳 國 景 永 安 臨 水 廬 建 德 孝 武 帝 大 和 隸 揚 州 道 巡 察 使  
洲 地 置 元 鄭 富 春 治 帝 前 三 年 烏 程 置 吳 昌 海 虞 吳 明 七 年 屬 行 臺 後 改 景 龍 二 年  
和 縣 崑 山 回 浦 幅 員 濶 反 伏 誅 興 郡 而 吳 東 晉 成 帝 南 徐 州 隸 徐 州 總 隸 按 察 使  
地 置 新 陽 遠 闊 跨 今 國 除 為 郡 郡 至 吳 咸 和 元 年 年 屬 揚 州 管 府 宗 景 雲

縣常熟地 蘇松常鎮領縣二十小 封弟岳為齊國之不 吳王改郡改 梁改海虞 為國置內 史行太守 為常熟縣 事 又分婁縣 地置信義 郡 陳後主禎 明元年割 吳郡地分 置吳州以 錢塘為屬 吳郡領縣 四吳崑山 常熟嘉興

吳江地置 閔地惟吳浦二縣 震澤縣蘇 婁二縣在武帝克封 州府凡領 今府境 五年初置 縣九 二世三年刺史郡十 又雅正八 項羽滅秦三州以郡 年設太湖 自立為西 屬揚州領 水利同知 楚霸王郡 縣二十六 初駐吳江 迷屬楚 仍增治回 浦二縣

東漢順帝 永建四年 分浙江以 西置吳郡 領縣十三 吳海鹽烏 程餘杭昆 陵丹徒曲 阿由奉安 富春陽羨 無錫婁以 浙東別為 會稽郡

二年 隸 揚 州 都 督 明 皇 天 寶 元 年 改 州 為 吳 郡 為 吳 郡 肅 宗 至 德 二 載 復 改 為 蘇 州 乾 元 元 年 屬 浙 西 道 節 度 使 代 宗 大 曆 十 三 年 陞 為 蘇 州 凡 領 縣 七 吳 長 洲 嘉 興 崑 山 常 熟 海 鹽 華 亭 屬 浙 西 道

初曰平江 世祖至元 太祖英元 軍太宗十三年 改 年 改 隸 隸 平 興 國 三 屬 江浙 行 中 書 省 年 仍 為 蘇 省 置 總 管 洪 武 二 年 州 屬 兩 浙 府 領 縣 如 後 四 州 為 路 後 神 宗 舊 縣

熙寧七年 成宗元貞八年 以揚 屬 浙 西 路 二 年 升 吳 州 府 之 崇 徽 宗 政 和 長 洲 為 上 明 縣 未 屬 五年 升 蘇 縣 崑 山 常 十 年 分 置 州 為 平 江 熟 吳 江 嘉 太 倉 州 屬 府 定 為 州 蘇 州 府 凡 領 縣 一 太 倉 縣 七 吳 嘉 定 縣 凡 長 洲 崑 山 常 熟 吳 江 嘉 定 崇 明

領縣六吳 長洲崑山 常熟吳江 嘉定

領縣十三 吳海鹽烏 程餘杭昆 陵丹徒曲 阿由奉安 富春陽羨 無錫婁以 浙東別為 會稽郡

分浙江以 西置吳郡 領縣十三

吳海鹽烏 程餘杭昆 陵丹徒曲

阿由奉安 富春陽羨 無錫婁以 浙東別為 會稽郡

浙東別為 會稽郡

屬吳縣地

屬吳縣地

屬吳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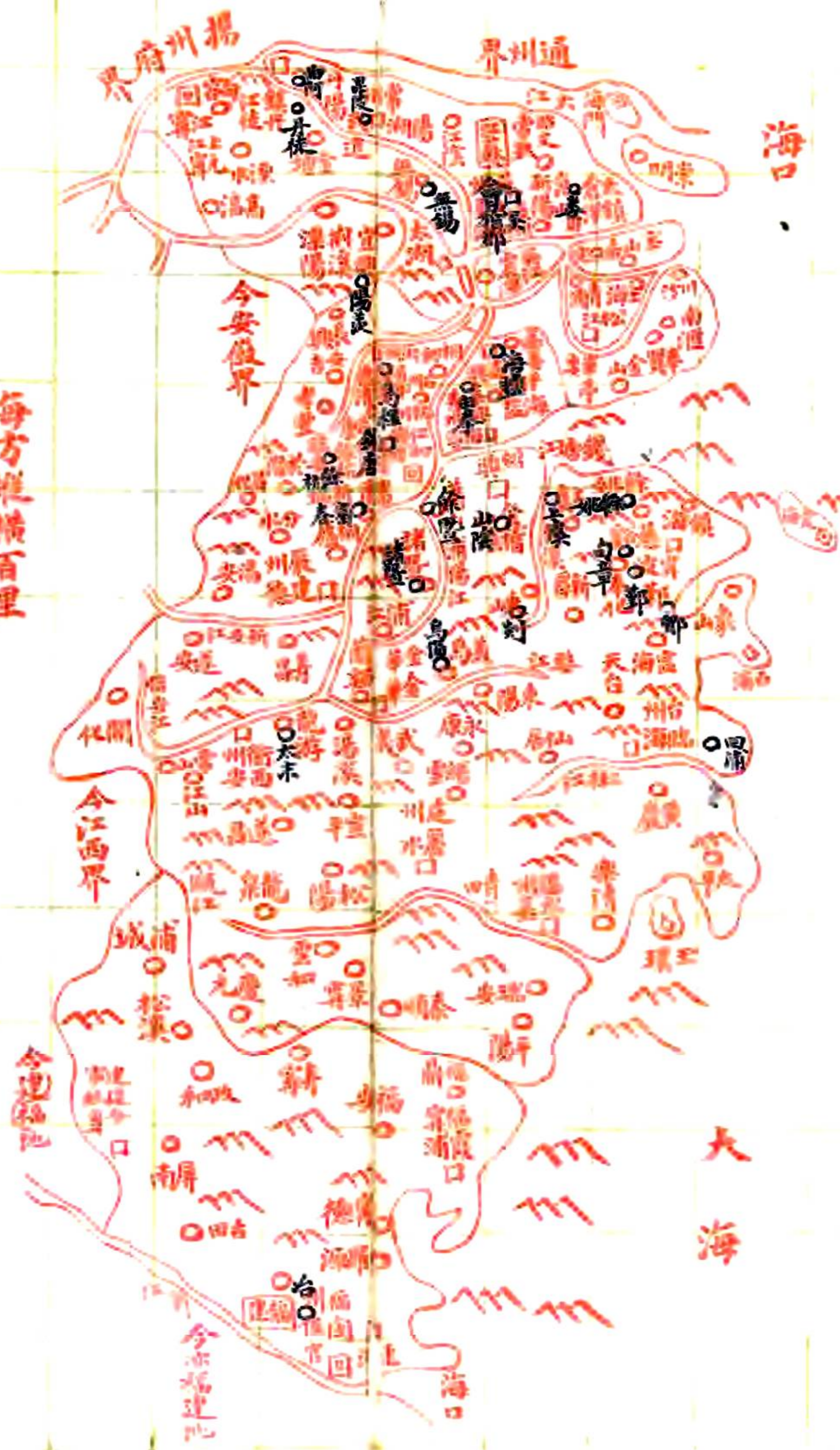
右吳郡古今沿革表自秦漢以逮元明或封為國  
或置為郡或立為州或建為軍或陞為府或改為  
路建置紛紛今昔互異信乎夾漈有言山川終古  
不易州縣有時而更也按吳舊域地廣千里自東  
漢以後屢分以置郡縣而吳郡止此一隅然土壤  
膏腴甲於天下鍾靈毓秀代有偉人實東南一大  
都會不獨東接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已也謂予  
不信請觀歷代沿革全圖如左

# 歷代吳郡沿革全圖



# 秦會稽郡圖領縣二十六

按秦吳縣即今蘇州府吳縣治曲阿即今鎮江府丹陽縣治烏傷即今浙江金華府義烏縣治毘陵即今常州府武進縣治餘暨即今浙江紹興府蕭山縣西陽羨在今常州府宜興縣南五里諸暨即今紹興府諸暨縣治無錫即今常州府無錫縣治山陰即今紹興府山陰縣治丹徒即今鎮江府丹徒縣東南十八里餘姚在今紹興府餘姚縣治婁縣在今蘇州府崑山縣東北三里上虞在今紹興府上虞縣西北海鹽在今浙江嘉興府平湖縣東南劉縣



在今紹興府嵊縣西南由拳在今嘉興府嘉興縣南太末即今浙江衢州府龍游縣治烏程即今浙江湖州府烏程縣南句章即今浙江寧波府慈谿縣西三十五里餘杭即今浙江杭州府餘杭縣治鄞縣在今杭州府錢塘縣西鄞縣在今寧波府鄞縣東富春即今杭州府富陽縣治治縣在今福建福州府閩縣東北回浦在今浙江台州府臨海縣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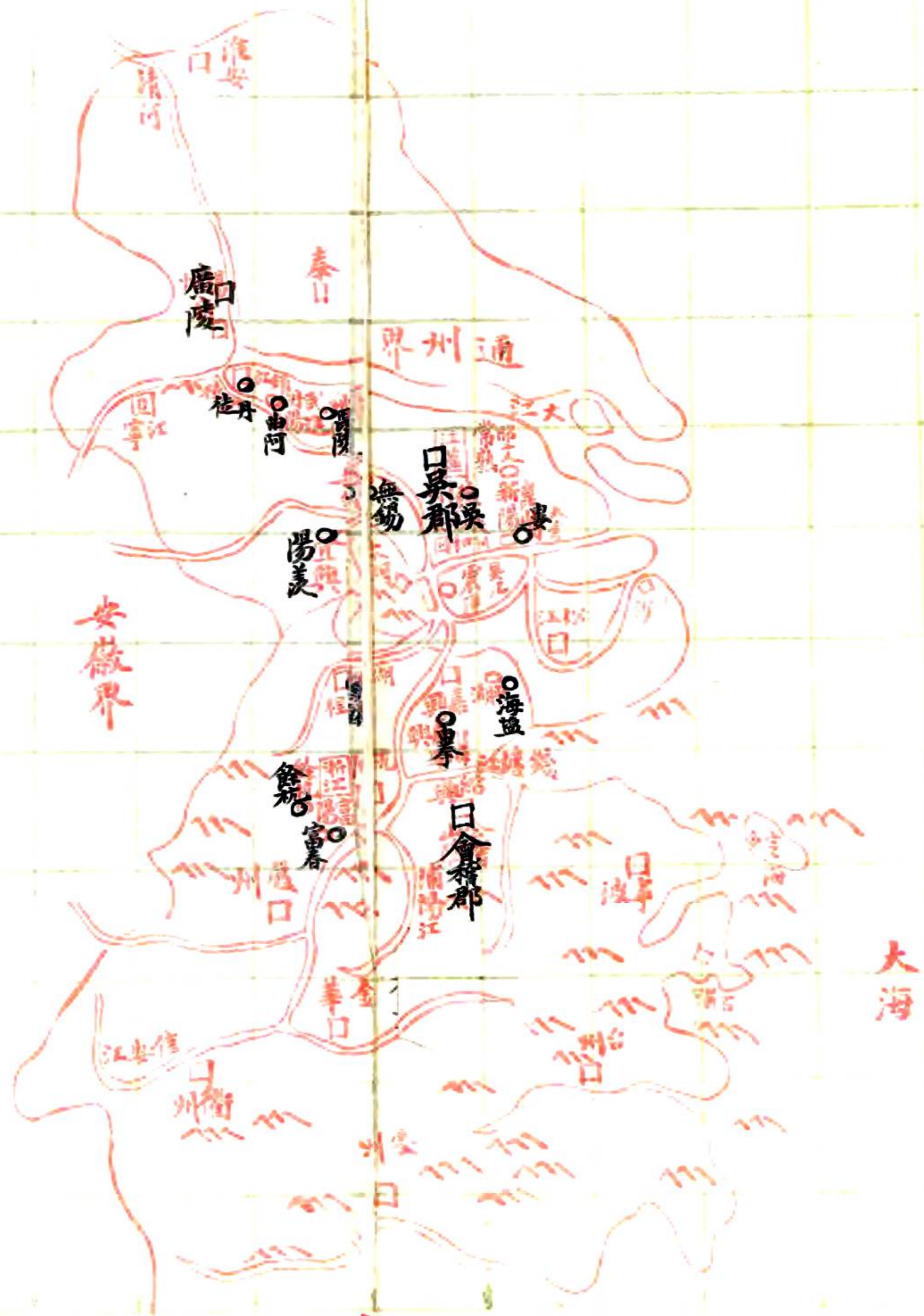
圖中省會之處从回府从口直隸廳从令散廳从口直隸州从口散州从口縣从口下仿此

潘敦先繪



# 東漢吳郡領縣十三

按西漢會稽郡領縣與秦同東漢分浙江以西置吳郡領縣十三多仍秦舊名內惟安一縣秦會稽所無攷之當在今浙江境而未知其處姑從闕疑



每方百里

西

東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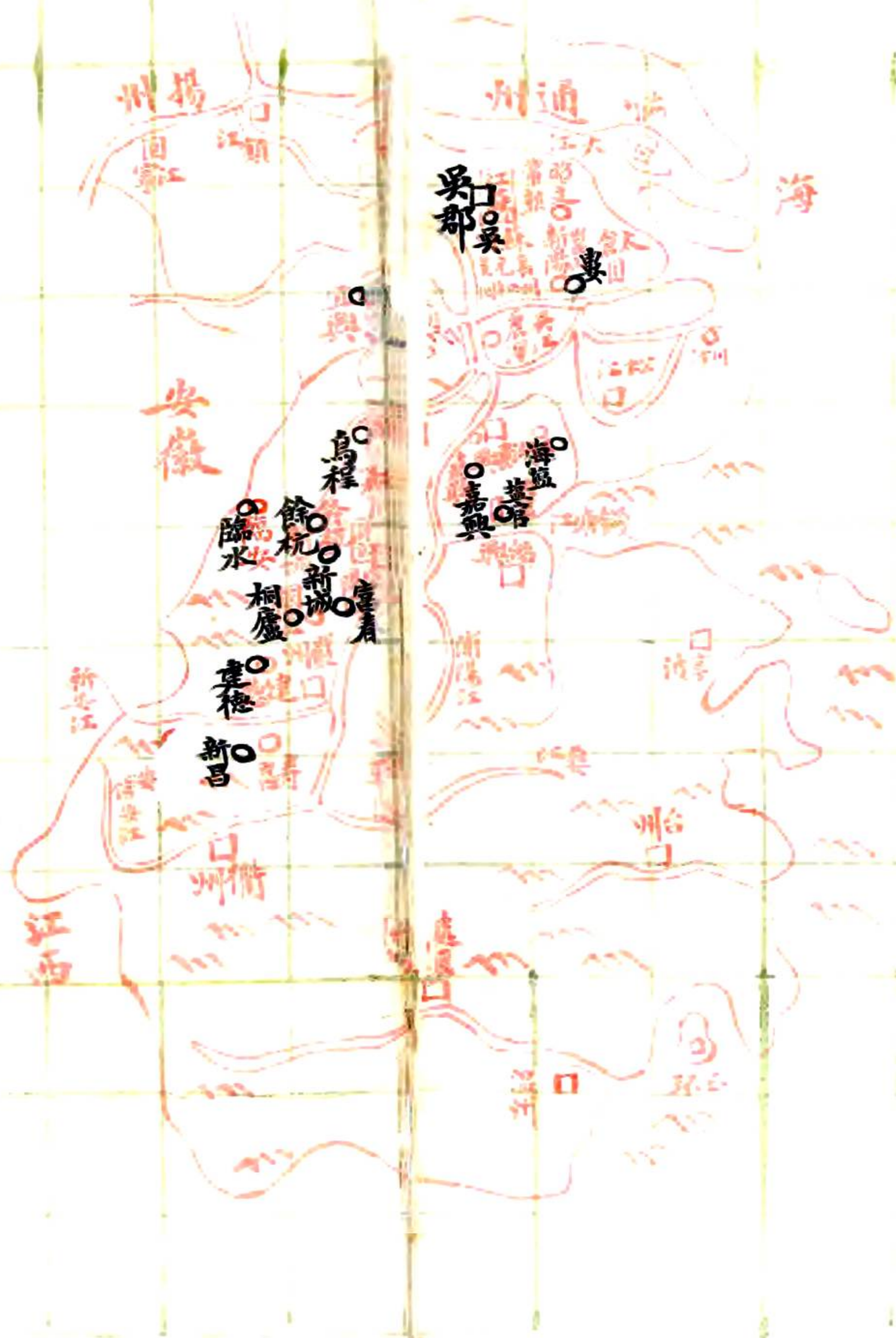


# 三國吳郡圖

領縣十五

東

按三國吳郡領縣嘉興即今浙江嘉興府嘉興縣南建德即今浙江嚴州府建德縣治桐廬在今嚴州府桐廬縣西新昌在今嚴州府壽昌縣西藍官即今杭州府海寧州治新城即今杭州府新城縣治永安未詳疑即漢安縣闕疑臨水即今杭州府臨安縣治餘見前幅



每方百里

西



# 晉吳郡圖

領縣十一

東

按晉吳郡屬揚州領縣海鹽即今浙江嘉興府海鹽縣治錢唐在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西富陽即今杭州府富陽縣治海虞在今蘇州府常熟縣東餘已見前圖



每方百里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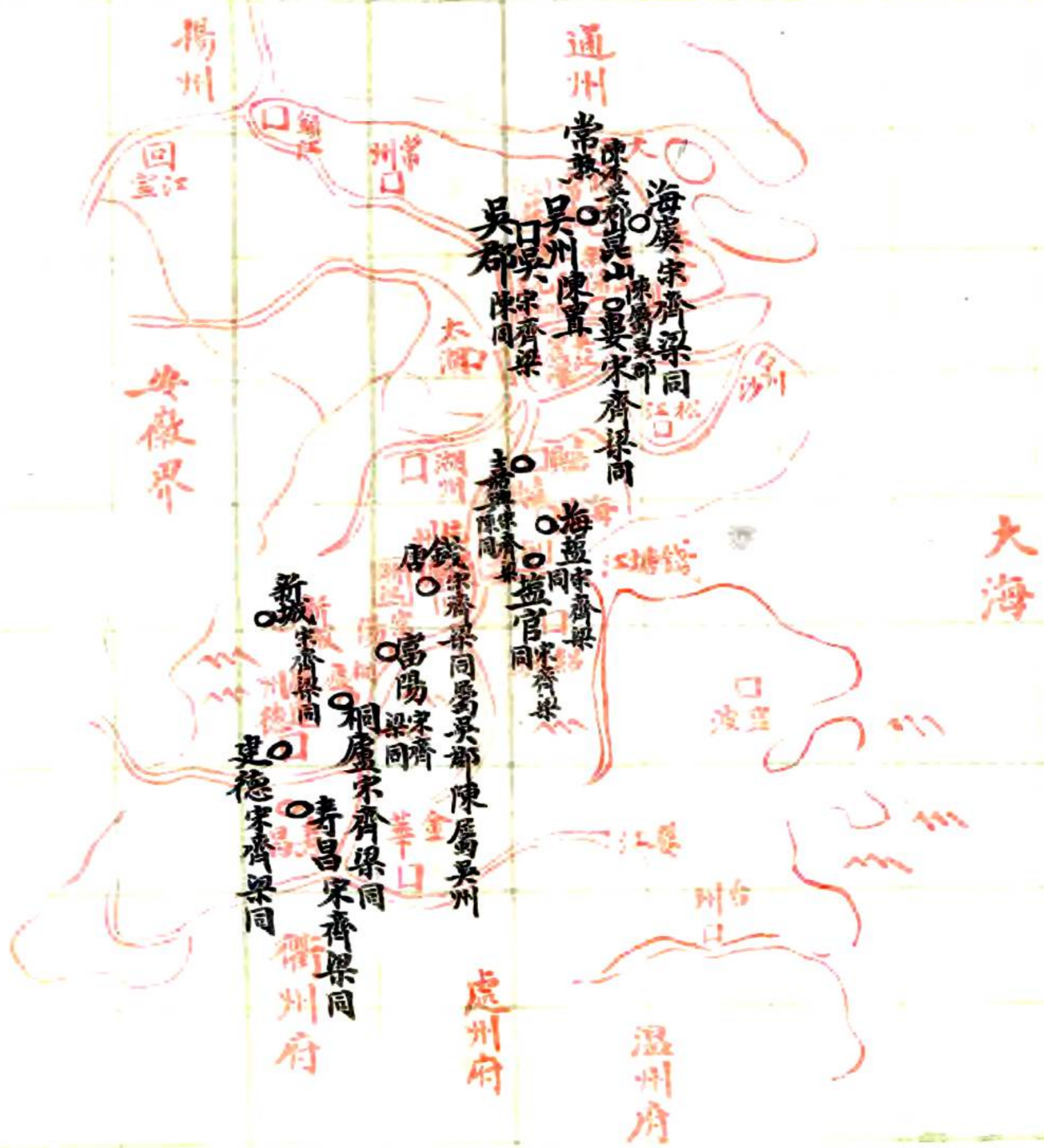
南



# 南朝吳郡圖

宋齊梁領縣十二 陳吳郡領縣四 吳州領縣一

按宋齊梁吳郡領縣增一新城即今杭州府新城縣治餘與晉同陳分吳郡地置吳州以錢唐為屬吳郡領縣四惟吳嘉興仍其舊餘崑山即今崑山縣治常熟即今常熟縣治



每方百里

西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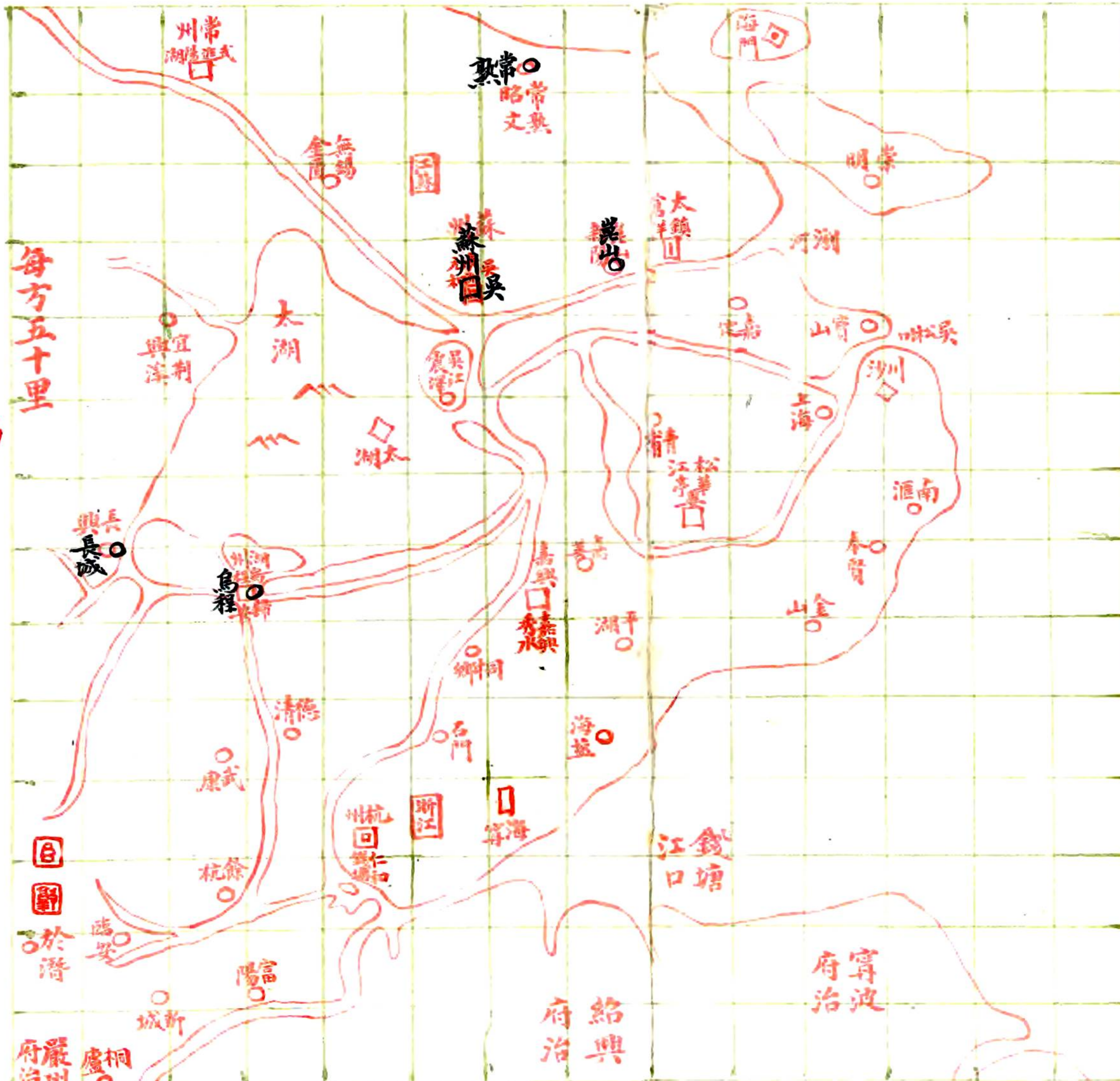
南



# 隋蘇州圖

按隋蘇州領縣烏程即今湖州府烏程縣治長城在今長興縣東餘詳前幅

東



每方五十里

西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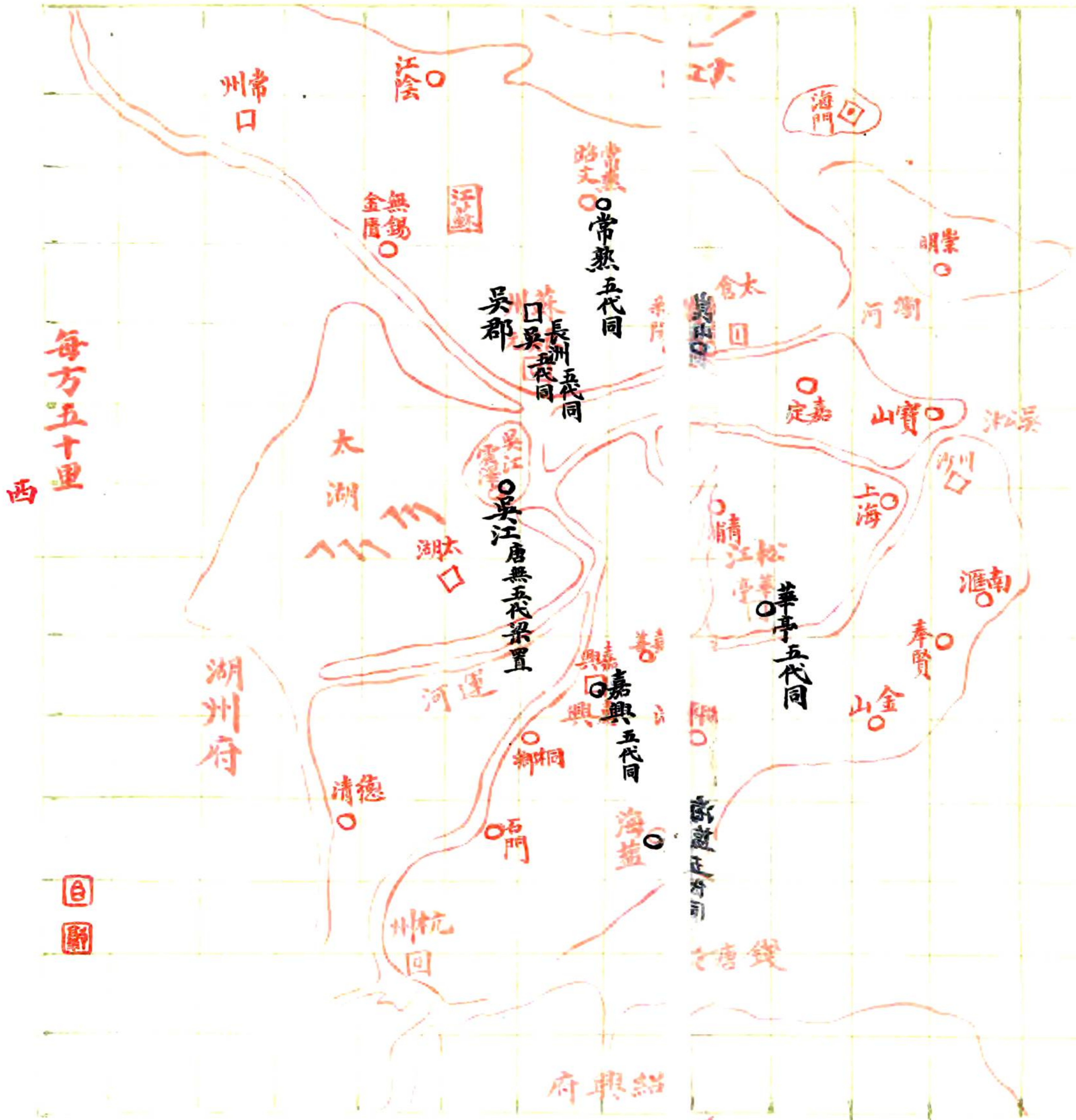
# 唐吳郡圖

領縣七

東

均五代領縣八

按唐初蘇州領縣四後改吳郡領縣七長洲即今長洲縣治華亭即今松江府華亭縣治餘詳見前圖五代梁增置吳江縣即今吳江縣治餘仍舊



每方五十里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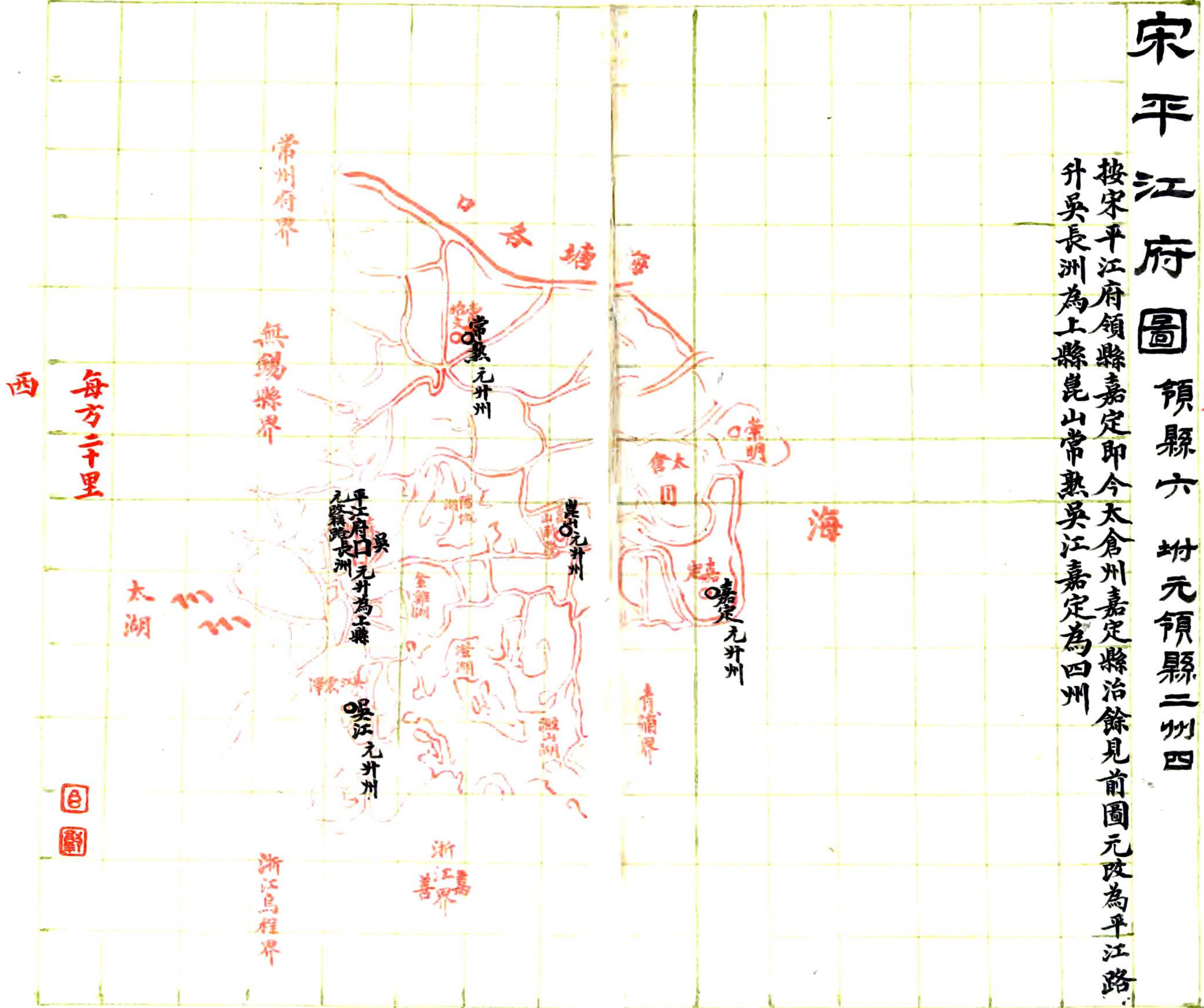
府興紹

一

# 宋平江府圖

領縣六 州元領縣二州四

按宋平江府領縣嘉定即今太倉州嘉定縣治餘見前圖元改為平江路升吳長洲為上縣崑山常熟吳江嘉定為四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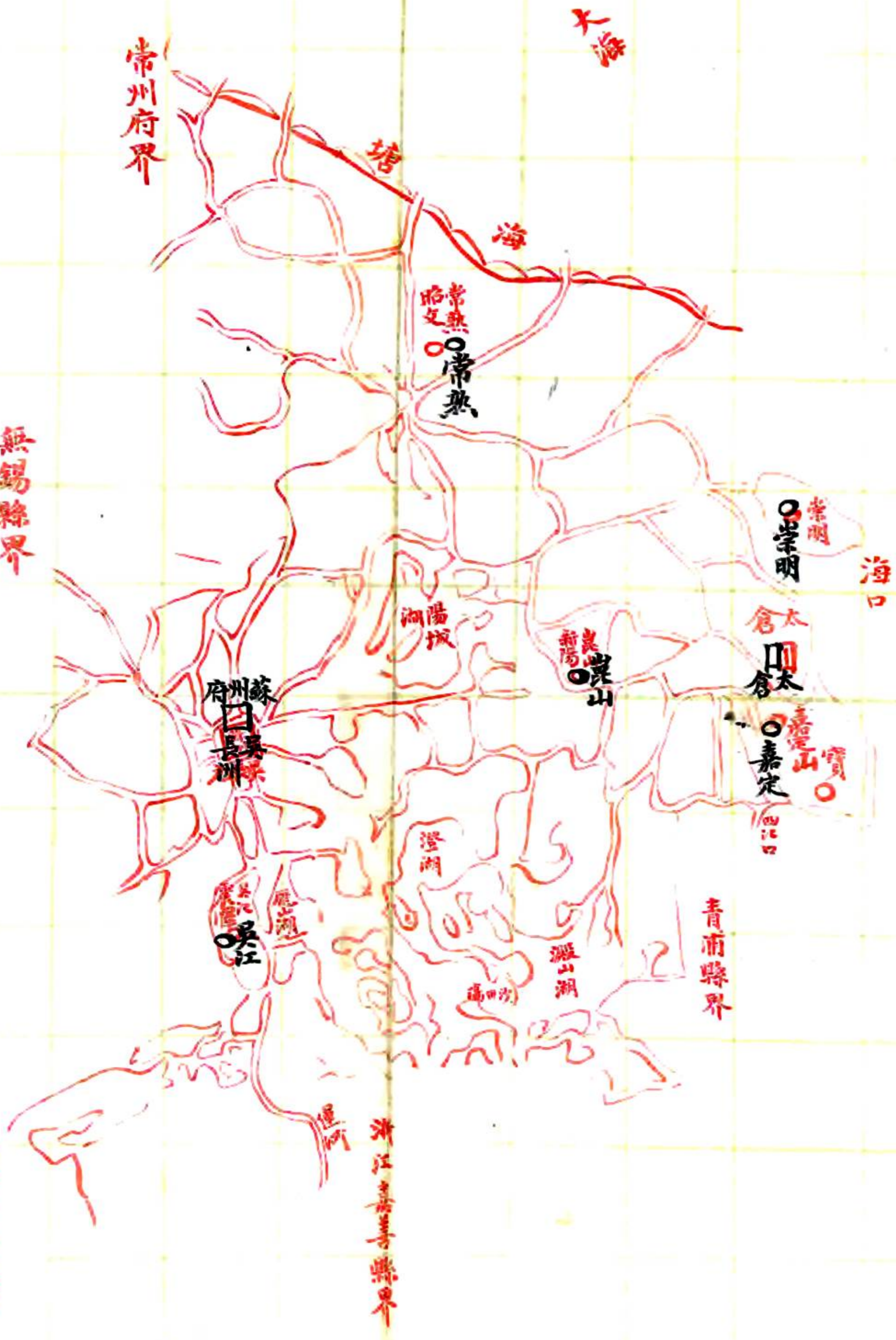
自圖



# 明蘇州府圖

領州一縣七

按明蘇州府領州太倉即今太倉州治領縣崇明即今崇明縣治餘見前圖



西 每方二十里



南

吳郡通典凡例十則

一是書仿江都汪容甫先生廣陵通典例凡六萬七千八百餘言分為五卷

一廣陵通典及唐而止然五代迄明七百年間興亡得失亦學者所當究心特編入以求詳備

一天下混一為正統正史體例雖正統土地分裂猶大書之朱子所謂正例也是書悉遵正統編年其餘草竊年號概屏不錄

一都邑沿革歷代不同吳郡所領多至二十六縣少

至五縣特立表繪圖於前以醒眉目圖仿儀徵屬

雲官歷代沿革圖例以

本朝輿地為主分註歷代吳郡領縣庶可不出戶庭而

周知形勢矣

一軍國大事史家之要或奏議剴切實裨益於國家或識見高遠能通達夫事理雖當時有行有不行

悉為詳載

一吳郡地處低窪水利實為要務故書中於興修水利不厭其詳

利不厭其詳

一戶口多寡今昔攸殊仍附於每朝紀事之末以重民生

一祥異雖通鑑不書而為春秋所紀其有見於正史者則書之若稗官野乘一切神怪之談盡從刪削

一通典之義元和顧千里先生廣陵通典序言之詳矣必求確然可據之語方載茲編故吳中軼事甚多而疑信參半者未敢採入

一是書之作兩閱月而成雖於府志之外有關吳郡者已廣為搜採然兵燹以後家藏之書大半遺散恐仍多未備俟暇日再為補輯

潘敦先識

吳郡通典第一

稽古顓頊高陽氏始置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是也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海自顓頊以逮唐虞夏商吳地俱屬揚州境周太王子泰伯仲雍讓國少弟季歷奔荆蠻端委以治周禮蠻人義之立為吳泰伯武王克商求泰伯仲雍後封其五世孫周章為吳子都句吳始居梅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吳始大稱王通於上國壽夢長子諸樊南徙又四世為闔閭初諸樊讓弟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諸樊卒弟餘祭立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

仍授弟季札季札逃去吳人乃立餘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諸樊之子也使專諸刺僚王僚竟代立為王是為闔閭開周敬王六年闔閭令伍員築大城於姑蘇都之周四十五長里長五千六百五丈高二丈八尺厚一丈八尺樓六座堦三千五十一個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象地之八卦門之名皆子胥所定東曰婁曰匠西曰閭曰胥南曰盤曰蛇北曰齊曰平築小城周十里是為吳國後子胥為吳王所殺投之於江吳人為之立祠於胥山山十五年有夷人逼吳境吳王闔閭親征

夷不敢敵收軍入海據東洲沙土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上相守一月屬風濤糧不得渡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震水上見星色逼海而來繞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一魚不獲遂獻寶物送降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肚以鹹之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其地遂名為夷亭闔閭死葬於國西北積壤為邱捷土臨河以葬三日金精上揚為白虎名曰虎邱二十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徐行

成吳子將許之伍員諫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越子句踐入臣吳以地八百里封之四十二年句踐率兵伐吳敗吳師於笠澤元王三年越克夫差范蠡不許吳成繫鼓興師至姑蘇之宮滅之吳地入越句踐欲遷吳王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死遂自剄死句踐傳四世王無疆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強安王二十三年親王親失衆去瑯邪遷于吳二十六年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弑其

君翳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錯枝為君顯王  
三十五年楚威王伐越滅之盡取故吳地赧王五十三  
年楚考烈王徙封春申君黃歇於江東遂城吳故墟於  
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大內北瀆四從五橫以自  
為都邑吳自周敬王三十八年至元王六年歲荐饑市  
無赤米稻蟹不遺種秦始皇二十五年秦王翦定荆江  
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治於吳即春申君假君所  
居為郡解在子城東北者為縣解二十六年分天下為  
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以吳屬會稽郡領縣二十六吳

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陰丹徒餘姚婁  
上虞海鹽剡由拳大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唐鄞富  
春治回浦吳自周章肇封以來歷周八百餘年止稱吳  
無分邑自秦以吳為會稽郡始置縣丞相綰等言燕齊  
荆地遠請立諸子為以鎮之廷尉李斯曰周封子弟同  
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天子弗能禁今海  
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則安甯之術也置諸侯  
不便三十七年冬十月始皇出遊至雲夢浮江下觀藉  
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

里從陘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頌德還過  
吳從江乘渡二世元年春上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  
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  
名九月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會稽郡守殷通欲發兵  
應陳涉使項梁將梁與其兄子籍拔劍斬守頭佩印綬  
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使人收下  
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三年項籍滅  
秦自立為西楚霸王會稽郡屬楚漢高帝五年滅項籍  
將軍灌嬰定會稽仍名會稽郡領縣二十四去治回浦

二縣其地屬楚王韓信六年分楚王信地為二國以故  
東陽郡彭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從兄賈為荆王更會稽  
郡為荆國都於吳吳郡之目蓋始楚漢間十一年淮南  
王黥布反上問計薛公薛公曰布不足患也使布出上  
計東取吳西取楚并取齊取魯傳檄燕趙因守其所山  
東非漢有矣使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  
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乃出下計東  
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陞下安枕而卧漢  
無事矣使人傾之果如所言東繫荆荆王賈走死富陵

國除仍為會稽郡十二年更名吳高帝以荆王賈無後  
立兄子濞為吳王王故荆地濞已受印帝相之濞狀有  
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  
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乃  
更荆為吳國文帝五年大風壞吳城官府民室十二年  
有馬生角在耳前上鄉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  
二寸景帝前三年吳王反伏誅國除為郡初濞封於吳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  
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

為

侍

水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傳吳  
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  
太子殺之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曰天下一宗死長安  
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吳王由是稍失藩  
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故子故驗問實不病諸  
吳來朝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  
為秋請上復責問吳使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  
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  
上與更始文帝乃赦吳使者歸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



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其禁弗予如此者三十餘年晁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景帝卽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卽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

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下廷臣議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前以賣爵事有姦曾削六縣迺使中大夫應高說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敢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得釋竊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

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諸侯皆有背判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併兩主分

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遂與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同反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已先起兵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景帝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以

漢有賊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  
治臣侵辱之為故不臣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  
帝功臣進任姦人誣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  
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  
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  
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  
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  
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  
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

雒陽燕王趙王與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  
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  
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壹有  
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  
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  
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年  
十餘年矣凡皆為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  
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  
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

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佗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時七國反書聞上迺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鄼婁擊趙將軍藥布擊齊大將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

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鼂錯擅諸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可毋血刃而俱罷上從其議以盎為泰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輔親戚使至吳吳楚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乃從趙涉言出武關以

抵洛陽時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慙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饗道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為將軍敗吳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會下邑欲戰條侯終不出吳士卒多飢死叛散而去二月吳奔西北陬條侯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夜亡走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

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遇城不下直去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摧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兵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

將校尉行間侯司馬獨周邛不用周邛者下邳人亡命  
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邛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  
能不得待罪行間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  
有以報王乃予之周邛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  
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  
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  
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邛一  
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  
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其

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時吳軍已潰吳王  
渡淮走丹徒保東越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漢使以利  
啗東越東越乃給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盛  
其頭馳傳以聞吳王正月起兵至三月而破滅國遂除  
仍為會稽郡六月帝欲以吳王德哀侯廣之子續吳竇  
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  
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乃徙汝南王非為江都易王  
王故吳地武帝建元三年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  
待以不次之位得吳人朱買臣等買臣為會稽太守治

吳先是東越數反買臣言故越王居泉山一人守險千  
人不得上今南徙五百里大澤中若發兵浮海直指泉  
山列兵席捲可破滅也乃拜買臣為會稽太守帝謂之  
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如何詔買臣到郡  
治元年朔二年江都王夢子建嗣立與其父易王所幸  
淖姬等及女弟徵臣姦建游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  
乘小船入陂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  
令勿救皆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專為淫虐自知罪多  
恐誅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又聞淮南衡

山陰謀建亦作兵器刻皇帝璽為反具元狩二年事發  
覺有司請捕建自殺后光等皆棄市建立六年國除地  
入於漢為廣陵郡元封元年東越平仍以其地為會稽  
郡立東部都尉仍增治回浦二縣併前為二十六城與  
秦初同五年初置刺史部司隸尉部及冀并兗徐青揚  
荆豫益涼幽交等州十三部以會稽郡屬揚州新莽始  
建國元年己巳改郡縣名以吳縣為秦德莽伏誅復舊  
淮陽王更始元年任延為會稽都尉年十九迎官驚其  
壯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祀延陵季子時天下新

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  
延到後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  
之禮掾吏貧者輒分俸賑給之稱名宦焉元始二年會  
稽郡戶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三十八口一百三萬二千六百  
四東漢世祖建武二年逆賊丁儀等萬人據吳太守秋  
君聞彭循勇謀以守命循時循仕郡為功曹與儀相見  
陳說利害應時俱散十四年大疫二十九年第五倫為  
會稽太守禁絕淫祀民賴以安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  
大疫順帝永建四年有山陰人殷重獻策於帝分浙江

以東為會稽郡治山陰領縣十四以西置吳郡領縣十  
三曰吳海鹽烏程餘杭毘陵丹徒曲阿由拳安富春陽  
羨無錫婁吳郡之見於志者始此陽嘉二年春二月詔  
以吳郡譏饑荒貸人種糧永和丞羊珍反攻郡府府太  
守王衡斬破之靈帝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  
章與其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吳郡富春人孫堅以郡  
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中平元年  
堅大破黃巾賊於宛城三年堅為長沙太守破區星等  
漢朝錄朝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及子策威行江外略有



六郡初屯曲阿尋徙屯吳獻帝興平二年孫策逐吳郡太守許貢以朱治為太守初治勸策還平江東治從錢塘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建安元年策遣使獻方物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輔奉戍長詔書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策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同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使人諷輔輔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且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

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黠歛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之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討罪庶必獻捷以

報所授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  
書轉拜討逆將軍改封策為吳王侯五年策為故吳郡  
太守許貢客所殺弟權立時有吳會稽丹陽豫章廬陵  
五郡曹操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二十五  
年冬操子丕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十一月封權  
為吳王明年權改為黃武漢永和五年吳郡戶十六萬  
四千一百六十四口七十萬七百八十二吳黃武元年  
吳郡領縣十五吳婁海鹽嘉興富春建德桐廬新新昌  
鹽官新城陽羨永安臨水烏程餘杭五年以丹陽會稽

吳三郡山民為寇分其地置東安郡治富春縣旋罷黃  
龍元年吳王孫權建國實為發跡之所初興平中童謠  
云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昌門為吳西郭門至  
權始應晉武帝泰始二年吳主皓分陽羨永安臨水烏  
程及丹陽四縣置吳興郡治烏程吳郡至此益小時吳  
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汴流供給甚苦之吳郡亦當其衝  
吳主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左丞相陸凱上疏曰今四邊  
無事當務養農豐財而又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  
為而國財空臣竊憂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

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  
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堵确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甯餘  
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甯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  
之，足明人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民有離散之  
怨。國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  
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  
耗財之甚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羣黨相扶，害忠隱  
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  
料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不

悅，而以其宿望，特優容之。十年咸寧元年，吳郡言握地  
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吳改  
年為天冊。太康元年二月，晉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成  
紀。吳人於江積要害之處，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  
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  
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  
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  
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  
而下。時吳主在建業，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

軍孫震副軍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  
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  
幼少當任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力  
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今渡江與  
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將亡賢愚所  
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  
渡江猶可決戰若其喪敗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  
捷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  
不破也若好子計恐士衆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

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悌等濟江沈瑩帥丹陽銳  
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衆亂晉將軍薛勝  
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大敗  
於版橋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迎張悌悌不肯去  
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  
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鄉家  
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願令以身徇社  
稷復何道邪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涕放去行百餘步  
顧之已為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

人大震吳主孫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吳平收其圖籍  
得揚荆交廣四州分天下為十九州吳郡屬揚州刺史  
仍吳之舊二年分置毘陵郡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  
吳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  
俊又咸惠並行吳人悅服四年割吳縣地置海虞縣吳  
郡領十一吳嘉興海鹽鹽官錢塘富春桐廬建德壽昌  
海虞婁與吳興丹陽號稱三吳晉東晉元帝太興二年  
米廩無故自壞大饑三年四月地震永昌元年王敦將  
沈充陷吳國內史張茂遇害二年十二月雷震電明帝

太寧三年有白鳥見海虞獲以獻成帝咸和元年封母  
弟岳為吳王吳郡因改為國置內史行太守事三年二  
月蘇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奔會稽會稽內史王舒  
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駿為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  
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眾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  
前義興太守顧眾護軍參軍顧勰等皆起義軍以應舒  
舒假眾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勰監晉陵軍事於御  
亭築壘舒率眾次郡之西江為冰藻後繼冰勰等遣前  
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

亭復自相驚擾水颺等並退於錢塘藻守嘉興賊遂入  
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  
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眾護吳晉陵軍屯  
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並不敢  
進時暴雨大水賦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眾潭等奔敗  
潭還保吳興眾退守錢塘舒留謝藻守錢塘使眾颺守  
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  
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徐遜陳孺及  
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徑邀賊於武康破之進兵

助潭

而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監浙  
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  
事賊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湖復大破之吳郡乃平  
四年十二月雨震電五年石勒將劉徵寇南沙都尉許  
儒遇害進入海虞六年正月癸巳劉徵復寇婁縣遂掠  
武進乙未進司徒郗鑒都督吳中諸軍事七年勒將韓  
寇南沙及海虞九年五月白麇見吳縣內史虞潭獲以  
獻帝奕太和六年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簡文帝咸  
安二年大旱正月降封廢帝為海西縣公四月徙居吳

五

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  
之後薨於吳以庾后合葬於吳陵安帝隆安元年前司  
徒長史王廞以吳郡反王恭討平初廞以母喪居吳王  
恭之討王國寶也版廞行吳國內史使起兵於東方廞  
使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召募兵眾赴者  
萬計未幾國寶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反喪服廞以起兵  
之際誅異己者頗多勢不得止遂大怒使其子恭將兵  
伐恭五月恭遣司馬劉牢之帥五千人擊恭斬之又與  
廞戰於曲阿眾潰廞單騎走不知所在三年十一月妖

賊孫恩陷會稽初世奉五斗米道叔父秦見天下兵起  
以為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眾三吳士庶多從之  
會稽內史謝輜發其謀誅之恩逃於海聚合亡命者百  
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  
動自海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眾數萬會稽謝鍼吳  
郡陸瓌吳興邱虓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  
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史以應之旬日之  
中眾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等遇害吳國內史桓謙等  
出奔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

誅殺異己戮及嬰畿內諸縣處之蜂起朝廷震懼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鬪而前時會承平日久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燒倉庫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於會稽恩聞牢之已濟江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逃入海朝廷以謝琰為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四年恩復入寇邢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監朔將軍高雅之擊之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滬瀆壘緣海備恩五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

牢之進擊恩復還於海轉寇滬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劉裕總兵拒之及戰恩眾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眾欲向京師朝廷陳兵以待之恩至新洲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洲累戰恩大敗由是勢漸衰弱吳郡得無恙焉元牢之進擊恩復還興元年七月大饑人相食晉吳國戶二萬五千劉武帝宋武帝永初二年吳仍改為郡復內史為太守領縣十二增一新城少帝景平二年廢為滎陽王遂幽於吳郡六月癸丑徐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



安弒秦弒帝於金昌亭帝有勇力不能受制突走出昌  
門追以門路之致殞時年十九文帝元嘉十二年大水  
十三年二月甘露降於吳縣三十年分浙東五郡為會  
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妃父殷神任其職孝武帝大  
明五年以新安王子鸞為南徐州刺史子鸞母殷淑儀  
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眄遇者萬不入子  
鸞之府及為南徐州割吳郡以屬之蓋吳郡自晉渡江  
以來屬揚州最為畿輔大郡八年仍屬揚州明帝太始  
七年木生連理順帝昇明元年十二月蕭道成以吳郡

太守劉遐據郡不從執政令張瓌攻斬之初劉遐兄劉  
秉潛有異圖遐為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難聚眾  
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  
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  
瓌偽受旨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彊弩  
將軍郭羅雲進中齊取遐遐踰窗而遁瓌部曲顧憲子  
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冲冲曰  
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輔國將軍吳郡太守  
宋吳郡戶五萬四百八十八口四十二萬四千八百一

十二齊高帝因宋郡縣不改建元元年夏大水九月辛  
丑詔二吳義興三郡遭水減今歲田租二年六月癸未  
詔昔歲水旱曲赦丹陽之吳義興四郡遭水尤劇之縣  
武帝永明十年孔稚圭陸澄虞綜沈約表薦吳人杜京  
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  
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通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  
吟道奧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  
巾幽谷結組登朝不報明帝時徵為員外散騎侍郎京  
產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建武二年雨

傷稼自是三年四年每秋七八月輒大風發屋折木殺  
人永泰元年四月丁卯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  
反吳郡太守張瓌棄郡走初高宗疾甚防疑大司馬王  
敬則以瓌素著幹略授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為之備  
及敬則反瓌率將吏三千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  
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事平瓌復還吳郡為有司所  
奏免官削爵梁武帝天監四年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  
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吳人陸璉及武康  
人沈峻人等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稟餼

其射策通明經者卽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  
六年分婁縣地置信義縣中大通二年吳郡屢以水災  
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因詔遣前交州刺史  
王奕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昭明太子  
上疏請權停帝優詔諭焉大同初又分信義縣置山崑  
山縣六年晉所割吳縣之海虞置常熟縣屬信義郡太  
清三年三月侯景遣將於子悅張大黑率兵入吳吳郡  
太守袁君正迎降子悅等旣至破掠吳中多所調發逼  
掠子女毒虐百姓吳人莫不怨憤於是各立城柵拒守

五月景遣中軍侯子監入吳軍收於子悅張子黑還京  
誅之時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岷  
據郡自南陵以上皆各據守景制命所行惟吳郡以西  
南陵以北而已六月郡人陸緝戴文舉等起兵萬餘人  
殺景太守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竈為主以拒  
景宋子仙聞而擊之緝等棄城走景乃分吳郡海鹽胥  
浦二縣為武原郡因改吳郡為吳州簡文帝大寶仍以  
元年仍以州為郡五月文成侯竈起兵於吳已巳進攻  
吳郡事侯景將侯子榮擊殺之因縱兵大掠郡境自晉

渡江三吳最為富庶貢賦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亂掠金帛既盡乃掠人而食之或賣於北境遺民殆盡矣二年八月侯景遣使害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初大臨除安東將軍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穎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後遂遇害於郡元帝承聖元年三月侯景敗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儀同田遷汜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僧辯遣侯瑱追景景至晉陵劫太守徐永東奔吳郡進次嘉興趙伯據錢

塘拒之景退還吳郡達松江而侯瑱軍掩至景眾未陳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心腹數十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壺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尸於王僧辯傳首西臺十二月星隕吳郡敬帝紹泰元年十月陳高祖霸先遣裴忌攻吳郡太守王僧智奔吳興初僧智兄僧辯為陳高祖所誅僧智舉兵據吳郡高祖遣黃他率眾攻之僧智出兵西昌門拒戰他與相持不克高祖謂忌曰三吳輿壤舊稱饒沃雖凶荒之餘猶未殷盛而今賊徒扇聚天下搖心非公無以定之宜

善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趨吳郡夜至下城下鼓噪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其郡高祖嘉之表授吳郡太守陳武帝永定二年割海鹽鹽官前京三縣置海鹽郡後主禎明元年割吳郡分置吳州而以錢塘為屬蓋前已分錢塘富陽新城為錢塘郡建德壽昌相廬屬新安郡郡所領吳崑山常熟嘉興四縣而已隋文帝開皇元年廢郡以州治九年二月行軍總管宇文述克吳州陳吳州刺史蕭瓛戰敗走瓛為吳州刺史其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子

也及陳亡吳人推瓛為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譽歸等兄弟並第三而踐尊位瓛自以歸之第三子也深自務員有謝異者頗知興廢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擒異奔於瓛由是益為眾歸褒國公宇文述以兵討之瓛遣王褒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吳州褒懼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瓛眾聞之悉無鬪志與述一戰而敗瓛將左右數人逃於太湖匿於民家為所執送於述所斬之長安吳會悉平廢吳郡改曰蘇州因姑蘇山在吳故名領縣五吳崑山常熟烏程長

城罷南徐州隸揚州行臺十年蘇州人沈元愴沈傑反  
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上柱國內史令越國公楊  
素援之元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  
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元愴十一年移州治於橫山東  
卽今新郭蓋欲空其舊城耳隋初廢崑山縣開皇十八  
年復置屬蘇州又廢信義郡省海虞南沙海陽等六縣  
入常熟治南沙城兼置常州後州徙縣屬蘇州煬帝大  
業元年復改蘇州為吳州三年仍改州為郡六年敕穿  
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廣十餘丈備東巡

卽運河是九年十月楊元感起於黎陽劉元進知天下  
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之者莫不響至旬月衆  
至數萬將渡江而元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  
有衆七萬燮本還俗道士人涉獵經史頗知兵法形容  
眇小為崑山縣學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  
之如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隱居常熟自言有王  
者相故羣盜相與奉之時共迎元進奉以為主據吳郡  
稱天子燮崇俱為僕射置署置百官毘陵東陽會稽建  
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

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  
勝負元進退保曲阿與朱燮管崇合軍衆至十萬緒進  
軍逼相持百餘日為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  
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  
俄而二將俱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討之  
世充既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迫退保  
延陵柵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  
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衆懼燒而退世充簡銳卒  
掩擊大破之殺傷大半自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

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挑戰俱為世充所殺其衆  
悉降世充坑之於黃山下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後沈法  
興李子通等復相繼據之戰爭不息十二年五月癸巳  
有大流星從北來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城下隨地郡初  
隸揚州行臺大業末改隸徐州總管戶一萬八千三百  
七十七唐高祖武德元年三月吳興太守沈法興聞宇  
文化及弒逆舉兵攻餘杭毘陵丹陽皆下之據江表十  
餘郡二年八月法興自稱梁王都毘陵三年李子通渡  
江攻法興法興棄毘陵奔吳郡於是丹陽毘陵等郡皆

降於子通子通於隋大業中據海陵至是年攻陳稜取  
江都僭位國號吳唐吳王杜伏威遣輔公柘攻子通子  
通大敗初伏威據厯陽以降唐為和州總管遂封為吳  
王時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  
萬人襲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  
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辨迎之法興中  
途而悔欲殺孝辨更向會稽孝辨覺之法興窘迫赴江  
死子通勢復振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自太湖南至  
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四年十一月伏威遣將

王雄誕擊子通子通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  
使雄誕擊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走城  
下陳國威靈永以禍福遂安感悅出降於是伏威盡有  
江南之地秋七月伏威入朝子通復叛被獲伏誅仍改  
吳郡為蘇州置總管領縣四吳崑山常熟烏程六年正  
月以吳王杜伏威為太保秋七月淮南道行臺僕射輔  
公柘陷蘇州初伏威與公柘相友善公柘年長伏威兄  
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  
其養子闞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潛奪其權公



柘知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為學道辟以自  
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柘守丹陽令雄誕典兵為  
之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柘為變  
伏威既行左遊仙說公柘謀反而雄誕握兵公柘不得  
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有貳心雄誕聞之不悅稱  
疾不視事公柘乃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諭以反計  
雄誕始寤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吳王又在京師大唐  
兵威所向無敵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雄誕有死而已  
不敢聞命今從公為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

能愛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柘知不可屈縊殺  
之雄誕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又約束嚴整每破城邑秋  
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為之流涕公柘又  
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大修鎧仗尋稱  
帝於丹陽國號宋遂陷蘇州七年公柘平改總管為都  
督督蘇湖杭暨四縣移州復舊治八年省嘉興縣入吳  
縣九年罷都督屬潤州太宗貞觀元年吳郡屬江南道  
三年秋吳郡大水十二年旱睿宗文明十三年割吳縣  
地分置長洲縣畫境而治吳在西十八年七月地震玄

宗開元四年陞吳縣為望縣十四年秋大水漂壞廬舍  
二十一年置江南東道採訪使州為理所天寶元年改  
蘇州為吳郡肅宗至德二載復改吳郡為蘇州從此通  
稱蘇州吳郡矣乾元元年置浙江西道節度使治昇州  
尋徙治蘇州二年廢節度使置觀察使治蘇州領七縣  
七吳長洲嘉興崑山常熟海鹽華亭置長洲軍上元元  
年十二月劉展將張景超據蘇州初展悉舉宋州兵七  
千趨廣陵李垣鄧景山發兵拒之垣引兵渡江屯京口  
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使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之景

山衆潰奔壽州垣奔宣城垣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  
謂垣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  
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  
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垣  
乃悉以後事委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  
募壯士得二千人立柵以拒展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  
戰於郁擘兵敗奔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展以其將楊持  
璧為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二年正月田神功將兵  
擊展斬之展將王暉引兵東走常熟乃降孫待封詣李

藏用降張景超逃入海餘黨乃平代宗大曆二年七月  
海水飄蕩州郭五年長洲軍廢十三年陞蘇州為雄州  
十四年浙江東西為一道置團練觀察使德宗建中元  
年分浙江東西為二道蘇州屬西道貞觀六年夏大旱  
井泉竭人暍疫者甚衆七年火八年蘇州刺史于頔繕  
完隄防疏鑿畎澮列樹以表道決水以溉田憲宗元和  
二年陞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為鎮海軍節度十月鎮  
海軍節度李錡反執蘇州刺史李素先是錡選腹心五  
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

忠處湖州邱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  
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常州刺史顏防用  
其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侍傳檄蘇杭湖  
睦請同招討湖州刺史辛秘潛募鄉閭子弟數百襲趙  
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為姚志安所敗生致於錡  
具桎梏釘於船舷未及京口錡敗得免鎮海軍兵馬使  
張子良執錡十一月甲申錡伏誅三年秋旱蘇州刺史  
李素請於浙西觀察使韓皋開常熟塘自蘇齊門北抵  
常熟長九十里因名元和塘劉允文為之記曰吳之藪

曰具區郡之大惟蘇州商為貨居農實邦本錫貢多品  
厥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常熟塘按圖經云南北  
之路自城而遙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潮支連派  
分近委遐輸左右惟強家大族疇接壤制動涉千頃年  
登萬箱豈伊沿沂之功實由灌溉之利故名常熟無昔  
焉洎覓元年來時屬大旱由是填淤荐為塗泥而淪胥  
怨咨殖物痛矣郡守隴西李素字人原始睹弊則曰在  
穿導之遂聞於本道廉使吏部尚書韓公秉文惟謹施  
德惠人無間言攝吳縣令主簿李成芳稟其成規請事

疏鑿於是參井邑之役則經費其力而長洲三之一焉  
縣宰李曠復善供命乃計工量日候隙庀徒為利涉之  
宜蔽反壤之害詢蓄洩之勢增遠近之防人不告勞事  
為永逸先期而望表繩直不日而終朝子來塘開地中  
工畢泉出山澤作氣江湖發源積為長流實自新浙舟  
楫鱗集農商景從春秋有施水旱斯備嗟乎塘之堙鬱  
久矣何壅之無慮而啓之有時非體仁宏多應用高朗  
曷以越前所未暇迨今而行其志哉惟李公敏於直方  
精在損益政猶風行惠與時至通貨豐財五行因之順

下致理之實不其偉歟都人士以允文在公之宇備詳其事請刻於石銘曰瞻彼塘矣昔之所闢物利乘舟土膏其澤歲有堙塞時罔疏滌誰為澄流變為廣瀉降是良牧猗與隴西揆日爰鑿經旬潤洞開湖水南迤江源北來旁分溝洫潛蓄風雷政可施利役無勞止力均二邑功逾百里舟楫攸往田疇所視義實通方智侔經始浚自高岍豈云隨山人歡在路魚樂於泉伊此化遠矧夫事宣立石川上維無窮焉五年刺史王仲舒隄松江為路時松陵鎮南北西俱水鄉抵郡無陸路至是始通

九年有李公佐者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於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廬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奇古編次蠹蝕十二年六月水害稼穆宗長慶元年四月大星墜於吳聲如飛羽四年太湖水溢敬宗寶曆元年六月己巳水壞太湖隄水入州郭漂民廬舍十一月戊申水傷稼文宗太和四年夏蘇湖二州水壞六隄入郡郭溺廬井六年大水地震七年十月辛酉水害稼開成三年水溢入城僖宗乾符二年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節度趙隱賞

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遂劫庫兵作亂行  
收黨衆近萬人攻陷蘇常乘舟往來泛江入海轉掠二  
浙南及福建朝廷以右龍武大將軍宋皓為江南諸道  
招使諸道兵並受節度鎮海節度使裴璩密散其黨郢  
收餘衆東至明州甬橋鎮遇使劉巨容射殺之光啓二  
年正月鎮海軍將張郁叛節度使周寶遣將擊走之初  
周寶徙鎮海軍節度使時羣盜所在槃結柳超據常熟  
王敖據崑山王驤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守  
後董昌據杭州柳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韋諸殺之寶

以壻揚茂實為蘇州刺史重斂人不聊田令孜以趙載  
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郭署汙垣墉去詔  
以王蘊代載鎮海將張郁以擊球事寶時劇賊剽崑山  
寶遣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醉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休  
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將拓拔從討定之郁  
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革迎降衆稍集寶遣丁從寶  
實起兵攻之郁走海陵十月武甯軍將張雄據蘇州自  
稱刺史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宏鐸皆為武甯軍偏  
將宏鐸為吏辱雄為辨數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浦溥二

人懼禍乃合兵三百渡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  
會戰艦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周寶聞  
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與之蘇州雄慝眾海  
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三年夏四月六合鎮將徐約陷  
蘇州逐張雄約曹州人也初從黃巢攻天長遂歸高駢  
駢用為六合鎮將昭宗龍紀元年三月丙申錢鏐陷蘇  
州逐刺史徐約約既得蘇州有詔授刺史錢鏐遣弟球  
攻之約驅民墨鏡其面曰願戰南都從事或曰都者國  
稱杭終有國乎約後寢寤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鏐使

沈粲守蘇州約眾降潤州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  
之盡殲其眾十月以給事杜儒休為蘇州刺史錢鏐不  
悅以知州事沈粲為制置指揮使蓋自黃巢之亂鏐已  
奄有浙西故也大順元年八月儒休到官鏐密使粲害  
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蘇州粲奔杭州鏐欲歸罪於粲  
而殺之粲奔孫儒九月行密以將葛行周為常州制置  
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十  
二月孫儒拔蘇州殺李友使沈粲守蘇州二年孫儒焚  
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景福元年錢

鏐為觀察處置等使奏割嘉興縣置季州秀乾寧二年四月辛卯雨雪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九月昌求救於楊行密行密遣泗州防禦使臺濛攻蘇州以救之十月淮南將柯厚破蘇州水柵三年四月淮南兵與鎮海兵戰於皇天蕩鎮海兵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五月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行密閱其家所蓄惟圖書藥物賢之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乞求富貴顧願以一身易百口之死引佩刀自刺行密遽執

其手止之館於府舍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單衣詣之與之共飲饌無所疑錢鏐聞蘇州陷急召顧召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全武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乙未克越州己亥斬董昌四年封錢鏐為吳越國王臺濛仍據蘇州七月錢鏐還杭州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戊戌拔無錫辛未拔常熟華亭光化元年三月淮南將周本救蘇州兩浙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九月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甲申淮南所署刺史臺濛棄城走援兵



亦遁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秦裴守崑山  
不下全武率萬餘人攻之裴屬出戰使病者被甲執矛  
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為之欲卻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  
為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  
武大慚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予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  
壞食盡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及出羸兵不滿  
百人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為旅拒對曰裴義不負  
楊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其言全武亦勸鏐  
宥之鏐從之天復二年封楊行密為吳王天祐元年封

錢鏐為吳王錢鏐置都水營田使督撩淺夫疏導諸河  
濬治新洋江錢氏募卒号撩淺軍亦謂之撩清命於太  
湖旁置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為田事治河築隄一路  
徑下吳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澱山湖入海民居旱  
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唐自僖宗乾符以來王郢  
周寶張雄徐約孫儒屢陷吳郡終唐之世吳越錢鏐淮  
南楊行密互相攻拔而終歸於錢氏云貞觀中領縣四  
戶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九口五萬四千四百七十一天  
寶中領縣七戶七萬六千四百二十一口六十三萬二

千六百五十五唐蘇州鄉一百九十四戶一十四萬二千三百六十一吳縣戶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一長洲縣戶二萬三千七百崑山縣戶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一常熟縣戶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後梁太祖開平二年八月吳越王錢鏐遣寧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陳取淮南之策淮南遣步軍都指揮使周本南面統軍使呂師造擊吳越九月圍蘇州三年四月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瑋置綸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

吳越王錢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鏐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游奕都虞侯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淮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周本夜遁又追敗之於皇天蕩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為殿多樹

旗幟於菰蔣中追兵不敢進而還割吳縣地分置吳江  
縣領縣八吳長洲嘉興崑山常熟海鹽華亭吳江末帝  
貞明三年吳越自稱蘇州為中吳府後唐莊宗同光二  
年陞府為中吳軍奏建軍額四年大水水生菜如豆民  
取食之後晉高福祖天福五年大水吳自後晉後漢後  
周以來相因不改

吳郡通典第一終

吳郡通典第二

宋太祖開寶八年改中吳軍仍為蘇州屬江南道太宗  
興國三年錢俶納土屬兩浙路置轉運使至道二年知  
蘇州陳省華議築崑山塘塘舊連河漲無水道為民患  
時議修築不果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詔以兩浙福建路  
荆湖南北廣南東路在偽國日出丁身錢並特除放凡  
歲免緡錢四十五萬有餘貫由是蘇民無計口算緡之  
事九月太湖溢吳江盧舍壞五年兩浙轉運使奭徐奏  
置開江營兵專修吳江塘路兵凡一千二百人塘路南

南至嘉興一百餘里天禧二年江淮發運副使張綸同  
知蘇州孫冕疏崑山常熟諸湖港浦入海復歲租六十  
萬斛乾興元年水無禾田生聖米居民取以食詔蘇湖  
秀三州積水害稼發鄰郡兵疏導壅閼命發運使董之  
又遣尚書職方員外郎楊及催督疏導仁宗天聖元年  
太湖溢壞吳江外塘轉運使徐奭江淮發運使趙賀於  
蘇州築隄濬潦時水既壞塘海旁支渠又堙塞廢民耕  
田八月詔徐奭趙賀董其事閏九月敕內供奉官張永  
和相度自市湮民北赤門以南築石隄九十里起橋十

有八濬積潦自吳江東赴海復良田數千頃流民得自  
占者二萬六千家歲出租苗三十萬二年四月塘成景  
祐元年知蘇州范仲淹親至海浦濬白茆福山黃泗許  
浦奚浦三大浦及茜溼下張七子臣疏導諸邑之水使  
東南入松江東北入揚子江與海用錢米一十有八萬  
三千五百貫石時轉運使亦委平江節度推官張去惑  
分捍水道仲淹上呂相公書曰姑蘇回郊略平窳而為  
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之水湖  
東一派浚入於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

沒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抵東巨浸河渠至多湮塞已久  
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  
而未耗來年暑雨復沴焉人必荐飢可不經畫今疏道  
者不惟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東北入於揚子江與海  
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為物蓄而渟之何為而不害決而  
疏之何為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  
江海所以百谷王者以其善下耳豈獨不下於此耶江  
流若高則必湍湍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畝之  
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

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於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以禦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燠涸之災滯歲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畎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憊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飢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飢而死

曷為其勞哉民勤而生不猶愈於惰而死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私之糴又不下數百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斛官私之糴復何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日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曰以五升召民為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為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沙瀰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殖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為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

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  
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  
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傳云出水  
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  
已大矣吠澮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  
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  
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  
里國之倉庾也凡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  
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為朝廷

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及仲淹拜參知政事時又條陳  
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  
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  
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  
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湮之雖有隄防可  
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  
州之田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  
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  
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

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道導河築隄以減水患於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墮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至一貫比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臣請每歲秋敕下轉運司令轄下洲軍吏民各言農桑利害或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

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矣後仲淹自政府出歸鄉焚黃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為太過仲淹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買負郭腴田千畝名曰義田以濟養羣族擇族之長而賢者主之婚嫁喪葬皆為贍給仲淹沒子孫世守勿替田籍入文正書院奉厯朝給印信焉廢慶厯二年蘇州通判李禹卿隄太湖隄長八十里為渠益漕運其口蓄水溉田千餘頃歲飢出羨粟三萬活飢民萬餘知常熟范琪濬金涇鶴瀆二浦吳江縣修荻塘



徐祐屏居於吳日涉園廛以自適時葉公參退老於家  
同為九老會一時稱盛事云至和二年崑山主簿邱與  
權築崑山塘更名至和塘與權為之記曰吳城東闔路  
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城湖南吐松江  
由隄防不立故風波馳突廢民田以鱖魚鱉其民病賦  
入之侵蝨相從以逋徙姦人緣之以邀劫行旅通鹽櫃  
以自利吏莫能禁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營作而弗  
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守蘇嘗與中貴按之行之  
邑人朱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為州縣者亦繼經度皆以

橫絕巨浸費用數十萬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  
公建言蘇之田膏腴而地下常苦水患乞置官司以畝  
洩之請令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相視焉朝廷從  
之王君至訊其鄉人盡得其利害度長繩短順其知故  
道施之圖繪疏曰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  
今太守呂公下車聞民所疾苦蓋有意於疏導矣明年  
權與權為崑山主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  
疇三曰復租賦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姦商願約古制役  
民興作令錢君復言之太守喜其謀之協從於是列而

上聞決於監司郡相元君實總之粵十月甲午治役先  
設外防以遏上流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決焉  
畚鍤所至皆於平陸其始戒也猖風号號靈迅雷以雨乃  
用牲於神至癸巳夜半雨息迨明休霽以卒其役人皆  
以為有相之者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  
民力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若干貫米四千六百八  
十石為橋梁五十二蒔榆柳五萬七千八百其二河植  
菱蒲芙蓉稱是計其入以為修完料民之餘治小虞自  
巖村至於鰻鮒灤治新洋江自朱漈至於清港治山塘

自山南至於東浚諸湮六十四浦四十四塘六於是陽  
城諸湖灤皆道而及江田無洿瀦民不病涉矣初治河  
至唯亭得古牖用柏合抱以為楹蓋古渠況今深數尺  
設牖者以限松江之潮勢耳耆舊莫能詳之乃知昔無  
水患由隄防之廢則有之嗚呼為民者因循而至於此  
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曰二十里曰任浦崑山治  
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便更曰至和識年號也建  
亭曰乙未紀歲功也太守嘉其即成謂與權實區處其  
間其言必詳命為記立於乙未亭嘉祐三年轉運使沈

立開崑山塘顧浦四年招置蘇州開江兵士立吳江常  
熟崑山城下四指揮五年七月水轉運使王純臣議令  
蘇湖常秀四州並築田塍六年兩浙轉運使李復圭知  
崑山縣韓正彥大修至和塘開白鶴滙八年以望亭廢  
堰兵士撥隸蘇州英宗治平三年知吳江縣孫覺大築  
荻塘壘石為岸壅土為塘神宗熙寧元年詔修水利命  
雍元直自昭文編校治浙西河渠二年頌農田水利約  
東三年崑山人郊竄上書言蘇州水利曰天下之利莫  
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過於蘇州然自唐以來經營至

今而終未見其利者其失有六今當去六失行六得所  
謂六失者一曰水性就下蘇東枕海北接江但東開崑  
山之張浦萬涇子三塘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  
白茆二浦而導諸江殊不知此五處者去水皆遠百餘  
里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頗高高者七八尺方水盛時決  
之則或入江海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於海者反西流  
欲北導於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無  
效也二曰蘇之厭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  
皆峻其隄岸設官置兵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

行於隄之兩旁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  
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效三曰書云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歸於海山崑山  
之下駕新洋小虞大虞朱塘新瀆平樂戴墟等十餘浦  
是也殊不知諸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洩於  
江也何則水方汙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而隄防不立  
適足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蘇州之  
水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殊不知蘇聚數郡之水而  
常居其一常水數路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能

為蘇患耶故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而蘇未必有害存  
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被害矣故治蘇州之水不在乎  
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洩者以松江盤曲  
而決水遲也古之曲其江者所以激之而使也深也激  
之既久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匯沈諫議開  
顧浦謂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窰子等浦皆可決也  
是說僅為得之但未知蘇之水與江齊平決江之曲足  
以使江之水疾趨於海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六  
曰蘇本江海陂湖之地謂之澤國自當漫然容納數郡

之水不當盡為田也。故國初之稅纔十七八萬石。今乃至三十四萬石。是障陂湖而為田之過也。是說最為疏濶。殊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今乃盡為編戶。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為田。增十七八萬為三十四五萬。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除太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尚二湖。崑山有陽城湖。長洲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定名。而其濶各不過十餘里。其餘若崑山之所謂斜塘、大泗、黃瀆、夷亭、高墟、也巴城、雒城、武城、夔家、江家、柏家、鰻、鯉等。壤及常熟之市宅、碧宅、五衢、練塘等村。長

洲之長蕩、黃天蕩之類。皆積水而不耕之田也。其水之深不過五尺。淺者可一二尺。其間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家階甃之遺址在焉。故其城地或以城或以家或以宅為名。嘗求其契券以驗云。皆全稅之田也。是皆古之良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偏之論。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固當去其六失。行其六得。一曰辨地形。高下之殊。蘇州五縣號為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於海之壘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於海而水反

西者是也。常熟之北接於江之漲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道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埭身之西抵於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於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畜，故常患旱也。惟若景祐以及嘉祐中，則一大熟，爾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埭身之流，故常患水也。惟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熟，爾但水田多而高田

少，水田近於城郭，為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惟知治水而不知旱也。二曰：求古人蓄洩之迹。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埭身。埭身之東有一塘，焉南徹松江，北過常熟，謂之橫厯。又有小塘，或二里三里，貫橫厯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埭門、沙堰門、吳埭、顧廟埭、丁埭、李埭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埭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於埭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為之埭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而橫厯，所以分其流也。故埭身之

東其田尚有邱畝經界溝洫之迹在焉是皆古之良田  
因堰門壞不能蓄水而為旱田耳堰門之壞豈非五代  
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  
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卽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  
等浦者皆決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濶者二十餘  
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碁布之是古者  
既為縱浦以通於江又為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  
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為田之害  
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古

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為堰下而齊門有舊  
堰之稱是則隄防完既完則水無所瀦容設堰者恐其  
暴而流入於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府呂侍郎開崑  
山塘而得古閘於夔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  
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  
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為民者因利  
其浦之濶攘其旁以為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  
隄以為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為  
小涇命之為某家涇某家浜者皆破古隄而為之也浦

日以壞故水道堙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隄月壞遂蕩然而為陂湖矣今秀州濱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於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有一丈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三日治田有先後之宜地勢之高下既如彼古人之遺跡又如此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瀦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堰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某家涇某家浜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一橫塘因橫塘之上以為隄岸使塘浦濶深而隄岸高厚塘浦濶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為田之害也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壅而必趨於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設謂槎浦金窰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倣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



清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四曰興役任貧富之便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以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以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與其費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取財於富者故不虐以不勞不虐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五曰取浩博之大利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而約之尚可方二百餘里為田六同有奇三分去一以為溝

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同之地為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國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五萬石借使全熟則常失三十四萬石之租又況因水旱而捐除者歲常不下十餘萬石而甚者或至捐除三十餘萬石是則遺利不少矣今或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必可增也公家之利如此則民間從可知也六曰舍姑息之小惠是議之興

或者必曰向者蘇州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役一月則民勞且怨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其工力蓋百倍於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百萬之民已嗷嗷矣非養民之道也曰向者之興役也多興於大水方盛之際是時公私匱乏疾厲間作故民勞且怨也今或於平歲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民以時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無怨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雖至治之世未嘗不役以使之也惟近世不求所以養之之道使躋於庶富但務其姑息之末使

至於飢餓而不能生然後又從而賙之故上乏而下益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興數百里之窮使公私皆獲其利豈可區區計國家五歲之勞惜七百姓七日之力耶曷又上治田利害大概有七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昔禹之時震澤為患東有堽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堽阜流為三江東入於海而震澤始定震澤雖定於環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為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濶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

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高  
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  
而地勢又多西流不能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潤其地是  
以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常有旱災古人遂因其  
地勢之高下井之而為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之  
南北為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為橫塘以分其  
勢而碁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濶者三十餘丈狹  
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古人所  
以使塘浦深濶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為隄岸隄岸高厚

足以禦其湍悍之流耳非專為濶其塘浦以決積水也  
故古者隄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  
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民尺而隄岸尚出於  
塘浦之年外三五尺至一丈雖大水不能入民田也民  
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  
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  
其墾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畎引以灌溉此古人浚  
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於江者既  
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於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

灌溉故亦於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為一橫港之濶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垆阜之地高於積水之處四五尺至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為塘浦濶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垆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而流泄耳非專為濶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垆門以蓄蓄之是雖大旱之歲垆阜之地皆可耕以為田

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地常獲豐熟此古人治高田低田之法也二論後世廢高田低田之法者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築隄防濬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今崑山低田皆沈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鴨段大灑段湛段及和尚圍盛熟圍之類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淺指揮之名此其遺法也泊乎

年紀綿遠古法隳壞其田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為家欲其行舟之便乃鑿其圩岸以為小涇大涇涇即臣昨來所陳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謂涇者安船溝也涇浜既小隄岸不高遂至壞卻田圩都為白水也今崑山柏家瀆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階甃之遺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顧辛晏陶沈等田舍皆在田圍之中每至大水之年亦是外於水高於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或

因人戶侵射下腳而廢其隄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丈尺臣少時見小虞浦及至和塘並濶三三十丈累經開淘之後今小虞浦只濶十餘丈至和塘只濶六七丈此目所觀也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修隄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要滄沒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於常稔之田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於間年淹沒也或因決破古隄張捕魚蝦而漸至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眾做岸或因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

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為白水其間雖有隄岸亦皆狹小沈在水底不能固田惟大旱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塌阜之地並皆枯旱其隄岸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一熟耳蓋由無隄防禦水之先具也民田既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臣伏覩昨來議狹汴

河者詔汴河濶處水面散漫不至深快故汴河淤澱今蘇州水面動連一二百里而太湖之水又不及黃河之湍迅而欲三江不淤不可得也今三江已塞而一江又江又淺倘不完復隄岸驅低之水田之水盡入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塞震澤之患不止於蘇州而已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墮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沿於海者海潮不應沿於江者又因水田隄防墮壞水得瀦聚田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至於

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壩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壩旱之田已乾坼矣惟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之低田淹沒淨盡則壩旱之田幸得一

大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不復壩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之田也故蘇州不有旱災卽有水患但水田多而旱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為人所見而稅復重田早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只論治水而不論治旱也三論自來議者只知決

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而但決其末故自景祐以來謀議擘畫三四年而蘇州之田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轉運使王純臣建議謂蘇州民田一概白水至深處不過三尺以上當復修作田位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不修作塍岸縱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為切當又緣當建誕議之時正值兩浙連年治水無效不知段大段擘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治又不曾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辨

不辦為賞罰之格而止令逐縣令佐概例勸導逐位植  
利人戶一二十家自作塍岸各高五尺緣民間所鳩工  
力不多不能齊整借令多出工力所收之利不償其所  
費之本兼當時都水監所立官員賞典不重故上下因  
循未曾併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檢會王安石  
所陳利害卻將臣下項擘畫修築隄岸以固民田則蘇  
州水災可計日而取效也議者或謂曩年吳及知華亭  
縣常率逐段人戶各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司而人獲  
其利今可舉行其法以治蘇州水田不須重煩官司也

日蘇水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田地連稠阜無暴  
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尺修岸不過三五尺而田已大  
稔矣然不踰三五年間尚有堙塞今蘇州遠接江湖水  
常暴怒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隄岸高者七八尺低者  
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椿篠或三年一治或年年  
修葺而風濤洗蕩動有隳壞今若以華亭之法治之或  
水退之後一二年間暫獲豐稔蓋不可求其久遠之  
效則不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而治蘇州之高田則可  
矣若治蘇州水田譬之以一家之法而治一國也其規



橫法度則近之至於措置施設之方則小大不可同也  
貼黃自來人所議欲開通諸天浦盧滙浦松江諸匯并  
決水入江陰軍等亦皆治水之一說但隄防未立行之  
無功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說又不可不行蓋水勢  
湍急欲卻要諸處分減水勢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決  
水者後也臣今窮究古人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令臣  
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訂之於諸縣官吏考之於諸鄉父  
老而已況諸縣官吏乍來倏去固不若臣之生長鄉里  
世為農人而備知利害也父老之和知未必過於范仲

淹葉清臣况仲淹清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  
老安得而知伏望令臣到司農寺陳白委不至有悞朝  
廷候敕旨四論今來乞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田既先  
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蘇州之水患息矣然田  
之法若總而論之則漸漸漫而難行析而論之則簡約  
而易法何也今蘇州水田之最合行終治處如前項所  
陳南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里今若於  
上項水田之內循古人之跡五里為一縱浦七里為一  
橫塘不過為縱浦二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餘里橫

塘十七條每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十餘里每里用夫  
五千人約用二千餘萬夫至和中開崑山塘每用夫二  
千五百人塘面濶六丈底濶四丈深四丈每里積土計  
三十萬尺分為兩岸每岸底只濶一丈四五尺面只濶  
四五尺高不及六七尺故不踰一二年又至隳壞故曰  
總而言之則瀚漫而難行也今且以二千萬夫開河四  
千里而言之分為五年每年用夫四百萬開河八百里  
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萬三分去一以為高田  
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萬夫每夫一年僅借雇

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卻以上項四百  
餘萬夫分為六個月逐縣每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  
十三里有零以六萬六千夫分為三十日則逐縣每日  
役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步將二千二百人  
又為兩頭項只役一千一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  
大小田有廣狹民有衆寡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少雖十  
百頃可以一頭項盡也故曰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  
也如此而治之五年之內蘇州與鄰境之水田始亦盡  
矣塘浦既浚隄防既成則田之水必高於江江之水亦

高於海然後擇江之曲者而決之及或開盧滙浦皆有  
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故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  
也江流既高矣然後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  
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此治水之大  
略也昔有七堰今復五堰者今只有五門故也蘇州設  
堰固亦舊矣劉□著作嘗引唐白居易九日蘇州登高  
詩云酒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是唐之世已  
已有堰矣至端拱二年轉運喬維岳方始廢之蓋隄防  
既壞水得瀦容於民田之間水勢稍低故可廢其堰也

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浚治港浦以畝引江海  
之水及設埭門以瀦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  
無虞矣五論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臣昨來所乞蘇  
州水田一節罷去某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五里七里  
而為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  
隄岸使塘浦濶深而隄岸高厚塘浦濶深則水流通而  
不能為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必趨於江  
今具蘇州秀州及松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存塘浦港滙  
埭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總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

臣擘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下項一具  
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吳淞江南  
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  
一百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  
十八條是古者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在淞  
江之南者不能記其名在淞江之北六十七里間曰浪  
市橫塘又下北六七里而為至和塘是七里而為一橫  
塘之跡也松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祁  
浦愧浦顧匯浦養蠶浦大盈浦南解浦梁乾浦石白浦  
直浦分桑浦內董浦趙屯浦石浦道褐浦千墩浦錐浦  
潭浦陸直浦甫里浦浮高浦塗頭浦順德浦大姚浦破  
墩浦蓋頭浦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條徐公浦北解浦  
瓦浦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顧墓浦金城浦木瓜浦下  
駕浦浜浦洛舍浦楊梨浦新洋浦淘仁浦小虞浦大虞  
浦馬仁浦浪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邱  
浦奉里浦任浦松江北橫塘二條浪市橫塘至和塘已  
以上松江塘浦二十七條並當松江之上流皆是濶其  
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也只因久不修治遂至隳壞每

遇大水上項塘浦之岸並沈存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  
知此塘浦原有大岸以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只欲  
泄水此不知治水田之本也臣今擘畫並當浚其浦修  
成隄岸以禦水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  
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  
南北兩岸各有大浦十二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  
也其橫浦南六七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為風濤  
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塘徒有通往來禦風濤  
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謂至和塘南北

縱浦橫塘皆廢故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  
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真义浦  
朱塘浦界浦鳳凰涇任浦蠡塘至和塘北大浦十二條  
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壅里浦諸昌涇界浦任  
浦上雉瀆下雉瀆蠡塘官瀆橫塘在南者曰浪市塘已  
具松江項內更不再出在北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岸  
浦二十四條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或無跡在塘南  
者雖存其跡而並皆狹小斷續不能固田其間南岸又  
有朱涇王村涇北岸又有司馬涇季涇周涇小蕭涇大

蕭涇歸涇吳涇清涇譚涇褚涇楊涇之類皆是民間私  
自開私浜卽臣向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今並  
乞廢罷只擇其浦之大者濶開其塘高築其岸南修起  
浪市橫塘北則或五里十里為一橫塘以固田自近以  
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常熟塘自  
蘇州齊門北至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條  
西岸有涇十二條是亦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  
但目今並皆狹小非段大段塘浦蓋古人之橫塘隳壞  
而百姓侵占及擅開私浜相雜於其間卽臣所謂某家

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謹具目今兩岸涇浜之名下項常  
熟塘東橫涇二十一條濶募涇楊涇米涇樊涇蠡涇南  
湖涇湖涇朱涇永昌涇茅涇薛涇界涇吳塔涇尚涇川  
涇黃土涇圃涇廟涇卞涇莊涇新橋涇黃母涇常熟塘  
常西橫涇十二條石師涇楊涇王婆涇高姚涇蘇宅涇  
蠡涇皮涇廟涇永昌涇野長涇譚涇墓門涇已上常熟  
塘兩岸橫涇三十三條蓋記其略耳今但乞廢其小者  
擇其大者深開其塘高修其岸除西岸自擘畫為圩下  
外其東岸合與至和塘北及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

幕布以為圩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  
漸小矣一崑山之東至太倉堰身凡三十五里兩岸各  
有塘浦七八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迹也其橫塘在  
塘之南六七里而為朱漚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在  
塘之北為風濤洗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迹謹具下項  
崑山塘南有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浦  
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橫歷崑山塘北有塘浦七條婁縣  
上塘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浦黃翦涇上吳塘下吳塘  
橫塘四條朱漚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以上塘漚十

八除新洋江下駕浦曾經開浚餘並未嘗開浚今河底  
之土反高於田中每遇天雨稍闕則更不通舟船天雨  
未盈尺而田盡淹沒今並乞開浚以固田已具下項一  
具旱田塘浦之迹凡三項一百二十三條一松江南岸  
自小來浦北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長一  
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條北有大浦二十條是五里  
而為一縱浦之迹也其橫浦之在江南者臣不記其名  
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為雞鳴塘練析塘是七里而為一  
橫塘之迹也謹具下項松江南岸有大浦一十八條小

來浦盤龍浦朱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張整浦許浦魚浦  
上燠浦丁灣浦蘆子浦滄瀆浦釘鈎浦上海浦下海浦  
南及浦江芒浦爛泥浦松江北岸有大浦二十條北陳  
浦顧浦桑浦大黃肚浦小黃肚浦章樊浦楊林浦上河  
浦下河浦仙天浦鎮浦新華浦槎浦秦公浦雙浦大場  
浦唐章浦青州浦商量灣橫塘二條雞雞鳴浦練祁浦  
已上塘浦四十條各是畎引江水以為灌溉高田只因  
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議  
者乃謂於此決泄蘇州崑山長洲及秀洲之積水是未

知古人設浦之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備旱災  
災則高田獲其利也一太倉堰身之東至茜涇約四五  
十里凡有南北塘八條其橫塘南自練祁塘北至許浦  
共一百二十餘里有堰門及塘浜約五十餘條臣能記  
其三十五條旱田而橫塘多欲水之周流於其間而灌  
溉之也今皆淺淤不能引水以灌田謹具下項南北  
之塘八條太倉東橫滙半涇塘青堰橫滙五家堰橫滙  
鴨頭塘支涇楊慕子涇茜涇東西之塘及堰門等二十  
五條方泰塘錢門塘劉塘張堰門薛市門黃姑塘吉涇



塘沙堰門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堰門顧堰門廟堰門  
岳瀝李堰門丁堰門湖川門黃涇杜漕塘雙鳳塘斗門  
直塘支塘李墓塘以上堰身以已東塘浜門瀝共三十  
三條南北者各長一百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浚治以灌  
漑高田東西者橫貫三重堰身之田而西連諸湖若深  
浚之大者則置閘斗門或置堰而下為水函遇大旱則  
可以車畎諸湖之水以灌田大水則通於放湖水以灌  
田而分減低田之水勢於平時則瀦春夏之雨澤使堰  
身之水常高於低田則不須車畎而民田足用一沿海

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秀州界約一百餘里有大浦二  
十條臣能記其七條自松江下口北遶崑山常熟之境  
接江陰界約三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  
十九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迹也其橫塘在崑山則  
為八尺涇花蒲涇在常熟則為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  
塘謹具下項松江下口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林  
浦杜浦周浦大白浦邗瀝浦戚崇浦羅公浦松江下口  
北遶蘇州崑山常熟縣界至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  
條北及浦下田浦掘浦上夾浦下練祁浦桃源浦練祁

浦顧涇浦六岳浦採桃浦川沙浦下張浦新漕浦菑涇  
浦楊林浦七子浦灤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相浦  
陳涇浦錢涇浦澁湖浦吳河浦錨脚浦下六河浦黃浜  
浦沙營浦白茆浦金涇浦高浦許浦鵝溝浦千步涇耿  
涇浦新涇浦崔浦水門浦鰻鯉浦吳涇高涇西陽浦新  
涇陳浦張涇湖涇奚浦黃泗浦橫塘四條八尺涇花浦  
涇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以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條  
各是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揚子江水灌田各用開堽阜  
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間作橫塘一條通灌諸浦使

水周流於高埠之地以浸潤高田非專欲決積水也其  
間雖有大浦五七條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  
五十里至一百餘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水既被  
低田隄岸隳壞一時漫流瀦聚於低田下平濶之地雖  
開河上項大浦其積水終不行遠從高處而流入於海  
惟大水之年決之則暫或東流耳今不拘大浦小浦並  
皆淺淤自當開浚東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學  
畫治蘇田至易曉也水田則做岸防水以固田高田則  
浚塘引水以灌田此衆人所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舍

常而求異忽近而求遠而反謂做岸固田浚塘引水之說為淺近而不肯留意遂因循至此今欲知蘇州水田旱田不治之由觀此篇可見其大畧以上水田旱田塘浦之迹共七項總二百六十四條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田之法也其低田則濶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其高田則深浚港浦畎引江海以灌田後人之人不知古人固田灌田之意乃謂低田高田之所以濶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泄積水也更不計量其遠近相視其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數條以決水其餘差小

者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三五十萬石貫石而大塘浦終不能泄水其塘浦之差小者更不曾開浚也而議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泄水以致朝廷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浚治積水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概為白水高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沃衍潮田盡為不毛之地深為痛惜臣竊思之上項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為為也然自國朝統御御以來百餘年間十數條大者間或浚治外其塘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

不問高低不拘大小亦不問可以決與不可以決水但  
係古人遺跡而非私浜者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  
役旋須修治係低田則高作隄岸以防水係高則深浚  
溝浦以灌田其堰身西流之處又設斗門或堰門或堰  
閘以瀦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憂矣

吳郡通典第二終

吳郡通典第三

五年除郟亶司農寺丞提舉兩浙修興水利尋至人言罷役蓋是時蘇州等處頻年患水而相沿水利皆已失修亶所言莫不欵中要害興利除弊足以為法朝廷得亶書亦以為可役遂真除司農寺丞提舉興修亶至蘇興役凡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日舉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凡築堤置閘等事皆相度形勢動合機合宜舉者通之決者防之必實事求是乃已時民之作役者不無所苦乃反以為擾多逃移會呂惠卿被召言其措

置乖方六年正月遂罷役亶追司農寺丞送吏部流內吏部流內銓亶既沒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因歲事有所建明其大略云浙西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派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畎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惟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土之後至於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司喬惟岳不究隄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

又謂開司冗職既以罷廢則隄防之法疏決之理無以  
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遣使者興修水  
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源來歷及前  
人營田之利皆失舊聞承命而來恥於空還不過採愚  
農道路之言以為計但以目前之見為長久之策指常  
熟崑山枕江之地謂導諸港而決之江今開福山茜涇  
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堤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滄  
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渚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  
由腹內之田瀰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

行而瀦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歸  
安烏程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以被害然後方及北江  
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之方出於港浦復為潮勢抑回  
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之水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  
瀰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浦為謬論矣又况  
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嶺陂重  
複間當其霖潦積水貯溪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  
潤州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於宜  
興以入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併與天目等眾流

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  
卽古所謂震澤也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  
今二江已絕惟吳淞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旣溢於昔又  
為權豪侵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吳江之南築為石塘  
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閘斷以遏水  
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  
迨元符初遽漲潮沙半為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  
溢太湖蘇湖常秀四郡之間陂淹浦港悉皆瀰漫四郡  
之民惴惴然有魚為魚之患凝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

風勢駕浪動輒數尺雖有中高不易之地種已成實頃  
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於畏雨也吳淞古江故道深廣  
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為  
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究  
治水之利必先於江甯治九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  
勢故跡決於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綱尋究函  
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興馮湖沙子淹及江陰港  
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  
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

水之勢制闢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於  
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淞江官司以鄰郡上戶熟  
田例數錢糧於農事之隙和雇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  
湖風濤為害之處並築為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瀆等  
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徑北以漸築為隄岸所在陂淹  
築為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柘湖澱山湖  
等處向因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  
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  
決於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此前所

謂旁分其支派之流不為腹內畝畝之患者此也水為  
東南患其來久矣獻其端者大抵二說一則以導青龍  
江開三十浦為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浜作圩埭為  
說是二者各得其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於導  
江開浦則必無近效若止於浚涇作埭則難以禦暴流  
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  
有次第耳必不得已欲兩者並行以規近效亦有其說  
若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之茜涇浦使水  
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於松江



開常熟之許浦梅李浦使水北入於揚子江復浚常州  
無錫縣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過常潤  
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  
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之五卸堰使水趨於揚子  
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利者非  
水利者非不知此然開浦未久而汙泥尋塞決堰未多  
而良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開以防江潮而不知浚  
流以泄漲沙故有堰塞之患雖知決五卸堰水而不築  
隄以障民田故有漂溺之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

知勸民作圩埭浚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  
年蘇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愚故曰要當合二者  
之說相為首尾則可盡善某所乞開菑涇等浦必置堰  
閘者以菑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二十里泄水甚徑  
其地寔高比之崑山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  
但為文具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於地面  
為夫尺而不以水面為丈尺不問高下而勻其淺深欲  
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堰閘  
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致湮塞愚故乞開菑涇

等浦須置堰閘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或聞范參政仲淹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菑涇等浦亦皆有閘但無官司管轄而豪強者保利於所得不時啓閉遂致廢壞鄉人往往能道其事若推究而行之則所之浦可久而無弊某所乞復常州無錫縣界望亭堰閘俾蘇州管轄者蓋以常潤之地比蘇州為差高而蘇之東勢接海畔其地亦高蘇州界於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為大海岸道所障其水瀦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閘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

先乞開菑涇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望亭閘俾水無西衝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五卸堰可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此堰則不惟少舒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就近順流而入於江矣某所乞決常州無錫縣界之五卸堰使水北入揚子江者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然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知築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隄岸以防水勢故也五卸地形與民田相去幾丈餘平居微雨水即溢堰而過已有浸溺之憂今直欲

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自此而出又不曾高其民田  
圩埭以為隄防則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某嘗論天下  
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北為五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  
同為逆河入於海是也自淮南為五分由三江入海所  
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既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  
其源甚大由宣歙而來至於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  
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  
二江已不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圩不能通泄且復百  
姓便於己私於松古河外多開港溝故上流百出之水

不能徑入於海支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內  
卽先父比部水利奏中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  
矣雖於崑山常熟兩縣間開導河浦修築圩埭然上流  
不息諸水輻輳或風濤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浦河必  
皆壅滯所築圩埭必有衝蕩蓋沿江北岸三十餘浦惟  
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揚子江其餘皆連接平江湖  
瀆合而為一非徒無益為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  
河浦卽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  
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則吳

淞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  
埭亦免風波所破其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松江  
而東至於海又沿海而北至於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  
於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  
無患害嘗考漢晉隋唐以來地理志今之平江乃古吳  
郡至隋平陳始置蘇州漢時封境甚闊隋開皇中始移  
於橫山下唐貞觀中徙於闔閭舊城而又湖州乃隋時  
仁壽中於蘇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吳越王  
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錢塘毘陵在古皆吳之屬縣

以地勢卑下沿江邊海有為隄岸以遏水勢如唐志所  
載秀州之海鹽令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稱去縣  
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太和中再開疑卽僑今所謂開鹽  
鐵塘以泄吳淞江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令歸珖築甬  
道高廣徑直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  
埭海堤塘埭二百十四里則知古人治平江之水不專  
於河而築堤以遏水亦兼行之矣故為今之策莫若先  
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淞兩岸塘矣隄不惟水不北入於  
蘇而南亦不入於秀兩州之田皆可墾治今之言治水

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淞江殊不知開吳淞江而不築兩岸隄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輳而來適為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經趨於海故也倘效漢唐以來堤塘之法修築吳淞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纔三萬六千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瀰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回環四合無非水者既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瀦瀉之餘

其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為良田况五縣積水中所謂湖瀆陂淹若湖則有澱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昆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瀆則有大四瀆斜塘瀆江家瀆百家瀆鰻鯉瀆蕩則有龍堆蕩任周蕩傀儡蕩白坊蕩黃天蕩雁長蕩淹則有光福淹尹山淹施墟淹赭墩淹金涇淹明社淹僅三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略無限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不過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匱其水復於隄防四旁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瀦蓄湖瀆之水使不與外水相

通而水田之圩埭無衝擊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  
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車畎之利其餘若  
斜塘瀆大泗瀆百家瀆之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  
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視分勤勸人戶借貸錢糧修  
築圩埭開導涇浜卽前所謂湖瀆三十餘處往往可治  
者過半矣某聞江南有萬春圩吳有陳潢滿塘皆積水  
之地今悉治為良田坐收苗賦以助國用此治湖為田  
之驗也六年濬浙涇浜七年太湖水涸分兩浙為東西  
路以蘇州屬西路五月分九月合九年復分十年復合

元豐元年七月四月夜大風雨潮高二丈餘漂蕩尹山  
至吳江塘岸洗滌滌橋梁沙土皆盡惟石僅存崑山張  
浦沙保有六百戶悉漂盡惟餘五戶空屋人亦不存三  
年賜米三萬石詔開蘇州運河四年七月太湖溢自吳  
江至平望居民居盡壞死者萬人哲宗元祐三年翰林  
學士蘇軾奏宜興人單錡吳中水利書事不果行單錡  
書曰竊觀蘇常湖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  
嘗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為患於三州踰五十年  
矣朝廷屬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在尋按舊

跡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擿埴索途以為不可治也間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畧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於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厯以來吳江築長隄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嘗溢而不洩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

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運簿木東入二浙因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給官長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暴漲則皆入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於震澤也今已湮塞所存四十九條疏此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以

錡視其跡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  
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  
澤衆瀆則絡脈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  
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  
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有人馬桎其  
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  
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  
以洩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桎縛不除竅塞也  
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

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  
三州之田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為大患自吳  
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見其驗之閱三州  
歲賦所入可見矣錡視熙寧八年雖大旱然連百瀆之  
田皆魚游鼈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  
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旁穿小港歷  
年不遇旱皆為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雖去震澤甚邇  
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於槁死  
迄今十四載其田未有可耕之日昔嘉祐中邑尉阮洪



深明水利。屬上書監司乞開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夫吳江岸界於吳淞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此隄。橫截江河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東之水常低於岸西之水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跡可覽也。又睹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芟蘆叢生。

沙塞泥漲。塞而又江岸之岸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也。夫江尾昔無芟蘆壅障。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芟蘆生。芟蘆生則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芟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

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  
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硤道每  
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為橋十所除占閣外可閣水  
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一千餘條橋共開水面二  
千丈計十一里四千步隨橋硤開芟蘆為港走水仍於  
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  
三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古有洩水入江  
一十四瀆曰孟瀆曰黃汀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  
五卸港曰梨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曰支子港曰

蠡瀆曰牌涇昔皆洩眾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洩下江  
陰之江今存者無幾二浙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  
常存五六尺水足可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  
為石碣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制水入江若無隄  
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  
熙甯中有提舉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  
遂害江陰之民田為百姓所訟卽罷提舉始欲以為利  
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錡睹主  
簿張實進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然

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之術。蓋古之所創。涵  
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為之。中用銅輪刀水衝之。  
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  
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  
處。洩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開故道而先治函  
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宜興縣西有夾苾千瀆。洩長塘  
湖東之瀆。湖水入大吳瀆。塘瀆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及  
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港。北  
入大江。今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欲依古

開道。皆為彼豪民計。構不行。倘開夾苾千瀆。通流則西  
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  
熙甯八年。歲大旱。鰲觀震澤水退數里。其地皆有昔日  
邱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為民田。今為  
湖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踰於昔時。昔三萬六千頃。自  
築吳江岸及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洩。又不知其愈幾多。  
頃也。昨熙甯間。檢正張諤命屬吏殿丞張慤相視。蘇秀  
二州海口諸浦瀆。為河泥壅塞。將欲疏鑿以決流水。慤  
相視。回申以為。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

灌民田。諤謂慤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諸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為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於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慤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昔時諸浦無倒注之患，今乃有之，蓋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蕩滌，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難以蕩滌，泥沙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蓋古人有深意焉。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沙泥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今欲洩三州之水，先開首尾，去其泥沙，芟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為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斗門石礮，次開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既洩矣，方誘民以築田園，欲乞朝廷下雨，浙轉

運司擇智力幹官分布州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也  
錡觀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官錢蓋三州人民憔悴  
之久人之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或者謂昔  
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錫地形東  
傾古人創三堰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  
之以通漕運自熙甯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  
不妨綱運河耶錡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  
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常堙塞故運河之水常  
慮走洩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歷以來築置吳江岸  
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洩二堰  
雖廢無害今若洩江湖之水則二堰猶宜先復不復則  
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或曰竊  
觀諸縣高原陸野皆有塘圩或三畝或五百畝或五百  
畝為一圩蓋古人蓄水以灌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  
水塘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  
雁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也錡曰塘之為塘是猶堰之  
為堰也昔日置塘蓄水以防旱歲今日三州之水久溢  
而不洩則置為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洩三縣之水則

塘亦不可不開以蓄水猶堰之不可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之所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道導以洩積水當時諫友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洩成上疏言仲淹走洩姑蘇之水不知其利而反以為害錡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觀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惟執事者上之朝廷

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六年林希轉知杭州言太湖積水為蘇州大患乞委監司相度開決庶民田可耕流移復業遂詔左朝奉郎邵光與本路監司道決之紹聖中浙部水溢轉運副使毛漸請官貸錢十七萬緡奉詔濬蘇常二州湖浦元等二年冬水三年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浦河浦港溝瀆修疊堤岸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徽宗寧元年置提舉淮浙隩牘司於蘇州四年水司封員外郎李傅等疏導之三江大觀元年冬十月辛酉地震是年水命疏導吳淞江從

中書舍人許光凝之請三年許光凝開淘吳淞江置牘  
政和元年詔蘇湖秀三州治水園田工費給越州租賦  
三年四月火延燒公私屋一百七十餘間知常熟縣李  
光濟山塘涇小山港五年以蘇州為帝節鎮敕陞為平  
江府五年八月水六年四月詔曰聞平江三十六浦自  
昔置牘隨潮啓閉歲久湮塞積水為患其令守臣莊徽  
專委戶曹趙霖講究利害導歸江海依舊置閘八月詔  
霖相度役興而兩浙擾甚詔罷役趙霖體究治水利害  
狀曰平江逐縣地形水勢利害各不相侔蓋浙西六州  
之地平江最為低下六州之注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  
松江接青龍江東入於海而平江地勢自南直北至常  
熟縣之半自東至崑山縣地西南之半與太湖松江水  
面相平皆是諸州所聚之水泛濫其中平江之地雖下  
於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堰身堰身之西  
又與常州地形相形等東西與北面三面勢若盤盂積  
水南入注乎其中所以自古沿海環江開鑿港浦者藉  
此疏導積中之水由是以觀則開治港浦不可不先也  
港浦既已浚則必講經久不堙塞之法今瀕海之田懼

鹹潮之害皆作堰壩以隔海潮裏水不得流外沙日以積此崑山諸浦壅塞之由也堰身之民每闕雨則恐裏水之減不給灌溉悉為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潮至則於浦身開鑿小溝以供已用亦為堰斷以留餘潮此常熟諸浦壅塞之由法當置閘然後可以限水水之內外可以隨潮而啓閉浦既已開閘既已置而太湖松江之水與積水為一派沈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浪萬頃愈洩愈來縱使諸浦瀉之涓涓來之浩浩當斯之時障之不可疏之不可為之計者莫若順其性

而其流乃為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岸高圍民田而田已如此則積水日削衆浦日耗矣大抵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裏田築圩裏田三者闕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開浦篇曰高田引以灌溉低田導以決泄者浦也古者人大小縱橫設為港浦若經緯然按圖於舊得九十處或名港浦或名涇浜或謂之塘或謂之漕以詢究古跡得其為利之大三十六浦區為三等上等工大而利溥在所當先也中等工費可減上等三之二下等間於上中之間或自大浦而分



枝別派工料之數又少損焉其置閘篇曰瀕海臨江之地形勢高仰古來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淤澱若一旦頓議開通地里遙遠未易施力以拒鹹潮今於三十六浦中尋究得古曾置閘者纔四浦惟慶安福山兩閘尚存餘皆廢棄故基尚存古人置閘本圖經久但以失之近裏未免易堙治水莫急於開浦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利於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兩漲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湍瀉遠地積水旱潮退定方得餘流幾至浦口則晚潮復

上元未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為往來何緣減退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即啓外水無自以入裏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於閘內使港浦常得通利免於堙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鹹潮多作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塞則障積水今置閘啓閉水有洩而無入閘內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去江海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事浚治地里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闊積水

通流則泛海浮江貨船木棧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  
或欲住賣得以歸市出卸官司遂可以閘為限拘收稅  
課以助歲計五利也復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  
濃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  
以堰為限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  
之地膏腴莫美於水田水田利倍莫盛於平江緣平江  
水田以低為勝昔之賦入多出於低鄉今低鄉之田為  
積水漫沒十已八九當時圩未壞水有限隔風不成浪  
今田圩殆盡水通為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  
積水盡奔常熟遇西北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亦然正  
如盛盂中水隨風往來未嘗停息常陟崑山與常熟山  
之巔四顧水與天接父老皆曰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  
也今若不築圩岸圍裏民田車畝以取水底之地是棄  
良田以與水也况平江之地低於諸州惟高大圩岸方  
能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裏田非謂得以播殖也  
將恃此以狹水之所居耳崑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者  
至和塘也常熟去城一百五里通往來者常熟塘也二  
塘為風浪衝擊塘岸漫滅往來者動輒守風往往有覆

舟之覆虞是皆積水之害今若開浦置閘之後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裏低田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絕東西往來之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築埭圩岸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昨聞熙甯四年大水衆田皆沒獨長洲尤甚崑山陳新顧晏陶湛數家之圩高大了無水患稻麥兩熟此亦築岸之驗目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能作小塍岸圍裏已田禾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築但民瀕年重困無力為之必官司借貸錢穀

集植利之衆併工戮力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之中棄一畝取土為岸所取之田令衆戶均價償之其貸借錢穀官為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成始成終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浦除常熟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二浦見今深闊水勢通快不須開治惟三十六三浦崑山十有二謂掘浦下張浦七了浦茜涇浦楊林浦六鶴浦顧涇浦川沙浦五岳浦蔡浦琅港浦參浦常熟二十一謂黃泗浦奚浦西陳浦東陳浦水門浦崔浦耿涇浦魚磔浦鄔溝浦瓦

浦塘浦高浦金涇浦石撞浦陸河浦北浦千步涇司馬  
涇金涇錢涇黃鶯浦漕皆積久不浚當分為三等開修  
重和元年知崑山縣吳昉修至和塘宣和元年兩浙提  
舉常平趙霖修治江港浦瀆正月二十一日役夫興工  
前後修過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修築常熟塘岍一  
條隨岍開塘至二年八月初十日罷華亭縣青龍江自  
白鶴漚開修至艾祁塘口長十三里面濶十五丈底濶  
九丈深一丈二尺通役六十一萬二千八百餘工江陰  
縣黃田港自捺拄橋開修至港口閘長二十里有畸面

濶六丈五尺底濶三丈深七尺通役六萬四千八百工  
崑山縣茜涇浦自上源修開接至練祁塘長十二里有  
畸面濶二丈底濶二丈四尺深三尺五寸通役二萬三  
千五百餘工常熟縣崔浦自陳家莊開修至雉浦塘口  
出梅里塘長二十三里即畸面濶八丈底濶四丈八尺  
深七尺通役三十一萬四千七百餘工泗浦達小山  
浦開修至湖口長七十里即畸面濶八丈底濶四丈八  
尺深七尺通役十二萬六千九百餘工宜興縣開修百  
瀆五十二條長六十二里十七丈面濶二丈五尺至一

大底闊一丈七尺至九尺各深五尺通役十萬一千一百餘工築常熟縣塘岍一條長六十二里有畸其已築岸一萬三百七十五丈通役三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常熟縣界岍長四千七百三十一丈已築三千五百七十二丈通役三萬二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長州縣界岍長六千八百三丈並已築了通役十九萬九千六百餘工隨岸開淘府塘一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紐五十里即畸面闊八丈底濶五丈深八尺通役六十四萬一千二百餘工十月

四日朝廷訪聞平江府常熟縣常湖秀州華亭泖並可為田詔趙霖相度措置召租限一季了當具便民利害圖籍歲入以聞霖奉詔修圍常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千九百餘工修築錢涇口止蕩蕩村大岸長五百八十二丈脚闊一丈五尺面闊一丈二尺高六尺開修張墓塘北徹小山浦長五百四十二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尺開修山塘涇自小山浦口至本縣市河長二千八十一丈面濶六丈底闊四丈深六尺開修顏家涇徹入小山浦長一千二百七丈面闊三丈底闊一丈五尺深

七尺。初造小山浦口，啓閉池放水，勢斜門二所。又圍裏  
華亭泖，通役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工。楊泖中心開河  
三條，計共長九百四十八丈，各闊十丈，水深三尺。隨河  
兩岍築岸，高闊六尺。顧亭泖心開十字河，共長一千五  
百二十九丈五尺，濶七尺，水深四尺。隨河兩畔築岸，高  
闊各六尺至七尺。開陸家港小河，長二百丈，闊四丈，水  
深三尺。築岸高濶六尺，通支錢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五  
十三貫九百二十一文。係度牒官誥坊場市易抵當等  
各色十九種焉。五年，置浙西提舉司，以平江為治府南。

宋高宗建炎三年正月，金人入淮泗。二月，破天長軍，帝  
奔鎮江。呂頤浩乞留蹕，王淵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  
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長江  
之險，帝意遂決。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  
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庚申，  
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旋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  
張俊以八千兵八十守吳江。三月，命張浚駐平江。帝在  
杭州。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于魏國公。粵改元赦  
書至平江，張浚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檄，浚慟哭，謀起。

兵討之命張俊漢分兵扼吳江韓世忠將赴行在至常熟招俊招之至平江見俊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呂頤浩自江甯至平江與張俊會兵討賊上疏隆祐太后乞建炎皇帝還卽尊位夏四月帝復位賊遁五月世忠獲賊送行在誅之八月帝如臨安九月金人破南京詔周望守平江韓世忠守圖山福山福山鎮為常熟之北門亦為吳郡之重險乃置水軍砦使世忠控守以備金人海道之師冬金兵趨江西轉戰追帝於明州破越州四年二月金烏珠引兵北還由臨

安襲秀州二十五日犯平江府五漏未盡四刻兵自盤門入劫掠官府民居子女金帛廩庫積聚縱火延燒煙燭見二百里凡五晝夜至三月朔出閶門士民得脫者十之二三而遷避不及遭殺者十之六七先是歲己酉金人之過江也高宗駐蹕平江人情倚以為安九月移蹕會稽人皆失望詔以工部侍郎湯東野為守同知樞密院周望為淮浙宣撫使將官陳思恭巨師古張俊魯玕李貴等悉隸望制節制望遣諸將各部所隸兵分護境內時河內降賊郭仲威領萬衆自通州屯虎邱山未

幾聞建康失守杜充奔儀真高宗幸四明於是平江大震周望與郡守集耆艾士大夫問計且曰今戰守皆已無策矣蓋其意在迎降而欲衆發其端士民不答望歛諸將兵歸城中慮其抗賊而取怒也而金人乃自建康經廣德湖州南過安吉遂趨臨安渡錢塘降越州犯四明以窺行在望自謂虜不敢犯境而過始少安且倚郭仲威為腹心張俊魯珪居城中巨師古控扼吳江李閻羅屯常熟陳思恭屯楞伽山兵無紀律村落間皆被其害而郭仲威既居城中府外為忠勇之論士民亦倚以

為重郊居之家往往復入城中謂四圍渠塹深廣庫廩充牧牝兵犀利人人安之傳者多云賊自越州返金陵或又謂臨道宣歙趨當塗而歸望等索不嚴斥堠四境無衛越明年正月方遣張俊陳思恭等統兵規入杭州以邀收復之功俊等行涉旬間道潛軍於湖州烏墩鎮以觀變二月十八日始馳報金犯秀州崇德十九日徵鄉兵發太湖洞庭東西山千艘艘命角頭巡檢楊舉之總之前赴吳江陣於簡村二十一日金人犯吳江巨師古不戰而潰更以太湖民舟為向导歸於西山二十二



日郭仲威遣兵拒守於尹山已而退師二十三日府中令民逐便出民留少壯者登埤以守是日金人遊騎掠城中郭仲威兵未戰而返知府湯東野棄城遁周望以郡印付仲威二十四日仲威會諸將飲城上士民老幼數萬叩頭出血請加守禦之備仲威奮髯語衆曰卽發遣騎兵虜行破矣民慎無擾人猶信之日欲晡金人大集於城下仲威及魯珪兵火廣化寺又火醫官李世康宅望與仲威等皆宵遁其下自城南轉劫居民北出齊門而避民之得出郭者多為所害烏珠遂城中縱火焚

掠死者五十萬一城殆空諸將奔走潛伏外邑覘金人之去也競以兵還三月二日張至後至自崑山三日師古至自洞庭李闔羅郭仲威等至自常熟五日陳思恭至自烏墩仲威揭榜於門曰本軍已逐退金人散收復城府十五日卽詔周望等失守平江可發遣諸將兵往常州以北衝襲金人以功贖過云初金人燒劫之餘又值仲威晝夜縱兵搜括民有訪舊居者卽執之窮問瘞藏之內物民益冤憤是夏疾疫斗米錢五百卽自賊中逃歸者多因饑餓或驟得食而死橫屍枕藉道路涇港

不可勝計哭聲振天地自古喪亂未有如是之酷者也  
仲威自荼毒平江之後為真揚鎮撫使在郡復不悛劉  
光世為淮浙宣撫置司京口遣其將王德擒至麾下麾  
下縛送行在詔斬於平江市以謝百姓自金人入平江  
兩浙皆為摧陷而常熟許浦為濱江要地舊置水軍寨  
至是南渡後汎守益重乃置守許浦一軍藉為防衛戍  
江陰許浦福山無定所五年金人犯境官軍頓於吳江  
黎里以備之紹興元年大疫流尸無算二年秋八月五  
日長洲地震自西北來樹木皆搖動時仇愈為福建兩

浙淮東沿海制置使置司許浦許浦水軍隸焉三年地  
大震金人犯淮南或議焚吳江長橋為備郡守洪遵持  
不可乃止四年六月淫雨害稼七年正月辛未火十三  
年三月望大雪盈尺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環請開白  
茆浦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郡低田多為太湖積水浸  
灌緣溪山諸水連接併歸太湖東南由松江入海東北  
由諸浦入江其沿江洩水惟白茆浦最大望今有司相  
視開決吳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為額慶中就舉  
者止二百人視他藩為最寡熙寧元豐間應舉者漸多

增為六人三舍既行罷去科舉歲貢四人舍法罷乃合  
三年之數為十二人至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又增流寓  
一名終場者幾二千人其額又不勝其窄矣二十八年  
七月大風雨潮漂數百里壞田廬是歲饑九月檢會周  
環面對水利詔令兩浙漕臣按視轉運副使趙子瀟知  
府蔣璩計料開濬其相視水利方略云近被旨相度水  
利徧歷吳江吳長三縣民田滄沒去處相視自常熟北  
至揚子江又自崑山東至海口推究源流講求利病今  
訪得浙西諸州平江最為低下而湖常等州水皆歸於

太湖自太湖以導於松江自松江以注於海是太湖者數  
州之水所瀦而松江又太湖之所洩也然以數州瀦水  
巨浸而獨洩於一松江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  
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揚子江又於崑山之  
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兩邑大浦凡三十有六而  
民間私下涇港又不可勝紀皆可以決壅滯而防泛濫  
也後因潮汐往來泥沙積淤舊置開江之卒尋亦廢去  
此太湖所以堙塞而民田有飄沒之憂也天禧天聖間  
運使張繪綸於常熟崑山多各開諸浦以導積水景祐

間郡守范仲淹親至海浦開濬五州疏導諸邑之水使  
東南入於松江東北入於揚子江與海致政和間提舉  
趙霖將命興修水利開濬三十六浦及役工僅常熟二  
二浦崑山一浦而罷迄今四十年諸浦堙塞又非前日  
之北遂致民田告澇十歲八九今相視合開緊切去處  
常熟縣梅里塘白茅浦崔浦福山浦黃泗浦崑山縣新  
洋江小虞浦顧浦郭澤塘總計役夫三百三十七萬四  
千六百工錢三十三萬七千四百貫米一十萬一千五  
百石各有奇崑山縣四浦工力不多止用本縣食利戶

開浚常熟縣五浦工力浩瀚係與吳長等縣利害相及  
欲於三縣見賑濟人內募強壯人充南南所有差官起工  
等事續次條具申請緣平江府積水今經兩月未退已  
妨種麥若不於農隙之際支給錢米雇夫開治深恐來  
歲春雨積水愈甚虧失常賦不便望賜指揮施行事聞  
詔監察御史任古同浙西提舉徐康覆視古等奏上比  
子滿所議十減八九約以五千工月餘可畢詔以御前  
激賞酒庫錢平江府如數給之二十九年正月庚申興  
工從常熟東柵至雒浦入丁涇開福山塘自丁涇口至

尚墅橋北注大江分殺水勢二月癸未畢工知平江府  
陳正同禁圍裏湖田正同言相視到常熟諸浦舊來浦  
口雖有潮沙之患每得上流迅湍可以推滌不致淤塞  
後來節次被人戶圍裏湖濼為田認為永業乞加禁止  
戶部奏在法潞水之地謂眾共溉田者輒許人請佃承  
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乞平江府明立界約束  
人戶毋得占射圍裏有旨從之是歲大饑三十一金主  
亮南牧高宗下詔親征未幾亮為其下所殺高宗欲乘  
時肅清中原駕幸建康撫師十二月壬子至平江府泊

姑蘇館知樞密事業義同聞自建康太傅御營宿衛使  
楊存中自鎮江還皆入見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洪遵獻  
洞庭相卻不受自是所過無入獻者癸丑高宗乘馬至  
平江府行宮進膳時御營宿衛使司右軍統制苗定以  
所部至乃以定兼權主管行在殿前司職事是日武經  
郎曹洋自李寶軍中部所獲叛人倪詢應簡至行在就  
御舟引見詔磔於市甲寅上次無錫縣殿中侍御史吳  
芾言知崑山縣胡廷傑應劬巡幸科擾民間銀器至多  
詔勤<sup>勅</sup>停永不與親民差遣孝宗隆興元年八月大風水

大饑二年七月大水浸城郭壞廬舍圩田八月臣僚奏請疏浚三十六浦開掘圍田詔兩浙運判陳彌作相度措置議開常熟崑山十浦陳彌作開諸浦狀曰常熟之浦二十有四皆北入於江崑山之浦十有二皆東入於海蓋以太湖居其上流昔人患松江之水不能勝而使衆水經得<sup>律</sup>其歸者也諸澤之興始於天禧成於景祐建政和間稍有堰塞廢嘗命趙霖濬之僅得常熟兩浦崑山三浦而罷今二邑之間並瀕海小川故道往往淤滯不特所謂三十六浦而已瀦水過多而瀉之過少重以

今歲淫雨泛濫識者皆知開浦之利特以工費甚廣不敢輕議故近浦置閘在政和已不能成開江置卒在中興已不能復自紹興二十八年以後朝廷屢委監司守臣及遣御史親行按視竟爾中輟今若併舉大役竊慮歉歲民無餘力官無羨儲反至勞擾輒擇其宜先治者凡十浦而其緩急又半之興工之日仍乞以緩急為先後之序三年開新洋江小虞與諸塘浦俱經濬治是役也凡用工三百二十二萬錢三十三萬七千九百六十七百各有奇乾道元年大饑詔蘇州招致闕額開江

兵卒濬白茆等浦五年增置撩湖軍兵專一管轄不許  
人戶佃種芟菱因而包圍隄岸六年大水李結上治田  
三議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詔令胡堅常相度  
以聞其後戶部以三議切當但工力浩瀚欲諭有田之  
家各依鄉例出錢米與租佃之人更相修築庶官無費  
民不告勞從之二年詔調泉州左翼軍屯平江許浦鎮  
三年改隸殿前司五年冬改為御前水軍六年分立前  
後中軍於許浦建寨萬間四月水軍統制請以平江府  
許浦駐劄為稱八年春併歸許浦置副都統制統之漕

熙元年詔知平江府韓彥古與許浦駐劄戚世明開濬  
許浦二年水軍統制馮湛知平江府陳峴奉詔開濬許  
浦東西共五十六里并築堤為固自是水流順達海舶  
時至常熟矣是年薛元鼎又奏開運河五十四里四年  
冬許浦軍以七千人為額蓋自建炎以後增置濬浦淮  
陰靖安唐灣采石諸水軍而以許浦與江陰二軍為尤  
大云六年發運使魏峻疏至和塘東自夾潮塘西至戴  
墟浦亘四十餘里鄭霖為之記十二年八月有蟲聚於  
木穗油灑之即墮一夕大雨盡滌之十三年提舉羅點

請開澱山湖圍田十六年提舉浙西常平詹體仁開漕  
渠置斗門吳郡自隋唐設進士科以來未有能魁天下  
者比年父老相傳二識一曰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曰  
潮過夷亭出狀元淳熙初穹窿山中一夕聞風雨聲詰  
朝視山中有大石自東徙西屹立如植所過草猶偃辛  
丑科吳縣人黃由子由遂狀元及第夷亭在崑山縣西  
三十五里崑山雖近江海自古無潮汐紹興中始有潮  
至縣郭至是潮忽大遂過夷亭李彥平侍御親見一道  
人復誦此識謂必有邑人應之乃以告知縣葉子強作

聞潮館於水濱甲辰科崑山人衛涇清叔亦為狀元黃  
衛相繼兩舉天下一時稱盛事也光宗紹熙元年長洲  
彭華鄉麥四歧五年八月水甯宗嘉定元年知常熟縣  
葉凱濬小洋子涇慶元二年十月吳縣金鷺鄉銅錢百  
萬自飛嘉定元年知常熟縣葉凱濬小洋子涇五年知  
吳江縣李桃修石塘七年知常熟縣惠疇築元和塘甃  
石為以達府十年知平江府趙彥楠疏錦涇以達運河  
長一千一百九十丈跨橋五十有五計工二萬用錢三  
千餘緡割崑山縣地置嘉定縣凡領縣六吳長洲崑山



常熟吳江嘉定十六年五月水害稼湮民廬圯城郭隄防溺死者甚眾理宗紹定五年知平江府吳淵命知吳江縣李椿年重修石塘建橋梁淵給錢三十萬米一千二百石充修築費植蒲葦楊柳以為捍自為記淳祐三年知常熟縣張從龍開支塘程公許為之記九年正月人日郡守鄭霖會三學同舍序拜於天慶齋會者四十二人寶祐四年知常熟縣王文雍濬城河開福山塘度宗咸淳元年知平江府沈度開許浦諸水宋太平興國中戶主二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客七千三百六十大

中祥符中戶六萬六千一百三十九元豐三年蘇州戶一十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二丁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八十七崇寧間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一口四十四萬八千三百二十二淳熙十一年戶十七萬三千四十二口二十九萬八千四百五慶元間崑山主戶三萬五千二百四十二客三千七百淳祐間崑山主客戶共四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口一十三萬四千五百德祐元年蘇州主客戶三十二萬九千六百三

吳郡通典第三終

吳郡通典第四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元丞相伯顏兵至常州屠其地城  
劉勇師變服單騎奔平江伯顏遣蒙古軍都元帥闕里  
帖木兒等先據無錫州萬戶忙古歹晏徹兒巡太湖遣  
監戰亦乞里歹等先趨平江當元軍入常州平江守潛  
說友叛降於元而復為宋人所據以文天祥知府事遣  
兵救常州不克旋召天祥入衛十二月甲辰衆軍次平  
江都統制王邦傑出降庚戌以忙古歹范文虎行兩浙  
大都督事遣竇玉修吳江長橋不旬日而成丙寅伯顏  
發平江留游顯懷都忽都不花屯兵鎮守別遣竇玉守  
長橋置浙西路軍民宣撫司是年宋以元兵漸迫臨安  
遣將劉涇置砦於吳江平望鎮駐守焉十三丞相伯顏  
欲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而罷河漕之艱險乃用大艘  
沿淮以至山東邁海攢運經時方達而朱清張暄出焉  
二人皆者皆瀕海之民歲漕各三十萬斛末年殆至三  
百萬斛而值風濤沈沒者歲不下三五萬計十四年改  
宣撫司為平江路總管府浙西路為浙西是屬江淮行  
省在四城四廂置錄事司以治之十七年宣慰朱清張

瑄等議海漕置倉於婁縣謂之太倉時海外諸番俱集  
此貿易亦謂之六國馬頭十八年陞平江路達魯花赤  
總管府二十四年宣慰朱清諭上戶開浚自婁門導水  
曰婁江以入於海水勢順下不致為害二十九年張暄  
次子文虎以戶部尚書領漕事始由海中大洋旬日能  
達直沽舵工篙師之徒從而紆朱紫者各以百數或交  
通海外諸番轉易以致巨富大德七年為吳也先構定  
遂遭竄殛籍沒朱清張暄二家之產當時嘉禾士人作  
朱張行以悲之今吳中朱張巷其故也三十年詔平江

松江等路修治湖泖河港凡九十六處用夫匠十三萬  
有奇三閱月而成成宗元貞二年陞吳長洲為上縣升  
崑山常熟吳江嘉定四縣為州而徙崑山州治於太倉  
大德二年立浙西都水監庸田使司於平江路專董脩  
築田園疏濬河道三年六月水次年又饑五年七月朔  
海溢颶風拔平江路治吳長洲縣治皆治空起空中乃  
墮是年又水十年五月水害稼七月大風海溢漂民廬  
舍十月吳江大水莫宗至治二年十一月大水損民田  
四萬九千六百頃三年詔開吳淞江乃濬大石以東諸

塘浦石浦在崑山東南上承吳淞故也秦定帝泰定初  
郡人周文英言水利首請濬劉家河以達吳淞江下流  
并請濬崑山嘉定之鹽鐵塘以通各邑塘浦達太湖之  
水不果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松江自黃浦口直至崑  
山新洋江江面闊十五丈先是吳江長橋以木為之至  
是判官張顯祖始釐以石開七十二洞以分水勢文宗  
天曆元年八月水二年吳江知州孫伯恭大脩石塘發  
運使趙賀葺吳江太湖石塘路以捍風濤風至順二年  
十月吳江大風雨大湖溢漂沒廬舍孳畜千九百七百

七十家順帝至正七年吳江州達魯花赤那海大脩石  
塘立石亭表曰至正石塘八年水十三年時崑山州無  
城僅有木柵臺州賊方國珍率海舟自劉河突犯州境  
殘破乃立水軍萬戶府兼定海靖海甯海三千戶所於  
城內明年國珍復來犯副萬戶董搏霄敗之十五年行  
納粟補官之令遣兵部員外劉謙賫空名告身過江南  
募民補官卽任民牧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而民間  
一無願者松江知府崔思誠曲承使命集屬縣豪右  
大姓列廷下不聞有粟與否輒施拷掠之具衆皆投淚

入粟且逼抑使就官惟平江監郡六十公不為使者威  
所怵乃力爭其不可闔郡得免於徵科崔聞之大慙十  
六年二月張士誠據平江自高郵來都卽承天寺為府  
第踞坐大殿射三矢於棟以識設學士員開宏文館以  
陰陽術人李行素為丞相弟士德為平章提調各郡兵  
馬蔣輝為右丞相居內省理庶務潘元明為右左丞鎮  
吳興史炳文為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郡州縣正官郡稱  
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稱府丞知事曰從事  
是年太祖遣楊憲通好於士誠其書曰昔隗囂稱雄於

天水今足下亦擅號於姑蘇事勢相等吾深為足下喜  
睦鄰守境古人所貴竊甚慕焉自今信使往來毋惑讒  
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留憲不報已遣使舟師攻鎮江  
徐達敗之於龍潭太祖遣達及湯和攻常州士誠兵來  
援大敗失張湯二將乃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石  
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觔太祖答書責其歸楊憲歲輸  
五十萬石士誠復不報徐達兵徇宜興攻常熟士德迎  
戰敗為前鋒趙德勝所擒士德善戰有謀能將士心旣  
被擒士誠大阻太祖欲留士德以招士誠士德間道貽

士誠書俾降元士誠遂決計請江降江浙右丞相達識帖睦迺為言於朝授士誠太尉官士德在金陵竟不食死士誠雖去偽號擅甲兵土地如故順帝遣使徵糧賜之龍衣御酒士誠自海道輸糧十一萬石於大都歲以為常二十三年九月士誠復自立為吳王尊其母曹氏為王太妃別治府第於城中以弟士信為浙江行省右丞相幽達識帖睦迺於嘉興元徵糧不復與當是士誠所據南抵紹興北踰徐州達於濟甯之金溝西距汝潁濠泗東薄海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以士信及女夫潘

元紹為腹心左丞相徐義李伯昇呂珍為爪牙參軍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主謀議元學士陳基右丞饒介典文章二十四年士誠遣左丞呂珍督濬白茆塘法甚厲民咸怨之時有華亭縣丞盛彥忠奉檄趨事撫民獨至以是其得輿頌遠近喧傳焉是年正月明太祖建國號曰吳三月定官制冬十月辛卯朔遙授廖永安平章乙未遙授廖永安為光祿大夫柱國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時永安被張士誠拘於蘇州守義不屈故有是命二十五

年冬十月伐張士誠辛丑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  
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  
步舟師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泰州等處上欲先取通泰  
諸郡縣剪士誠肘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  
十一月敗張士誠于宜興徐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  
守將俞同僉堅守不下時張士誠遣其左丞徐義由海  
道入淮援高郵義怨士誠以為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  
倉三月不進二十六年秋七月伐張士誠丁未上淮東  
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

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據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  
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良長對曰張氏宜討久  
矣然以臣愚之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  
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上曰彼昏淫益甚  
生蠱不已今不除之終為後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  
北之地皆為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况彼敗露  
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忘  
之時也其所任驕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  
徒擁兵眾為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參

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  
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上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  
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  
啓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曰惟神奉天明命主  
宰大江察監無私伐代天行令予生於濠梁乃庶民也  
曩因兵變遂列行伍繼為總戎歲月以來軍民既衆土  
宇益闢乃正王位建國曰吳立業江南拓土廣疆滅強  
暴之國恤兵養民除貪汙之政于茲十有一年矣今姑  
蘇張士誠處我東南之境數來生釁伏聞古今以來民

欲安聖人一民欲愁伯者多予之于張不可多事于民  
並立以榮其身必決雌雄以安民庶然而剖判在乎天  
用事在乎人其深淵巨峯淤淺河湖人力一時不能為  
者茲欲獎率舟師由毘陵之境委曲通道進入太湖與  
張氏決戰告神鑒知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  
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上御  
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  
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桀呂望佐武王以剪商皆  
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



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  
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十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  
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  
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  
西北連兩淮惟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  
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  
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邱  
壠毋毀廬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  
墓汝等毋忘我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

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  
成功為効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拜  
受命遂為戒約軍中事命一人給一紙既而上御西苑  
復召達遇春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  
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其將士撫其人民無  
妄殺戮有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上問諸將  
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泉臯者必覆其巢  
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宜直擣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  
郡可不勞而下矣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驕潘

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  
輩懼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  
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  
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兵移兵姑  
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上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  
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  
言上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  
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快快適來之謀戒  
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

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隨我計矣癸丑大將軍徐達等  
率諸將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己巳常遇擊敗張士誠  
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上聞之  
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士誠將  
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  
天瑞叛降于張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石  
承張天驥分兵三路以拒我師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  
陶子實當中路天驥自當北路同僉廣廣後繼達率兵進  
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常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

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黃寶王弼攻天驥達自中路  
攻陶院判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扼其城常遇  
春與黃寶戰寶敗走欲入城城下吊橋已斷不得入復  
還力戰又敗被擒并獲其元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  
張天驥陶子貴實皆不敢戰斂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  
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復四面圍之伯昇及  
天驥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其  
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德義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士誠又  
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占呂珍院判李茂及其弟  
五子號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之  
舊館築五砦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阡鎮  
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  
不敵皆遁去士誠壻潘元紹時駐於烏鎮之東為呂珍  
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鎮寨溝港絕其糧  
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于皂林之野  
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九月辛卯張士  
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  
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

勇士乘划船數百突之復破其兵擒志堅得衆二千餘  
人九月張士誠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右丞徐義至舊  
館覘形勢將還報常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  
陰遣人約張士誠弟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  
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出與潘元紹率赤龍  
船兵屯于平望復棄赤龍船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  
館常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  
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走散自是張氏舊館兵援絕饋  
餉不繼多出降七月廖永安卒永安廬州巢縣人少倜

儻以氣自豪江淮兵起與兄永甯結少年聚兵保鄉里  
從之者稍衆遂約束以軍法與俞通海等俱屯巢湖為  
水寨乙未夏五月與其弟永忠詣和州降遂率衆擊破  
蠻子海牙水寨于裕溪口六月引舟師從上渡江下采  
石進克太平以功擢為管軍總管丁酉三月除同僉行  
樞密院事累功陞同知樞密院事戊戌歲以舟師攻張  
士兵于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  
永安不屈遂拘囚之甲辰冬十月上念永安陷於強  
敵守義不辱遙授為平章政事封楚國公至是竟被囚

死上親為文祭之辭極痛後命配享太廟仍肖像祭於  
功臣廟八月再敗張士誠于湖州九月攻杭州克德清  
冬十月降王晟圍餘杭大敗士誠奔五太子十一月李  
伯昇出降湖州亦下圍吳江己丑徐達既下湖州即引  
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帥王勝降辛卯至吳江州  
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克餘杭下杭州李思忠  
以紹興降宋興以嘉興降攻姑蘇癸卯大將軍徐達等  
兵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擊張士誠將竇義走之康茂才  
至尹山橋遇張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瀆戰船千餘  
艘及積聚甚衆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進葑門常遇春  
軍虎邱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  
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  
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圍築長圍困之  
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  
樓每層施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震  
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  
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閶門水柵旁送達軍達  
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為士

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婁門張士誠出兵拒戰我武德衛指揮副使茅成戰成濠之定遠人性剛勇敢取贛州安陸襄陽秦州皆有功調征浙西克舊館至是圍蘇州戰婁門左費中义死先是楊國興從大將徐達取西勇敢當先所向輒克至是圍蘇州軍閶門累劄張士誠兵一夕兵自門突出亟率所部擊之顧一人在後弗前即斬以徇一軍股栗上聞而重之二十七年明兵圍蘇州益急士誠收合餘卒猶

背城拒戰遇春悉降其將士夏四月俞通海卒于平江先是通海畧太倉秋毫不犯民皆悅之偽元帥陳仁壽乘百餘舟遁入海聞通海威名皆還羅拜麾下願為編氓者數千人

大軍圍平江相國達檄通海以兵來會通海至桃花塢為流矢所中未幾卒五月移書張士誠徐達之圍姑蘇也上初不欲煩兵但因服之耳至是又久不下乃以書遺士誠曰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隋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亡愴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于

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  
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  
是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孤城  
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為天下嘆士誠不報六月己酉士  
誠被圍已久欲突圍決戰覘城左方見軍陣嚴整不敢  
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出西門欲掩襲我軍轉至閭門  
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與鬪戰  
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刺把都率兵千餘人助  
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

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  
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眾小却常遇春因  
率乘之眾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眾張  
士誠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倉夫善為盜者也士誠  
每厚賜之令被銀鎧錦衣將其眾出入陣中人不能測  
是日亦敗溺死萬里橋下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  
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  
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  
言客曰吾言為公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

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  
卒敗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  
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彀中死在朝  
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擊之東據三吳有  
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  
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  
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師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  
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  
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雖言亦不得聞

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  
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  
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  
下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  
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日士誠曰我亦甚恨無及然  
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  
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  
然徒自若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  
與江左之兵戰于姑孰廩於鄱陽湖友諒舉火欲燒



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  
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  
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失又失今獨守此尺寸  
之地誓以死拒然竊虜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  
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吾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  
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  
之義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况嘗許  
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  
復失何損士誠抑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

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  
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小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  
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  
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迫其  
城自是士誠不復得矣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  
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  
而死九月辛巳大將軍徐達克姑蘇執張士誠時城圍  
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  
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達令軍中架木若屋

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眾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晡時，張士誠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其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

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趨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遂自經死。士誠獨坐空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自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舁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同僉、高禮內史、陳基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

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建康叛將熊天瑞伏誅初達與遇春城破之日中分撫定先集將士申明上意令將士各縣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拆民居者死離營二十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遇春軍其右號令嚴肅軍士莫敢妄動居民宴然癸未姑蘇捷至上乃命中書平章胡廷瑞帥師取無錫州仍命大都督副使康茂才將常州宜興長興等衛兵繼之乙酉改平江路為蘇州府以何質知府事徐達遣人送張士誠至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而罵之上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士誠小字九四秦之白駒場亭民以操舟運鹽為業少有贅力無賴販鹽諸富家富家多陵侮之或弗酬其直弓兵邱義屢窘辱之士誠憤憤欲報其讐至正癸巳正月士誠遂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邱義及所讐富家焚其廬舍延燒民居甚衆自懼獲罪乃入旁近場招集少年謀起兵行至丁溪大姓劉子仁集衆拒之士義中矢死士誠益憤怒決戰

子仁衆潰入海遂乘勝攻泰州有衆萬餘克興化結寨於德勝湖四月元遣待制孫偽烏馬兒以萬戶告身招之士誠不受命五月攻破高郵入據之甲午正朔月朔自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祐元復命丞相脫脫臨兵討之久不下會元主以護解脫脫兵柄敗之于淮安士誠乘隙出兵奮擊元兵大敗乙未淮東饑士誠留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臨常熟丙申二月入據平江路改爲隆平府立樞密院建百司集兵旅以腹心之將徐義徐志堅典親軍李伯昇制軍事幕官韓謙錢輔黃參軍等任謀畧相與戮力遂南侵江浙至紹興北踰江淮至濟甯之金溝納款于元奉正朔元不得已拜爲太尉士誠雖假元名爵實不用其命立參軍府及江浙淮南二省歲甲辰僭稱吳王遣士信遷元江浙丞達識鐵睦邇於嘉興酖殺之遂縱肆專命擅官爵制度僭擬當是時浙西民物蕃盛儲積殷富士誠兄弟驕侈淫佚懈於政事又闇於斷制權爲文吏所竊然士誠遲重寡言欲以好士要譽士有至者不問賢不肖輒重贈遺輿馬居室無不充足士之嗜利者多往趨之及士信用事

疎間舊將奪其兵柄由是上下乖疑不肯用命凡出兵  
遣將當出者或卧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卽厚賜之始  
起任事至軍則載妓女歌舞日命游談之士酣宴博奕  
及喪師失地而歸士誠亦不問或復用為將其威權不  
立類如此此其敗也死時年四十七諸弟士德最優旣  
被擒死氣日以衰士信愚妄不識大體人頗嗤之士誠  
有二子皆幼城將破時其妻劉氏以白金遺乳媪令負  
二子逃民間不知所終士誠母曹氏亦頗有智數士誠  
稱王進號太妃死葬姑蘇南門外王師致伐時上預戒  
將士勿發其墓吳人感上之仁無不欣悅初士誠用事  
者黃參軍蔡參軍葉參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吳中  
童謠云黃蔡葉作齒頰一夜西風來乾鬣至是卒敗果  
如童謠云士誠旣死上謂羣臣曰張士誠吾本欲生全  
之但其為人剛悻無識天命予奪之際豈可以力爭吾  
初定建康各守境土未嘗有意攻伐彼誅誘吾將士自  
開兵釁戰鬥連年卒為我擒使其早能省覺外睦鄰國  
內撫百姓豈易破之乃驕自娛侈自娛不念民艱其下  
又無忠謀卒以為譎取敗其死也吾甚憐之羣臣皆稽

首對曰天生聖人智混一疆宇張士誠縱能以謹畏自  
保雖守此一隅終無所成冬十月徙蘇州富民實濠三  
十三年知州傑係係斯在崑山仿三先生之墓而表書  
表之三先生者曰王彥光墓在南郊新漕里李樂庵墓  
在圓明村劉改之墓在馬鞍山東齊殿奎為之記元平  
江路戶四十六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口二百四十三萬三  
千七百至元二十七年始括戶口至四十六萬六千百  
五十八戶僧道不與時崑山南人戶五萬有畸北人戶  
三百有畸至正二十七年常熟戶六萬一百九十四口  
二十四萬九百九十五明太祖洪武初詔修元史天下  
預徵聘者三十二人而蘇則高啓謝元懿傅則民杜彥  
正王常宗五人二年復四州為縣十一月賑饑賑應天  
蘇松杭湖諸郡貧民八百四十六人人給米一石綿布  
一匹十二月降戶部尚書為蘇州知府後戶部不得為  
蘇松舊制不然三年五月蠲逋蘇州丙辰免蘇逋州逋  
負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先是戶部奏蘇州所逋  
稅其官吏當論如律上曰蘇州歸附之附初軍府之用  
多賴其力今所逋稅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

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  
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六月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  
嘉湖杭五郡地狹民衆細民無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  
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  
民無田者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為已業官給  
牛種舟糧以資遣之仍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  
千餘戶十一月宴功臣戊戌上大宴諸功臣明日魏國  
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侍坐從  
容燕語上曰曩者四方紛亂郡羣雄競起朕與卿等初

起鄉土本圖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  
為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  
殘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鬥鬪  
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張士誠陳友諒  
尤為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  
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  
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  
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  
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士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

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  
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  
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  
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  
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  
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  
如志六年正月癸未蘇州知府魏觀行鄉飲酒禮於郡  
學其大賓為進士魏俊民介為先聖五十四世孫思調  
僕為推官口三芳三賓為范廷徵眾賓為邵元禮錢瓊

等十有一人次僕為知吳縣事曾黼知長洲縣事張翔  
而樂正以張由司正以滕權又特位三老人崑山周壽  
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九十有三歲林支友九十有  
二歲皆形充神完行坐有禮然後列坐八十以上者十  
有三人七十以上者六十有二人六十以上者四十有  
七人凡在位者之子弟侍立者二十有八人主賓僕介  
之贊相爵尊豆遵俎洗之勢事者咸具又別為教授位  
而吳縣教諭徐鼎崑山教諭陳口次之訓導十五人又  
次之長洲教諭周敏則以侍其父南老常熟教諭傅著



侍其父王皆降而北面立合鄉學及六縣弟子員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武僚佐之在位觀禮者若干人農工商賈遠近之觀者又以千計知府且七十而朱顏煥如獨出人表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其子槃侍立進趨中度禮明樂和衆以大悅既乃讀律衆復聳聽皆曰天下神聖援人於水火中而斯禮也身親見之幸哉越五日周老人還崑山知府躬出婁門之郊再拜以錢都人士觀者又慨焉以為幸見且曰明府之於人父兄也如父兄然吾於吾父兄宜何如君子以是知魏守觀之政興

孝興弟者蓋易易也五月長洲大雨雹七年二月癸亥蘇州府奏屬縣農民缺食上遣官命發太倉米賑貸之本府請用小麥上曰麥經年久恐有蠹腐宜以米麥兼貸之五月旱辛巳上聞蘇州府諸縣民饑命戶部遣官賑貸計戶二十九萬八千六百九十九計給米麥穀三十九萬二千一百餘石并以穀種農具等貸之上以蘇松嘉湖四府近年所藉之田租稅太重特命戶部計其數如畝稅七年五升者除其半以甦民力初官田入租民田入稅輕租重稅輕官田本非民有故不妨多入久

而官民田渾。但若干重而忘其非田矣。至後一均其輸而不究厥始，亦勢所不得不然也。太祖不問官民一概蠲其半仁矣。八年以揚州府之宗明縣來屬。九年開浚常熟崑山二縣港汊堰壩。十年殺蘇州知府金炯及戶部尚書滕德懋。禁蘇松人仕宦者，不得為戶部官。初金炯以全府稅糧官民田輕重懸殊，相去有十倍者，欲均為一則，以便輸納。革吏胥之弊，謀於德懋。德懋曰：「此誠救民要策。」君第上言。吾為君從中護行。炯乃建言：均由便宜數條，詔下戶部詳覆。德懋謂三吳民田稅輕，官田

稅重，其則有數十百條。小民懵於計籌，吏胥並緣以作奸。宜如炯言均之，便上留其奏不下，而使使察炯家。其所有民田少於官田，上怒。炯挾私自利，罔上不忠。卽郡城誅死。吳人咸嗟悼之。并下德懋獄，坐以盜用軍糧一十萬石，死於都市。德懋既死，上遣使覘其妻。妻方績麻於邸，使者告曰：「若夫盜糧十萬死矣。」妻曰：「是宜死盜國家如許糧，而不以升合歸贍老妻，其及固宜。」上聞之心惻，檢其腸，惟糲食菜茹，乃額曰：「清吏也。」綴其屍棺而歸之。十一年詔求直言。時海虞錢甦已免死歸，至是復詣

闕獻書言便宜事。至中書長揖不拜。丞相胡惟庸詰之曰。某未見天子。不敢拜。庸不悅。命查冊於後湖。半年不得進會。元幼主殂。太祖命作文祭之。多不稱旨。乃榜落示朝門。能撰文者予賞。而後湖餽餉者以告甦。遂草一通。自言於主者。以進。太祖大喜。立召甦問之。汝有才。何為隸。此役甦曰。中書命太祖曰。丞相不悅汝耳。欲官之。因以老母辭。太祖許之。乃曰。汝行為我告有司。明主在上。宜悉心奉公。毋虐吾民。亂吾法。自取誅滅。凡數百言。甦備書之以行。初至句容。直入公廨。誦其語。而退。次至

丹陽。知縣未辨其真偽也。設酒羈留。而飛騎以聞。上乃召二縣。并甦謂曰。吾令汝諭有司。而不與汝符。吾之失也。遂給牒付之。厚賞丹陽。而句容坐疏漏死。洪武末。年知蘇州府。蘇俗承元汰後。豪右居服。踰太祖峻灑。整齊之。誅夷狼籍。囂者或更持短長。賊譎鋒起。特稱難治。善洞曉政體。諳悉人情。弛張寬密。各協事宜。數延羣賢。詢求治道。商畧民生。休戚俗尚。瀉漓調劑。消息由是。吏民敦尚禮教。蘇治更為列郡最隱者。王賓獨居陋巷。善躬往候舍。車徒步叩門。賓問為誰。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

賓報謁望門再拜而退善趨迎之終辭不入又候韓奕  
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人不可得  
見者耶善又禮重俞貞本錢芹芹自守甚高善初願見  
不可得嘗以米饋貞本吏誤致芹旋覺其誤皇恐告貞  
本貞本曰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受米不辭者  
知太守賢也善喜訝欲往見使人通意芹對使者曰芹  
誠願見然芹民也禮不可往有如明公宏下士之風請  
候月朔胥會于學官善如期迎芹坐上坐延質經義芹  
曰公方有公事請姑舍是善竦然起敬卒問之芹出一

簡授善不答片語而去歸視之守禦制勝之策也惠帝  
建文元年燕王棣舉兵反北使日南善畫策勤王資芹  
簡為多是年長洲劉政以春秋發解能應天府時國家多  
難題試可以託六尺之孤考官方孝孺得其文驚歎曰  
此它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吾當虛左以處之常熟黃  
鉞舉湖廣鄉試二年庚辰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  
科左改禮科居職對駁無所顧避三年辛巳以父喪歸  
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弟之屏左右語曰北方不靖  
蘇常鎮京師之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此別何以教我

鉞曰三郡鎮江為要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頃見  
童俊奏事上前視遠而言遊此狡獪不可測蘇州守姚  
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然國家大勢不  
在江南待戎馬至此亦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善期戮  
力王室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誓必死國鉞守殯葛澤  
陂有御史按部常熟問黃給事中安在邑中無知其家  
者一老人居與鉞鄰引御史舟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  
竟日家人欲割雞具饌鉞驚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殺雞  
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四年春北師日促姚善

受詔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鉞鉞期  
襄事赴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六月棣兵渡江克京  
師棣自立為皇帝詔暴姚善臯狀收之時劉政聞方孝  
孺被誅國事已去悲憤不食大呼躍投絕脰而死先是  
棣兵既迫黃子澄走蘇約善航海善曰在公則可善守  
土之臣當與城存亡耳善督五郡軍馬至是未及戰麾  
下許千戶等縛善赴京磔于市時七月十日也善被收  
時黃鉞聞之慟哭絕食求死家人救免或傳善已歸命  
赦罪鉞復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之善事定

吾下報希直未晚也復稍稍食及善死報至鉞起登川  
琴川橋西向哭而祠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同許身國  
難君與希直同死義矣吾忍背義獨生乎祠畢紿家人  
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收善黨急訛言併  
戮鉞家族媼悉驚伏鉞故同業生楊福具衣棺晝夜泣  
橋側徧求其屍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容體如生慟哭  
拘持易衣冠成禮葬之成祖永樂元年命夏原吉治蘇  
松水患原吉治水奏畧云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  
湖常頗高環以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溪澗

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為浦港湮塞漲溢為  
害極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江諸浦導其壅滯以入海  
按淞江袤二百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  
海前代常疏之然當潮汐之衝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  
抵下界浦百二十餘里水流雖通實多窄淺從浦抵上  
海南踰浦口百三十餘里潮沙淤塞已成平陸濫沙淤  
泥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嘉定之劉家港常熟之白茆港  
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  
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

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旁有范家浜至南浦  
口可逕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浦以達湖泖之水此  
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每歲涸時修築圍岸以禦暴流  
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二年六月水復命原吉浚千墩  
浦至和塘安亭顧浦陸皎浦尤涇黃涇諸處四年五月  
敕鎮江蘇州鎮海金山建陽新安九江儀真高郵淮安  
安慶六安滁壽泗揚邳徐廬宣二十衛精選馬步軍一  
萬往廣西聽征安南九月賑饑戊辰賑蘇松嘉湖杭常  
六府流徙復業民戶十二萬二千九百有奇給粟十五

萬七千二百石有奇冬十月浚常熟縣福山塘計三十  
六里十二月浚孟瀆常州府孟瀆河閘官裴讓言河自  
蘭陵溝北至閘六千三百三十丈南至奔牛鎮一千二  
百二丈十丈年久湮塞艱於漕運乞發民疏治命右通  
政張連發蘇松鎮江常州民丁十萬浚之十三年旱吳  
江縣丞李昇浚震澤昇言蘇松水患莫甚於太湖欲洩  
太湖之水莫急於疏下流近時所疏河道歲久不免淤  
塞今觀常熟之白泖諸港崑山之千墩等河長洲十八  
都港泖及吳縣無錫等處近河湖河道皆太湖之下流若循

其故迹澹而深之仍修蔡徑等閘俟潮水來往以時啓  
閉庶免泛溢之患而民獲耕種之利從之冬十月免蘇  
州浙江等府縣糧烏十九年六月賑饑甲辰賑蘇州府吳  
縣浙江西安縣江西瑞昌縣飢民凡給倉糧萬一千八  
百石仁宗洪熙元年五月帝崩六月太子瞻基卽位閏  
月周幹奏減田租廣西右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等  
府巡視民瘼還言臣竊見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  
詢之耆老由官府弊政困民及糧長弓兵害民所致如  
吳江崑山民田畝舊稅五斗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

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其  
八也撥賜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  
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  
不堪况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  
不逃亡不可得矣又如杭之仁和海甯蘇之崑山自永  
樂十二年以來海水淪陷官民田一千九百三十餘頃  
逮今十有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常之無  
錫等縣洪武中沒入公侯田莊其農具牛車給付耕佃  
人用納稅經今年久牛皆死農具及車皆腐朽已盡而



有司猶責稅如故。此民之所以逃也。糧長之設專一催徵稅糧。近者常鎮蘇松湖杭等府無藉之徒營充糧長。專掊尅小民以肥私己。徵收之時於各里內置立倉囤。私造大樣斗斛而倍量之。又立樣米擡斛米之名以巧取之。約收民五倍却以平斗正數付與小民。運赴京倉輸納。緣途費用所存無幾。及其不完着令賍納。至有亡身破產者。連年逋負倘遇恩免利歸糧長。小民全不沾恩。積習成風以為得計。巡檢之設從以弓兵。本用盤詰奸細緝捕盜賊。常鎮蘇松嘉湖杭等府巡檢司兵弓兵。

不由府縣僉充。多是有力大戶。今義男家人營謀充當。專一在鄉設計害民。占據田產騙要子女。稍有不從輒加以拒捕私鹽之名。各執兵杖圍繞其家擒獲。以多槩快船裝送。司監收挾制官吏莫敢誰何。必厭其意乃已。不然即聲言起解赴京。中途絕其飲食或戕害致死。小民畏之甚於豺虎。此糧長弓兵所以害民而致逃亡之事也。臣等覆勘信如所言。若欲斯民各得其所。必命所司將沒官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照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水淪陷田地與農具車牛無存者悉除其

稅如此則田地無拋荒之患官府無暴橫之徵而細民  
得以安生矣乞禁繳約糧長不許置立倉囤私造大樣  
斗斛止是催徵毋得包收攬納巡檢司弓兵從府縣僉  
充將僉過姓名榜示以革其弊民人出入不許帶伴當  
五人以上乘四櫓多漿船隻如此則糧長無侵漁之弊  
豪強無暴虐之毒而細民安業矣此事雖小而為害實  
大不特此也豪強兼并游惰無賴之徒為民受害者尤眾  
究其所以亦由府縣官多不得入乞敕所司慎選賢才  
授守令之任撫字存恤仍命在廷大臣一人往來巡撫

務去兇頑扶植良善而後治效可興也上命行在戶部  
尚書蹇義與戶部兵部同議行之明初吳江縣民謫衛  
所軍者凡八千二百七十二名其有故疾及逃而營無  
丁者例行原籍取其子弟若孫補之宗宣宗宣德三年  
二月清軍甲寅行在都察院各道及六科具所舉清理  
軍伍監察御史給事中姓名以聞命御史李立給事中  
孫確往鎮江常州蘇州松江於是兵部發軍衛每歲所  
具軍之故疾及逃名籍下蘇州府府委同知張徽清解  
徽刻深敢忍所治皆窮竟根柢凡戶絕無丁者能同姓

昆弟之子孫雖越在他籍亦百計文致之期於必得同  
姓盡則女壻女壻盡則軍產有即佃田不及晦而繼補其  
役者甚至為軍胎民籍之名謂軍丁死妻更適他人家  
所生也巧誣深詆一切陷入無得脫者所至擇豪敢吏  
為耳目爪牙專任勢作威交通請謁縣有舊張主簿者  
其魁也調奉惡用並緣為姦利又峻匿報法軍丁扶同  
不能解補能解補不至衛者糧里長老人以下至書錢鄰人  
能者皆連坐有一家而累數十人充軍或死杖下者每  
引審則謂曰爾欲作軍乎作鬼乎其人稍自辨立糜爛

庭中由是無曲直皆望風誣服退而自經於林木者相  
望也民搖重足手重足噤不敢出聲哭當其來時必即  
死者當大雪道上累累然如墩者皆屍也又以縣當要  
要衝多達官往來恐不便其所為乃住同里鎮縣官及  
吏忤空一縣從之所殺則立命相驗移府嘗出告諭吏  
民曰敢有違者罪在必死迹其心甘於任縱無忌憚若  
此縣民被寃為軍者總四百七十三名而被殺者不可  
勝計以一府七縣計之則其數愈多矣六月大水行在  
戶部尚書夏原吉奏主事孫冕自浙江還言蘇松嘉湖

杭諸郡今夏苦雨江水泛溢田稼多滄沒上命卽遣人往與大理卿胡槩周視水災之處以聞又謂原吉曰水旱為災所係甚大卿有所聞當悉為朕言之八月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林文秩言蘇州府吳江常熟等松江府華亭縣久雨山水衝決圩岸滄沒田苗命行在戶部驗數蠲租冬十月作銅課乙未巡撫蘇松等處大理寺卿胡槩奏各部累差郎中主事等官催督蘇松及浙江諸郡造紙買銅鐵等物今年蘇松及紹興等府水滂民飢乞停買諸物所差官員悉取回京上命六部除軍需所

用外餘悉停止所差官各令回京十一月後七浦中書舍人陸伯綸言蘇州府常熟縣七浦塘與楊誠湖連接東西相距百里灌溉常熟崑山二縣田計納稅糧二十餘萬石七浦塘因潮往來河港淤塞水不通流致連年禾稼枯瘁無收乞令受利人戶出力開浚從之十二月內使分巡丁酉敕行在錦衣衛指揮任啓參政葉春監察御史賴瑛同太監劉甯往鎮江常州及蘇松嘉湖等府巡視軍民利病殄除克惡以安良善凡軍衛有司官吏旗軍里老并土豪大户積年逃軍逃囚逃吏及在良

善官久役吏卒倚恃豪強扶制官府侵欺錢糧包攬官  
物剝削小民或藏匿逃亡殺傷人命或強占田產人口  
或污辱人妻妾子女或起滅詞訟誣陷善良或糾集亡  
賴在鄉劫奪為軍民之害者爾等即同大理寺卿胡榘  
體審的實應合擒拿者不問軍民官吏即皆擒捕連家  
屬撥官軍防護解京有不服者就本都司及所在衛所  
量遣官軍捕之仍具奏聞爾等尤宜公勤廉慎夙夜盡  
心以付委任毋徇情枉法縱釋有罪濫及無辜并遣敕  
諭

榘五年夏六月癸亥陞行在禮部郎中況鍾和蘇州府

事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  
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恆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內官  
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採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  
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守亦時  
訶責不貸也其他經過內宦尤橫至縛同知卧於驛邊  
水次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為常會知府缺人多薦  
鍾先是上聞除郡守悉由資格多不稱任甚至有貪黷  
暴刻者至是行在吏部奏郡守闕九員上命行在兵部  
都察院堂上官舉京官之廉能者擢用之於是吏部尚

書養義等舉鍾而楊文貞公亦以鍾薦公知蘇州有內  
官難治請賜詔書以行上乃擢鍾知蘇州俾馳驛之任  
賜之敕曰國家之政重在安民安民之方先擇守令朕  
臨御以來孜孜夙夜以保民為心而比歲田里之民鮮  
得得其所究其所自蓋守令匪人或恣酒貪刻剝削無  
厭或闖茸庸懦坐視民患相為蒙蔽默不以聞致下情  
不上通上澤不下施□□□□等以郡寄夫方千里之  
民安危皆係於□□□□心以保養為務必使其衣食  
有資禮義有教而察其休戚均其勞逸興利除弊一順

民情毋徒玩愒毋事苟簡毋為權勢所脇毋為奸吏所  
欺凡公差之人有違法害民者卽其實奏聞所屬官員  
人等作奸害民卽提解赴京爾亦宜奉法循理始終不  
渝庶副朕之委任欽哉下車之日首謁一勢闖於驛亭  
拜下不答鍾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旣就坐  
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押其後  
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  
縣主簿吳清况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  
我主簿縣中不要力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為設

食而止。於是終况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羅內官之患。之任未幾，上奏曰：臣自上任以來，每遇出入，則蘇人攜老扶幼，填塞道路，號哭呼天。臣問其故，皆云：祖父以來，素非軍籍，先被清軍同知張徽橫加誣枉，逼令認軍。使子子孫孫永淪軍役，無出期。臣令其入狀，通一千二百九十七名，行屬勘結，續據屬縣開申，俱稱各人有雖與故軍同姓，而分析在前，充軍在後者，有娶軍女為妻，而非同居共籍，有佃種軍人田地者，有母雖軍妻，改嫁民間，後夫所生，而非故軍遺腹，年月可考者，即身為里役，而所報軍丁，不曾隱匿者，皆被清軍官拘於文法嚴刑，逼認而各該屬里，斬在免死。順指曲從，各人委係民籍，不應繼補。臣伏覩聖朝所頒軍政條例，別無同姓異籍，及異姓各居繼補之文。至於佃種軍田，後夫產子，尤理之所無。謂者，今用事之人，舞文法外，不擇當否，悉驅羅網而駢駕之，其意以為國家益數千百輩，殊不知事體非宜，為國生怨，其失尤大也。十二月，鍾奏長洲等縣民朱阿狗等二千二百一十人，告言前蒙清理軍伍而同知張徽承順御史李立之意，凡軍伍已絕者，務令推尋。

同名同姓及踈遠族屬拜承繼產業之人補役加以酷法勒令充軍比之所降軍政條例實為冤枉又累奉勘合發回陳阿多等六百八十二人所告亦同及與覆勘多係另籍民力如蒙別遣公正御史給事中重與審勘果是軍者仍發充軍否則改正為民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朝廷愛恤軍民本同一體刻薄之輩徇私妄作以致紛紛如此於是敕巡撫京畿刑部右侍郎成均勘覆相同造冊奏繳兵部議以各軍例該放免第食糧年久止終其本身死不勾丁而吳江縣得釋三百五

十二名閏月蘇州府奏宣德元年至四年所欠秋糧乞依洪熙元年例折收行在戶部言蘇州自永樂二十年至洪熙元年欠糧三百九十二萬石有奇宣德四年九月蒙恩寬恤令折收鈔及布絹至今未足若又准所言該糧七百六十餘萬石國家用度不足宜遣人同侍郎周忱嚴限催徵并逮問其官吏上曰蘇州糧多固難辦若罪其官吏則事愈廢但可責限催徵其折收再議七年蘇州府知府况鍾言治水詔巡撫應天等府工部侍郎周忱與鍾治之鍾治水奏畧云蘇松嘉湖四府其湖



有六曰太湖龐山陽沙湖城沙湖昆承尚湖聯屬廣柔  
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縣婁  
江卽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縣白茆港永樂初特命工部  
尚書夏原吉疏浚水不為患今年久淤塞一遇久雨遂  
成巨浸田皆沒溺民不聊生國賦無辦乞遣大臣董  
督各宦官於農隙發民疏浚庶一方永賴矣九年毀蘇  
松民私築隄堰

吳郡通典第四終

吳郡通典第五

英宗正統二年郭南浚七浦塘四年七月大風拔木穀稼八月水溺死男婦甚衆吳縣施槃廷對擢第一先是巡撫侍郎周忱知府况鍾遷建縣學夏蓮生泮池一莖三花是年學之士學者三人槃連登第魁天下吳中士大夫爭紀以詩焉五年周忱浚崑山縣顧浦常熟縣奚浦時周廷臣奏命忱兼總水利許以便宜處宜置忱檢視嘉定吳淞江直流百餘里東連大海西接太湖而北平坦滋生草蔓民因開墾成田江水壅塞不能通流乃

親往江上立表於地江心督民挑修顧浦自是水河疏洩六年春正月况鍾復為蘇州鍾治有惠政至是九載任滿當遷將去郡耆老軍民欲畱者八萬餘人歌曰况青天朝命宣宣早還又曰况太守民父母願復來養田叟又二萬餘人趨巡按御史張文昌處陳其能抑強扶弱乞畱復任文昌以聞遂命鍾復任陞三品俸焉三月防海庚子命出直隸蘇州府官廩米二萬石造備倭船八月直隸蘇州府屬縣水災民饑有司發官廩米四十萬五千餘石賑貸之七年周忱復浚蘇松二府沿海

諸河是中吳中大水七月颶風忱奏請量留官糧府一  
二十萬石縣五六萬石賑濟并增低圩岸塍浚金山衛  
獨樹營劉家港白茆塘沿海各河八月更役辛丑命蘇  
松常嘉湖杭六府糧長歲一更之從監察御史柳華奏  
請也八年九月焦宏請稅商材先是戶部右侍郎焦宏  
言浙江及蘇松沿海衛所脩造備倭船皆官軍采木經  
歲未完誠誤急用臣聞永樂間溫處等府商販竹木杭  
州府稅課司抽分俟用後止收鈔以故修船料物皆官  
錢買用不足復徵諸民民既納糧復加以此實不堪處

乞敕該部計議仍令抽分遇有船蔽卽以所需支給庶  
民無科擾事下工部移文巡撫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  
及浙江三司勘其利否至是報宏言誠便從之九年二  
月蘇州府奏本府屬縣俱被水災乞將今年起運秋糧  
存留三十萬石給貸饑民庶免餓殍流移上命戶部酌  
量以聞十一月大水巡按直隸御史李奎奏蘇松常鎮  
四府今年七月大風拔木洪水衝塌公私廬舍居民溺  
死者千數禾稼盡被滄沒糧草無從辦納上命戶部覆  
視以聞十年秋七月周忱奏南直隸并浙江蘇松嘉湖

等十四府州九年水災無徵糧米共四十九萬三千五百六十三石有奇上命戶部驗實蠲之十二年夏四月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蘇州鎮海二衛被災秋糧子粒八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餘石草二十一萬六百三十餘包九月己亥直隸揚州蘇州諸府各奏夏旱苗枯禾稼無收人民饑窘應徵糧草辨納艱難上命戶部遣官覆視以聞冬十月直隸蘇州府奏本府所屬七縣并各衛所文武官軍俸糧歲支米二十餘萬石近戶部擬定存留不及七萬石支用不敷乞將原定解京折色糧內

改存備用下戶部議存十萬石從之十三年八月免應天蘇州等五府南京錦衣等三十四衛去年被災秋糧子粒五十五萬四千七百餘石草二十三萬五百餘包十四年正月六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關開闔數次又共沈於水起復鬪踰時乃止景帝景泰二年夏五月召周忱還周忱李敏代之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鑑等官奉奏奉命赴蘇松等府查追尚書周忱遞年妄費錢糧緣今青黃不接之時糧里之家消乏者多該追糧者一人無慮千百石各訴不足願折納銀每一兩作四

石免致糴運奏下戶部請准其言或有願納綵緞者每  
疋折米十石亦聽其便從之禮科都給事中金達奏江  
南錢糧先被巡撫尚書周忱通州官吏侵盜花費動踰  
萬計今事敗露乃於民間追徵小民受迫鬻妻賣子而  
忱猶任巡撫之寄彼受誣累者能不切齒耶願取回京  
忱回京以明黜罰之公少慰愁怨之望從之乃陞應天  
府尹李敏為戶部右侍郎代周忱巡撫賜敕戒其凡忱  
所行法果有便於官民者不必輕易但痛革其為弊之  
人遣戶部主事黃琛王澍監察御史李鑑往蘇松嘉湖

常鎮等遺<sup>府</sup>遣徵尚書周忱所費糧以數十萬計皆遠年  
耗用於見在官吏糧里追陪給事中御史請暫停止戶  
部尚書金濂執奏不從忱自陳云臣先總督各府糧見  
彼處大户不肯納糧里甲逼徵小民倍出加耗代其遠  
運以致連年負欠臣遂於宣德八年春赴京議將加耗  
并遠運脚費襯倉作囤蘆蓆稻草並易錢入官臣見各  
府或遇賑濟饑荒補納遭風失盜糧米買辦納官絲絹  
修理舍廨廟學構造文冊及水旱祈禱管糧官無馬騎  
坐俱科於民於是將所緣奉宣宗皇帝并太上皇帝敕

諭許臣便宜行事。以此支用不復具聞。今因民人彭守學奏戶部差官勘出前項過徵妄費錢糧致被十三道糾劾實臣出納不謹罪重邱山死有餘辜禮部尚書楊甯亦言忱通同吏妄費錢糧罪乃在忱而糧於民間遣徵民何以堪况差去官惟務催科不為究實如千石造橋與准數百石萬石蓋寺與准數千石餘皆追還至有拋棄產業挈家逃竄者如此逼民幾何不至相聚為盜伏望聖恩准勘正統十四年以後侵欺者徵納以前者蠲免詔從之。召回琛澍鑑令巡撫侍郎李敏俟成秋成

追完果追陪納不前者已之既而六科十三道復劾忱自陳不實觀其意似謂正糧既久完餘糧已應得花費此老奸巨猾之所為情實難恕乞治其罪詔以忱年老真不聞八月命工部尚書周忱致仕先是從禮科都給事中金達言召忱回京至是召至故有是命九月工部尚書周忱已致仕御史李鑑等取回至京具疏忱通姦民作弊狀且言忱罪不可恕豪民盜官錢糧不可免徵於是六科給事中復劾忱總督直隸蘇松等府錢糧累容豪猾之徒作弊侵盜動以萬計而忱之弟男子姪各

於原籍吉水廬陵二縣廣營廉產業上馬納草榮受冠帶皆忱姦貪所致臣等已嘗共劾其罪皇上未卽加誅但令御史等官查勘侵盜情由令今御史李鑑等查理追徵將完又蒙取回使忱得以倖免伏望皇上處以大義斷以至公將忱提問如律革去冠帶為民其豪猾之徒作孽侵盜就於名下追徵侵盜之義數庶昭公道以戒貪污帝諭之曰朕臨大位以來每以寬恤之心優養軍民忱等所犯俱在赦前不必追究御史查理錢糧已追在官者戶部處置未追者不須追迫三年十二月太

子太保兼戶部尚書金濂等奏京畿天下之根本非兵戎無以壯國威非銀糧以資國計比年以來邊方多事國用浩繁兼以水旱相仍軍民賦稅連年寬貸京倉儲積既供京師又給邊餉支費屢增於往昔貢賦漸減於常年王制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是誠不可不慮也臣等竊見北京八府山西河南山東民多凋弊四川湖廣兩廣福建民亦艱食惟浙江江西直隸蘇松等處古稱財賦淵藪乞敕此數處巡撫并三司衛府於所管官員及有力軍民之家其選六千名每

名備米或麥四百石或粟米五百石運赴通州上倉以  
佐國用給冠帶以榮終身仍於本里立坊旌之庶幾尚  
義者多儲積日富命量定米數出榜招納其不願者弗  
強五年正月大雪連四旬凍餓死者無算七月又大水  
滄沒田禾經久不退巡撫李敏與知府汪濬議開浚白  
茆等塘以洩之許躬往常熟相視時久不疏浚壅成隄  
堰近民耄倪皆臥泣其上以求免言一開浚則堰下之  
田亦就之浸矣許不許遂挑浚青墩浦橫厯塘以通白  
茆塘開三堰引水通鮎魚口仍去海口淤塞千餘畝於

是水河歸海英宗天順四年三月蠲租免直隸蘇州等  
府屬并鎮海等衛所秋糧屯糧共四十三萬八百八十  
餘石馬草一十三萬二千六百餘包初巡撫南隸左都  
副都御史崔恭奏覆視松江蘇州二府所屬去年民田  
一萬八千九百三十頃有奇早傷無收秋糧四十一萬  
三千七百一十三石馬草十三萬一千六百二十包上  
命戶部豁除之七月水蘇州府奏四月五月陰雨連綿  
江湖泛漲麥禾俱傷令所司覆視以聞降翁世賢為知  
府初上欲命中官往蘇松杭嘉湖五府於常額外增造



練段七千匹工部奏其處巧匠多赴內局且絲料有限請減增造之數以甦民困上怒訊其主意者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俱稱出於世賢上曰世賢欺公要譽錦衣衛其收鞠問榮等姑宥之既而世賢俱伏請罪送刑部論贖徒贖既遂降工部右侍郎翁世賢為湖廣衡州府知府冬十二月釋徐有貞還里前三年有貞為大學士石亨等譖之下獄未幾釋之出放於金齒為民至是石亨已敗帝謂李賢曰有貞何大罪為石亨所陷耳乃赦之使原籍蘇州居住五年七月海溢崑山人溺死甚眾

憲宗成化五年吳縣知縣樊瑾浚九曲港瑾以太湖近胥口處凡呂山周山東陽梅舍等處人出入經此屢遭覆溺本地民言香山西南有九曲港者淤塞已久浚之可避湖險於是重加開浚共三千八百餘丈八年浚吳淞江東自嘉定縣徐公浦西至崑山縣夏界是年常熟麥秀兩岐十一年築常熟縣尚湖西北趙段圩田圍十四年詔巡撫都御史牟俸領蘇松水利事俸言蘇松與浙西各府頻年旱澇緣周環太湖乃東南最窪地而蘇松尤最下之衝故每逢積雨眾水奔潰湖泖漲漫滄沒

無際按太湖卽古震澤上納嘉湖宣歙諸州之水下通婁東吳淞三江之流東江今不復見婁淞入海故跡具存其地勢與常熟福山白茆二塘俱能導太湖入海使民無墊溺而土可耕種歷代開浚具有成法本朝亦嘗命官修治不要得其要而濱湖豪強盡將淤灘栽蒔為利治水官不悉利害率於泄處置石梁壅土為道或慮盜船往來則釘木為柵以致水道湮塞公私交病請擇大臣深知水利者專理之設提督水利分司一員隨時修理則水勢疏通東南厚利也帝卽令倅兼領水利聽

所浚築功成乃專設分司十九年太監子敬以來買藥材書籍至江南官司望風迎合敬恃其權奸大肆厥惡及於士類以子平遺集要三學筆錄多至千餘卷諸生已錄數百帖與之矣時近秋試復以紙牌呼集諸生諸生不往敬怒使人督促三學之官學官不得已率諸生往見於姑蘇驛敬時坐堂上其副王臣立其旁敬見諸生至責曰何不肯寫書衆合詞對向來已寫訖敬曰昨日飯今尚飽耶遂欲笞學官諸生乃大譟呼其在門下者皆入指敬面而罵之敬起復坐不能進退荒忙失措仰面

偃背於座上聽其罵其部下軍校執杖擊諸生走出驛門遇市新二東各執之反擊軍校皆散走王臣知不敵遁入舟中衆逐之孝宗宏治元年工部尚書李充嗣浚白茆塘帶理蘇松水利浙江僉事伍性浚蘇松二府江浦二年蘇州通判張旻疏鹽鐵塘四年八月水六年蘇州府水利通判應能浚府城內河七年海溢平地水五尺沿江者一丈民多溺死八年提督水利工部左侍郎徐貫開浚蘇州府河港是時吳中連遭水患廷臣言當浚疏浚水道七月貫奉命與從事行主事祝萃會同巡

會同巡撫都御史何鑑知府史簡尋訪水道通塞之由以吳江萬六千人開浚長橋水竇及諸芟蘆地疏太湖之水由吳淞江入海以長洲吳崑山常熟嘉定等縣十萬五千餘人開浚白茆港并斜堰七浦塘共二萬四千餘丈又東開鹽鐵塘西浚尤涇民夫皆給口糧自是諸涇港皆由白茆達海當貫初奉命奏以主事祝萃自隨萃乘小舟究悉原委貫乃令蘇州通判張旻疏各河港水潴之大壩旋回開白茆港沙面乘潮退決大壩水衝激之沙泥刷盡潮水蕩激激日益濶深達湖無阻又令浙

江參政周季麟修嘉興舊隄二十餘里易以石增繕湖  
州長興隄岸七十餘里是役也修浚河港涇瀆湖塘斗  
門隄岸百十五道役夫二十餘萬祝萃之功多焉九年  
提督水利工部主事姚文灝築沙湖隄文灝見沙湖風  
浪頗惡且多盜賊傍湖築夾隄橫截其中廣三丈袤三  
百六十丈至十一年功垂成灝以疾去後任郎中傅潮  
始克成之十年姚又濬至和塘及七鴉浦復開鹽鐵馬  
沙等塘是年割崑山常熟嘉定三縣地置太倉州仍屬  
蘇州府凡領州一太倉縣七縣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  
嘉定崇明十三年巡撫都御史彭口命府通判陳暉浚  
太倉州北湖川塘延袤九萬七千一百尺有奇浚自徐  
昌橋至金雞口八萬五千一百尺入崑山西段又六十  
丈面廣百尺底廣四十四丈深九尺祝允明為之記十  
八年修築常熟縣塘壩自尚河口抵江及黃泗等浦新  
莊等河凡三十餘處武宗正德六年提督水利都御史  
俞諫命崑山縣知縣方豪相視昆承陽城二湖舊額七  
年諫請留關稅以浚白茆港其疏云國家財賦所出多  
仰給於直隸之蘇松常鎮及浙江之杭嘉湖七府近年

以來屢被水災園田滄沒命臣前去會同巡撫都御史  
張鳳親詣其地逐一踏勘以次興修臣即徧七府所屬  
地方相形度勢尋源沂委而有以知東南水之大畧矣  
蓋太湖受廣德漂陽宣歙常鎮杭湖諸州之水匯為巨  
浸廣袤三萬六千餘頃東溢為濫澱山昆承陽城巴城  
諸湖由三江入海而湖之行溢則流注於蘇松列郡之  
間昔人以環河地卑築圍防以禦水名曰圩田沿海地  
高開涇浜以通灌名曰坦田圍防通灌之利興而田稱  
沃壤賦甲天下矣自吳江長橋輓路作而湖之咽喉失

其利自海塘南障三江北折而湖之尾閭失其勢失利  
失勢能無壅溢之患乎昔人開龍溪七十二漚荆溪百  
瀆以疏上流開松江十八港常州十四瀆崑山常熟三  
十六浦并福山白茆港以洩下流又有塘以行水有渠  
以均水有限以捍水有漚以瀦水大小縱橫聯絡通貫  
皆所以利圍防資灌溉決河太湖滙潦而達之江海也  
然不能不賴於修浚之功故當時都水有益營田有使  
開江有卒撩淺有夫隨時浚治一方賴焉近年以來水  
患相仍水利無官經營圍防湮沒涇浜壅滯上流如諸

漚百瀆下流如三江諸浦率極淺淤以及昆承陽城諸湖為太湖之所瀦蓄者又被居民圍田侵占日就窒塞遂使水無止宿潦則難洩旱則難灌一方之民坐受其弊公私困乏莫甚於此是宜有以來該部修復之議厘九重宵旰之憂也然其間有壅塞之甚力役之殷者如如崑山縣吳淞江王至和塘常熟縣金雞瀆福山港太倉州楊林塘湖川塘楊家坵浪港大半涇張浦塘薛涇塘北海岸嘉定縣練祁河吳江縣長橋輓路內外河華亭縣官路港運鹽河陳村塘王家港都臺浦馬官浜上

海縣馬路塘劉家河武進縣桃花港溧溇子港古塘涇洞子河利大河江陰縣石頭港利港新溝河宜興縣百瀆烏程縣大錢口小梅口等處皆工費浩繁合用夫力各以數千百萬計而費之最大者莫如白茆港查得白茆港開自偽吳張士誠橫廣三十餘丈長亘九十餘里藉以宣洩湖瀆通引潮汐以備旱潦為一方之利迨入國朝尚書夏原吉侍郎周忱相繼浚治宏治七年水患命工部尚書徐貫大加開浚僅得一通尋復淤塞嗣是弗葺隱隱然成隄矣臣往來海濱徘徊其所兼得所以

塞之之故蓋是港勢趨東北吞逆海潮其入處為橫沙  
所梗承納處為新田所礙中流又為鹽鐵橫厯諸河分  
流減勢居三之二而潮汐泥沙一日再至港之命脉迂  
曲微緩不足以衝滌之遂停積壅滯日就淤塞亦其勢  
有不能有不不然者今不避橫沙疏障礙均別派牽  
迂從直則隨浚隨塞蹈前日之覆轍矣臣看得是港離  
海約十五里許旁有姚家浜者舊聞開通灌枝河也東通  
小河漕六尺溝至陶涇入海其地形頗下其勢趨東南  
頗順其水道視舊港頗徑直其去橫沙亦遠若因而廣

之深闊與白茆稱復疏通障礙分決中流會趨駛疾計  
必可以滌潮沙而垂久遠此議一出皆以為然隨督同  
委宦逐一勘量得是港自常熟東倉至姚家浜深淺不  
等共一萬三千五百八十丈面闊一十五丈每丈用夫  
七名計用夫九萬五千六十名自姚家浜至陶涇口長  
二千六百五十丈闊三十丈深一丈五尺每丈用夫十  
五名計用夫三萬九千七百五十名通計夫一十三萬  
四千八百一十名約四十日而成每夫每名工食銀二  
分共該銀一十萬七千八百四十八兩築壩置閘該木

石灰鐵料銀一千餘兩該開壞民田二十餘頃查有新漲沙田撥補遷改民居墳墓百十餘所官為給助民亦願從欲便起工開浚但查蘇松等府倉庫皆虛見在堪動官銀不過四千餘兩况地方人民連遭灾疫逃亡數多凋瘵之餘瘡痍未復今雖歲雖得稍改中間尚有包賠荒棄之累加以數年逋負追併一時若又重加前役派取前費不無逼民失所致生他患臣等酌量緩急備行各屬委官先將高鄉淤塞涇漕浜淩低鄉坍没圩岸隄防逐一查勘照田多寡分派丈尺督令得利之人趁

時浚築及將前項諸濶百瀆江塘河港以次開浚隨宜修舉其白茆港等欲候下年農隙興工緣前項工費無從措辦查得蘇州府庫見有戶部委官收寄解滸墅鈔關正德六年春夏秋三季船料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九兩九錢三分冬季并正德七年四季船料約有一萬三千餘兩及兩浙兩淮運司俱有存積官鹽等銀伏望陛下特敕該部從長議處將前項二年鈔關已未經收料銀照數存留仍於淮浙運司查給官銀以充前項工食之費數內不敷於蘇松等府徵收正德六年分免剩



餘數內量支補助工完之日通行造冊奏繳十三年大  
雨彌月漂溺室廬人畜無算五月癸丑常熟俞野村迅  
雷震電有白龍一黑龍二並乘雲口吐火目睛若炬撒  
民居三百餘家吸二十餘舟於空中舟人墜地多怖死  
是夕雨如注色赤五日乃止是歲饑十六年巡撫李充  
嗣與分督水利林文沛開白茆塘及尚湖昆承陽城等  
湖支河一十九道凡四閱月而成世宗嘉靖元年李充  
嗣復浚吳淞江自夏駕口至龍王廟舊江口八月大水  
林文沛開蘇州府塘港河浦文沛檄吳縣開光福塘胥  
口塘以洩太湖之水入於婁江吳江縣開王家港東莊  
港方家港白浦港倒關闕港夏姚河盛市港南盧港以  
通富陽天目嘉興諸水歸太湖出白蚘江入澱山湖太  
倉州崑山縣開楊林河以洩陽城湖水達於海崑山  
縣開南大虞浦以洩陽城湖水使入婁江常熟縣開  
市河梅李塘福山港以疏昆尚二湖之水注於楊子江  
開鹽鐵河以疏白茆支流嘉定縣開鹽鐵河塘各入於  
海又與崑山上海縣一同開吳淞淤淺處使澱山等湖  
之水由是入海十一年大理寺左丞周鳳鳴條上水利

六事一曰復專官以圖責成蘇松府州縣正官職守煩  
重治農佐貳事權既輕必須專官督理復宏治年間事  
例或主事一員或郎中一員或副使一員專一督理特  
敕巡撫加意提督照都御史俞諫事例簡命素有才望  
大臣假以事權寬其期限務令興修果有實效回京復  
命二曰疏海口以導下流臣惟治水之法必下流通利  
為先近歲尚書李充嗣浚白茆港以入海而白茆之水  
尤為駛急實惟吳中之利但白蘄新浚之時工程甫  
畢潮汐驟至原留港口堰壩一時開浚不及數年以來

渾潮日淀積有淤河沙橫障海口以致上流勢緩日漸  
阻窒必須設法疏浚仍查撥導河撈淺等項夫役隨潮  
埽滌務使海口常通則吳中水患自少矣三曰浚支河  
以修圩岸臣惟吳中之田近河沿江地皆卑下平時積  
水已多一遇久雨眾水畢集常有水患近山沿海地皆  
高阜不能引江湖之水以資灌溉常有旱災昔人治高  
田之法有塘有漚有潭凡瀦水以灌田者皆是也其治  
低田之法則繞田四圍築隄謂之圩圩者圍也內以圍  
田外以圍水蓋低鄉支河之水容受眾流比田反高若

非圩岸以圍之則蕩然巨浸遂不可田故低田賴圩岸  
甚於都邑之賴城池也吳中賦稅歲多逋負固由災傷  
不可盡誅之天時亦由人力未盡正謂浚支河修圩岸  
是也近歲既浚吳淞白茆以洩震澤之水為今之計必  
須開浚支河積淤之土因以修築舊坍之岸圩務令堅  
實高原足禦湍急之流實今日水利第一切務也四曰  
虛長橋以決壅滯臣惟吳江有長橋其長數里橫跨震  
澤東南之濱舊本木柱駕橋以通陸行疏徹河水衝激  
三江之潮淤以入海元季易以石橋為洞門一百五處

迄今二百餘年石橋漸淤止有三四洞門可通舟楫其  
餘芟蘆叢生漲為平田遂至水勢轉於東北以入海上  
流愈狹狹則水勢愈遏下流愈遠則水勢愈緩必須從  
長勘處重加疏浚為一勞永逸之計此實決壅之一滯  
之一策也五曰均夫役以便貧民臣惟吳中水利固惟  
浚支河脩圩岸為急究其本原則支河淤塞由圩坍損  
由人力怠惰而怠惰之弊皆由小民佃種大戶之田謂  
非已業大戶止圖取租彼此耽悞更不葺理今欲興脩  
水利必先飭惰勸農若使夫役不均益滋民害合無一

應築圩工程簡易就於本圩有田得利人戶不分官民一體計畝起撥若工程浩大通融處置官為僱募亦不得尅減工價勢家不得假借名色討夫以便私圖亦不得責放營利在官人不得包攬有者聽督理官參究六曰禁侵占以飭豪右臣惟瀕江瀕湖長去處風浪險惡因種護隄芟蘆以防坍塌本為障水邇來豪右假以護隄為名不分河港寬狹輒種芟蒲蘆葦占為芟蕩蓮蕩或勾接商人堆聚竹木箬筏或希圖漁利張打攔杠網斷停積沙泥阻壞水利甚者霸占灘塗築成塍圍因而墾為良田止將十三一二報官起科每畝亦止三升五升徵之官者不多而水道日隘為下流數十州縣之害其大甚者則將傍港私築堰壩阻截舟行祇知利已致鄰圩之田蓄洩無所若不嚴加禁治恐害不除則利不興矣十七年常熟縣馮汝弼建各港石閘如三丈浦連涇河向無閘者皆置二十三年巡按御史呂光詢奏蘇松水利事又請治田園疏云臣按屬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瀦而難洩雖導河浚浦引注於江海而每遇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

水逆行田間衝啗為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嘗令蘇湖作  
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邾亶亦云治河以治田  
為本嘗詢問故老以為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  
春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民間空  
乏勤若苦救死不贍無暇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  
災合請旨下該部轉行府道治農等官務令民間每歲  
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岸高則田自固雖霖潦亦不  
能為害且足以制諸河之水不得漫衍而咸歸於河浦  
則不待決泄自然湍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

得畎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也二十四年  
呂又浚按屬四府塘浦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亦皆  
浚二十五年巡撫都御史歐陽鐸檄太倉州浚七子浦  
復檄常熟崑山二縣協浚建斜堰石閘文徵明為之記  
三十三年六月五日倭寇燒劫閘門至楓橋八月賊分  
兵南至橫山焚掠殆遍閘門一帶蓄積纖悉無遺有逃  
之湖中山奧者賊皆窮其所至有求入城中者恐漏奸  
細不許兵備副使任環愍之時啓門盤詰而進全活不  
可勝計九日賊回上津橋環與總兵解能明道出擊之殺

二十餘人生擒一人賊退至楓橋十一日賊將歸柘林  
懼東北兵阻乃出石湖趨吳江三十四年五月九日倭  
賊至楓橋分一支往木瀆西山等處燒劫十三日兵備  
任環與總兵湯克寬等提兵至木瀆賊入太湖焚劫洞  
庭兩山一鯨為團長徐木等阻截自黃麻門從衝山漫  
山而下一鯨為耆舵周瓚等所追至獨山從無錫境去  
遇官兵不得進還入太湖二十六日賊進胥口次日由  
閶門齊門常熟而去十月十三日流倭五十三人先自  
餘姚渡錢塘歷徽甯蕪湖抵南京歷溧水宜興無錫欲

北至常熟沿海以趨柘林轉戰三千餘里所向無敵至  
是突至澣墅巡撫都御史曹邦輔召官屬令曰所不戮  
力滅賊但出境者斬首以徇復戒府縣官賊滅而後進  
城聞者股慄是夜官兵射死五賊賊畏官兵難犯從間  
道沿山夜行擒二人欲導出海二人故導之過閶門謂  
城上曰吾往絕地可來擊之遂至引至寶帶橋郭巷三  
面阻水官兵圍困賊忿戀二人十六日夜潰過五龍橋  
奔梅灣二十日奔靈巖山二十一日官兵搜伏斬首七  
級賊夜奔鳳凰池二十五日奔木瀆復奔前馬橋二十

七日邦輔親督副使王崇古海防僉事董邦政合兵擊賊賊死戰我兵奮勇嚴家兵父子五人當其前鋒斬二十七級指揮張大綱崑山生員陳淮皆戰死賊夜遁之黃墅沙欲渡湖巡船阻之奔楊家橋僅存二十二賊伏田野中官兵追逼武生車梁獨以兵張兩翼鼓噪索之賊遂出梁招官兵還擊賊遺金帛誘我陷一絕巷中官兵圍之矢砲叢發賊滅無遺三十六年蘇松兵備兼水利僉事熊桴修浚楊林瓦浦虬江等渠三十八年大旱歲大稔城惡少誇拳勇武力相結為徒戲擊傷人折肢體無敢喘焉未嘗暮卽剽掠無忌領坊市稍忤則碎其器陵暴其婦女衢巷遇人則擊觀其奔逸恐懼以為笑所至閭無人皆堅閉藏匿走不及者有所持荷皆委棄不取顧其主首皆有名籍已遍城內外至吏書輿隸方伎屠販之屬皆入其盟良家子亦往往墮其中巡撫都御史翁大立知府王道行廉其狀急掩捕得數十人分繫府縣衛四獄拷訊未肯承掠死一二人其黨遂破禁所持械而出斧臺門縱火燬署突至府治設備多人不得入至長縣治猝不能格并出繫困囚燔察舍舉城震

動勒官兵屯駐吳縣知曹自守與王道行合計閉城大  
搜悉得諸克徹夜窮捕至曉始定次日俱伏法奏聞移  
穆宗隆慶元年巡鹽御史蔚元康重浚諸浦塘如常熟  
太倉嘉定三州縣境又七浦楊林鹽鐵吳塘顧浦青魚  
涇等二年常熟知縣張博建白茆港石牯四年巡撫僉  
都御史海瑞請浚白茆港疏稱臣開浚吳淞已題請外  
隨又巡歷常熟縣據士民陳告白茆港雖經陰慶二年  
開挑挑止通一淺之路以故三年水患不能流洩全吳  
北境均受其害常熟去吳淞江尚三百里饑民赴工僅

有一二若於興工兼行賑濟一舉兩利當開白茆臣即  
親行相視丈驗闊者不過四丈水深不過四尺狹者不  
及二丈水深不過四尺狹者不及三丈水深不及三尺  
果然淺狹考今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江北止白茆  
港中止劉家河三道而已劉家河幸通無滯若止開吳  
淞而不開白茆難免水患又酌計先經題請吳淞江工  
銀猶有餘剩吳淞江河工二月望後可畢青黃不接饑  
民無處趁食勢必官發銀米賑濟臣思與其空行濟饑  
不若仍照吳淞江事例便舉畚鍤饑民既得就食河道



開通今秋成熟有望臣乃檄署縣常州府通判姜國華  
丈量約長五千七丈七尺因舊河道廣狹淺深不一計  
用人夫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工計用工銀  
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悉照吳淞江例不取民  
不損官並給倉庫之積擬於春仲興工伏望皇上軫念  
饑民當賑水利當興特命工部覆議施行五年常熟縣  
浚奚浦時邑人刑部主事錢順德具狀蘇松兵備兼  
水利副使蔡國熙轉白巡按御史劉曰睿檄蘇州府通  
判吳宗吉常熟知縣連三元董浚神宗萬曆二年巡撫

宋儀望請復水利專官三年九月水五年巡視下江兼  
督水利御史林應訓開吳江縣長橋兩灘浚吳淞江應  
訓委兵備兼水利按察使馮叔吉檄蘇州府同知王事  
聖知縣王一言勘浚白龐山湖口至長橋達吳家港其  
一應工費皆科徵民間占田蕩價又委水利參政王叔  
杲同馮叔吉檄蘇州府同知劉崑王事聖勘浚吳淞江  
自崑山縣慢水港起至嘉定縣徐公浦止其言蘇松水  
利在開吳淞江中段以通入海之勢太湖入海其道有  
三東北由劉河卽古婁江故道東南由大黃浦卽古東

江遺意其中為吳淞江經崑山嘉定青浦上海乃太湖  
正脈今劉河黃浦皆通而中江獨塞者蓋江流與海潮  
遇海潮渾濁賴江水迅滌之劉河獨受巴陽諸湖又有  
新洋江夏駕浦從旁以注大黃浦總會杭嘉之水又有  
澱山泖蕩從上而灌是以流皆清駛足以敵潮不能淤  
也惟吳淞江源出長橋石塘下經龐山九里二湖而入  
今長橋石塘已湮龐山九里復為灘漲其來已微又為  
新洋江夏駕浦掣其水以入劉河勢乃益弱不能勝海  
潮洶湧之勢而滌渾濁之流日積月累淤塞僅留一綫

水失故道時致淫濫支河小港亦復壅滯舊熟之田半  
成荒畝前都御史海瑞力破羣議挑自上海江口宋家  
橋至嘉定艾祁八十里幸尚通流自艾祁至崑山慢水  
港六十餘里則皆漲灘俱宜開浚此江一開太湖直入  
於海濱江諸渠何以引疏灌田青浦積荒之區俱可開  
墾成熟矣又言吳江縣治居太湖正東水由此下吳淞  
達海宋時運道取徑畏風阻險乃建長橋石塘以通牽  
挽長橋百三十丈為洞六十有二石塘少則有竇大則  
有橋內外浦涇縱橫貫穿皆為泄水計也今石塘涇竇

半淤長橋內外俱圯僅一二洞通水若不疏浚雖開吳  
淞無益也宜開龐山湖口由長橋抵吳家港則湖有所  
泄江有所歸源盛流長為利大矣詔並從之至是工成  
是年六月大雨寒如冬傷稼六年應訓又浚白茆港自  
歸家墳小石橋起至橫塘止七年大水十年七月海溢  
壞田禾人溺死甚衆十五年五月至秋七月淫雨傷禾  
麥十六年十七連大旱太湖為陸地二十二年澣墅鈔  
關戶部主事董漢儒築楓橋隄二十六年常熟知縣段  
然浚耿涇山涇等河二十九年夏淫雨傷麥是歲饑民

毆殺稅使七人三十三年吳江知縣劉時俊築石塘塘  
修九萬九千八百一十四尺為橋十有三為竇三十有  
七南連樵李北接茂苑並葺舊者為里八十有三凡費  
二萬七千金有奇再閱歲而成功三十四年巡撫僉僉  
都御史周孔教浚蘇州府城內河孔教蠲院贖浚三橫  
四直河道委中軍把總王之義督董之義操潔才優搜  
剔弊竇屏絕陋規疏導最得實益三十七年常熟縣知  
剔縣楊棟築元和塘壘石築隄自縣門外起至長洲縣  
界止三十九年崑山縣知縣祝耀祖築至和塘自問潮

館起至長洲縣界皆甃石成隄四十二年長洲縣知縣  
胡士容又築至和塘自長至崑山凡四十五里期月而  
成四十二年崑山縣知縣陳祖苞浚至和塘小虞浦橫  
浦塘自城東侯潮館起至十五淹止小虞浦自麗澤門  
外至石婁涇橫浦塘自迎薰門外至新陽涇四十五年  
巡撫都御史王應麟浚蘇州府城內河并府學前環繞  
玉帶河熹宗天啓四年崑山縣知縣閔心鏡浚運河五  
年十月各邑行保甲之法奉巡江御史檄民間以十二  
家為一甲甲有長十二家各長一月歲一週復以鄉約

之法輔而行之月朔詣鄉約所講約問十二家有游手  
好閒者乎有往來不測者乎有不當用之物不宜用之  
器乎有不孝不悌者乎本甲不舉而他甲舉者罪本甲  
平日不舉而有事發覺者罪輪甲兵備副使張孝檄府  
縣小民為高守夜大家須體念窮民應撥防夫毋分多  
寡惟門是視應用油火甯倍出小民勿偏勞勿觭苦捕  
官吏胥勿得需索欲安而反以擾之其鄉鎮人眾者照  
城市舉行六年丙寅三月吳民因開讀鼓噪擊殺旂尉  
李國柱先是魏大中被建過吳門周順昌周旋累日以

女字其孫談中朝事切齒詬詈緹騎歸聞於逆閹御史  
倪文煥卽以此參順昌削籍矣闈恨未追而前此撫臣  
毛一鹭以涼燠市態為順昌姍笑飲恨圖報織監李實  
已劾去舊撫臣周起元一鹭則邀實至蘇百計媚之因  
以順昌為贄實因追論起元擅減袍段而周宗建繆昌  
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為之干請宗建昌期  
已被建復建順昌等五人錦衣千戶張應龍文之炳猝  
至吳吳中鼎沸順昌貧徹骨以吏部郎歸樊敞廬數椽  
而已然小民冤抑并水旱征徭之事必力請當事窮交

寒畯游揚援引不惜齒頰士民深德之聞被禍不始勝  
冤憤且謂禍始一鹭吳令陳文瑞持檄詣順昌順昌從  
容談笑入空齋稍簡籍妻圖籍妻子環向絮泣不為動  
見案頭青素紙乃龍樹菴僧乞書署額者洗筆揮灑遂  
拂袖而去觀者枳道閣淚盈眶入公署候命窮村僻落  
蠅附而至願一識周吏部日不下萬人連日霖雨晝晦  
景色慘淡緹騎循例需勒無厭順昌家無錢旁人傾貲  
以應貧士貸脩脯負販兒解蔽襦質庫中共飽饑喙而  
緹騎猶欲滿其橐越三日始宣詔則三月十八日也衆

聞順昌將就檻車傾城而赴執香者煙漲蔽天冤號聲  
聞數十里至使署眾益集門猶未啓署逼城圍眾登城  
林立雉堞皆滿香焚雨中如列炬上下遙呼相應聲震  
天順昌出不意再拜請解眾不為動比一鷺與按臣徐  
吉至命啓門士尺民蜂擁入堂上設幃幕儀仗二錦衣  
列侍羣尉鵠立指揮最下置杻鐐為被逮者蒲伏之所  
眾悲憤文震亨迎謂一鷺曰今日人情如此明公不為  
青史計乎何不據實上聞微曠蕩恩請撫按勘治乎一  
鷺謾應之震亨更揚袂言曰微聞道路知事所由起故

欲明公終始之耳往復良久緹騎見議久不決手銀鐐  
擲之地大呼囚安在眾怒忽如山崩潮湧嘉然而登攀  
欄折楯直前奮擊諸緹騎皆抱頭竄或升斗拱或匿廁  
中或以荆棘自蔽眾按捕之皆捕得類乞命終無一免者  
既蹴以屐齒齒入其腦立斃疑卽李國柱云其踰牆出  
者牆外人復痛箠之是日也眾怒集於一鷺幸守臣寇  
慎與吳令陳文瑞皆賢者且素與順昌善人咸信之因  
調護一鷺使脫去日已旰而緹騎往浙建黃尊素者舟  
過胥關方從津吏需索且從市強市酒脯市人亦勢執

而擊之周呼城上曰緹騎復至矣衆復乘勢往焚其舟  
沈其橐於河緹騎泅水過西岸岸多田父復以耰鋤逐  
之北人不習水抱片木浮沈數十里至僻處乃敢登比  
衆散郡邑遣人入署從血肉中扶瘡痍起奄奄僅屬聞  
人聲稍屬股栗求救一鷺召介士環使署衛之夜要御  
史吉入臺從燈下草疏告變五更遄發復檄郡邑欲得  
首事以報乃以風影捕顏佩韋等十三人下獄甚有先  
期出後事歸者亦被執諸人亦不屑辨第曰為周吏部  
死復何憾一鷺凡十日三上疏欲以擒獲首亂功自解

謂此曹狗私倡率非有公憤因李實疏有吳民切齒痛  
恨語以此解嘲終不及號寃一字時衆尚誓死不欲令  
順昌就逮謠書四布且榜之通衢於是守令就順昌謀  
楊言候旨乃發俄以一夕調兵密遣就道既渡關從曠  
野間乃敢宣詔草草畢事比衆覺之順昌去久矣時訶  
事之在吳者後從間道星馳入長安上變曰江南反矣且  
截運道劫漕艘矣逆闖大恐各畫策者比一鷺疏至首  
輔顧秉謙故吳人悻不出一語它輔擬旨周順昌建到  
朝廷自有酌量處分小民無知何得擁衆鼓噪如本日

解散姑不究再有抗違定行正法且益量本犯之罪亡  
何周順昌建到遂死詔獄七月棄吳民顏佩韋五人  
於市時巡撫毛一鷺三疏至言緝獲首難狂民地方帖  
服且有即天網不漏輿情共服等語逆聞信然不復慮激  
變矣諸輔臣有所受於是有漏網巨魁之旨凡紳衿之  
賢者擬盡畧之而緹帥田爾耕亦疏斥諸生將謀危及  
巢卵吳中日夕相驚謂有坑僂之事富家且盡室徙賴  
守臣寇慎及吳令陳文瑞苦心護持而新按臣王珙於  
都中有即所聞知吳中不堪兆蒙謀於時相遂以顏佩韋

馬傑楊彥如沈揚周文元五人竣此局一鷺猶恐釀意  
外以屬兵使者張孝孝流涕而斬之其他就擊者謫戍  
即差學臣周邦基亦為降斥諸生等殺佩韋前數日  
狂飈拔木殺禾稼竟日夕水深數尺自此而緹騎不敢  
出矣後二年明順昌昭雪蒙恩卹鄉先生吳默收佩韋  
等遺骸瘞於逆祠廢墓之旁題曰五人之墓七年太湖  
溢入吳江簡村漂溺千餘家是年巡撫都御史李待問  
浚夏駕浦懷宗崇禎元年蘇州府同知署崑山縣事蔣  
事爾第浚瓦浦三年吳縣知縣陳文瑞浚縣前河自小



市橋轉西洞橋至女冠子橋。又有女冠子橋。經治平橋。至龍興寺西橋。先是河形盡被居民填占。蓋房一遇淫潦。治前如沼。文瑞執法疏浚。六年十一月朔。巡撫都御史祁彪佳特行賞善罰惡之典。前三日。徧約郡之士大夫。集元妙觀。又諭闔郡父老。畢至。乃舉善人某某花紅。給賞。囚惡人曰王萬洲。鄜采源。俞奉邱鴻。將杖殺之。以詢士大夫。士大夫皆曰可。又詢諸父老。諸父老皆曰可。遂杖殺之。遠近稱快。蓋王鄜以大猾造訪為業。俞則冒宦邱則弑母者也。自是吳中奸宄。八年巡撫僉都御史

張國維巡按御史王一鶚。脩吳江縣石塘。時塘圯石墮。梗塞。硤竇致湖流漲。沒田廬。兼阻漕運。繹挽檄吳江知縣章日烱。勘核全冊。以應修治。并脩長江三江橋。翁涇橋。士民亦樂助。竣工。九年國維又疏導吳江縣長橋。硤。先是縣民虞燧具奏。敕部行撫按查覆。題奉章旨。允行。檄下疏浚。自長橋以至九里石塘。通行開鑿。又創積常平米。以備凶荒。平糶賑饑。蓋憫旱蝗迭災。檄郡邑前諭曰。備備荒之荒法。莫若於常平倉米。昔陸象山有言。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糴之。以抑富民封。

廩騰價之謀時雖秣馬菟兵<sup>糗</sup>無措吾且殫力而圖稍蓄糴本以復常平遺法重檄各縣就濟農舊址新之易其署額曰常平隨市米三千餘石以倡始之每歲加益未幾國維晉秩治河濟上粟值果湧幾至變賴所儲米平糶以甯十年國維又同巡按路振飛重修至和塘長洲縣東境四十五里石塘前知縣胡士容設置義田積租繕塘後竟移為別用曠久不修長隄奔盡無以捍水妨農病涉國維設處經始兵備馮元颺知府陳洪謚推官署縣事劉鳴謙各捐助有差不經佐領吏胥董工專

屬里民馬負圖營辦僅四閱月而畢工十三年大饑十六年崑山縣知縣楊永言開浚夏駕河永言舉貢生朱集璜董其任集璜分河為四自龍王廟壩口至郭澤塘為一則自兵北郭澤至兵墟為一則自兵墟至葛港為一則自葛港至赤涇口為一則以淤塞之淺深為致功之難易工始於是年十一月及次年四月而畢又開浚大石浦自鎮口至葛家港深闊如舊云明洪武四年抄籍計戶四十七萬三千八百六十二口一百九十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一吳縣戶六萬三百三十五口二十四

縣戶六萬三千一百九十口二十四萬七百三十二常	六萬七千一百三口二十三萬四百八十四七年崑山	百二十七口二十九萬六千六百一十一宣德初崑山縣戶	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十年常熟縣戶六萬六千三	十三十永樂初崑山縣戶六萬三千三百三十四口二	府戶四十九萬一千五百一十四口二百三十五萬五	百七十二口三十六萬八千二百八十八二十六年本	二十六萬三千四百一十四吳江戶八萬五百一十五	十九萬三百六十四常熟縣戶六萬一千二百一十一口	十八萬八千五百五十八崑山戶九萬九千七百九十口三	五千二百四十七長洲戶八萬六千一百七十八口三	百六十三吳縣戶六萬一千八百五十七口二十八萬	在戶五十萬六千五百四十三口二百一十六萬四四	百八十四口三十六萬一千六百八十六九年本府實	二百八十五口二十四萬七千一百四吳江戶八萬三	十八口三十五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常熟戶六萬二千	三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六崑山戶八萬八千九百一	萬五千可百十二長洲縣戶八萬五千八百六十八口
-----------------------	-----------------------	-------------------------	-----------------------	-----------------------	-----------------------	-----------------------	-----------------------	------------------------	-------------------------	-----------------------	-----------------------	-----------------------	-----------------------	-----------------------	-----------------------	-----------------------	-----------------------

七十年分崑山縣戶二萬六千三百五十四口七萬五	九常熟縣戶八萬八千四百三十八萬五百七十	五千八百六百三十六口二十六萬四千四百二十	百一十六口二十六萬七千一百五年崑山縣戶八萬	九口二百四萬八千九十七時吳江縣戶八萬一千九	千五百七十七宏治四年本府戶五十三萬五千四百	百五常熟縣戶八萬七千四百四十七口三十八萬一	年崑山縣戶八萬三千七百三十口二十五萬一千四	二千四百四十五口二十七萬三千九百三十三十八	十九口二十三萬八千七百七十九時吳江縣戶七萬	六萬七千六百成化八年崑山縣戶七萬六千八百六	七百九十一常熟縣戶八萬三千五百五十八口三十	順六年崑山縣戶七萬三百三十七口二十三萬八千	萬六千六百三十七口二十四萬一千二百五十一天	口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五十五景泰三年崑山縣戶六	十三萬九千五百五十九常熟縣戶七萬六千八十八	九正德統七年崑山縣戶六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口二	熟縣戶七萬七千六百五十一萬五千九百五十
-----------------------	---------------------	----------------------	-----------------------	-----------------------	-----------------------	-----------------------	-----------------------	-----------------------	-----------------------	-----------------------	-----------------------	-----------------------	-----------------------	-----------------------	-----------------------	-----------------------	---------------------

千六百七十	分常熟縣戶一萬五千二百七十口五萬
八千	隸新設太倉州正德七年崑山縣戶七萬九千八
百四十二	口一十三萬三千九百七十四常熟縣戶七
萬三千六百四十一	口三十八萬一千九百四十九嘉
嘉端靖初	吳縣戶六萬八千九百八十八口三十三萬
九千四十二	崑山縣戶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口一十四
萬五百六十	隆慶四年長洲縣戶一十一萬五千七百
八十七	口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一十六六年崑山縣戶
八萬一千四十三	口一十三萬二千八百二十八萬歷

六年	本府戶六十萬七百五十五口二百一萬一千九
百八十五	三十二年常熟縣戶七萬三千六百四十四
口三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	崇禎禎五年吳縣戶一十
萬九百六十九	口六萬五千六百一十

朱庶訪雅好儒術蒞任未久適值正誼書院月課有題  
曰毛詩草木今名釋作者難之又以吳郡通典命題寬  
以時月予治經生業於史志掌故未暇詳讀汪容甫廣  
陵通典體例秩然卷分為十事僅及半予益以為難止  
忙擬輯十三經漢注議一首而於此未之及也族弟文  
蔚數愆通為之先自起草自周迄三國吳未幾亦中止  
蓋弟館潘太史順之師家其誥嗣叔重明經敦先博采  
羣書自有吳開國以至勝朝大段周弗備弟知之遂為  
之輟筆尋來要予曰曷將叔重之艸兄為校補以成全

騁乎曰善叔重旋出所著見示讀之則原原本本首尾  
具矣其中所本自歷代諸史新舊府志外若竹書紀年  
吳越春秋吳地記吳郡圖經吳郡志吳中舊事姑蘇志  
吳中水利書方輿紀要郡國利病書等皆有取材可謂  
富矣間有未及予為略補一二然皆習見不足異惟元  
明間事所補略較多憶先黃門尊邨先生諱相卿明史  
有傳文蔚十  
祖二集中有革朝志十卷專載建文君臣事今於建文  
時事悉宗之又前十年曾假予戚查氏所藏寒山草寫  
本乃明趙宦光纂脩文震孟校閱者名曰皇明去典凡

五十餘冊尚殘剩不全皆歲友人葉鞠裳太史昌熾退  
多廩出與審心謂卷端題署的係宦先手澤蓋查氏當  
日與脩明史是書久韜晦於淵故府志亦失載云曰屬  
胞弟克治昕夕讀心擇其有關典要者命程李二生錄  
之予為補入數十事如張士誠沉鍾諸事以及賑饑穀  
數心類皆是惜乎尚多所遺如宣德七年秋七月沉鍾  
奏憲綱九月又奏奏水利五詳寒山艸崇禎末宋鄭所  
南心史出自吳都佛寺井中先進士遜翁諱令瑜有司  
適在其處親見原本于張中丞國維所題而泐然曰今

國家方有事而是書以時出豈非天哉見大率先生錄

函集自序先生諱齋為遜翁適子與張揚園先夫時閱

八旬不為不久而所知猶有遺予以此不能無憾雖然

孟夏中旬吳縣吳子鈞茂中壽萱議約諸友分時代共

為之迨二十八日黃方伯覆試予又面約元稹胡綏之

明經王縉吳縣王幹臣明經仁俊各有所事皆不果則

此書之成非叔重諸君之力不及此書分五卷主艸創

者叔重一人為之錄艸者四人長洲戴茂中成婁縣馬

茂中恩澤鎮洋吳君承駿及族弟文蔚也為之謄真者

一人族叔祖學楷也而叔重又親為校正益以沿革表  
一圖九予不返略為校補而巳甚矣成書之難也既成  
目記其顛末如此以俟  
廉訪刪正寫  
歲杜上章攝提格極且之月海甯許克勤記



名字列後

潘敦先 字叔重 吳縣廩膳生

戴成 字子裁 長洲縣坊生

馬恩澤 字少白 松江府婁縣坊生

吳承駿 字垣生 太倉州鎮洋縣人

許學楷 字秋栗 杭州府海甯州人

許克勤 字勉甫 海甯州學優行 廩膳生

許文蔚 字子章 海甯州學增廣生

許克治 字觀甫 海甯人

程生 字五 吳縣人

